

何時復西歸

釋宗道 著

娓娓道來西歸意

繼《詠而歸》之後，宗道法師的第二本文集《何時復西歸》問世了。因為我在文集的編撰過程中，做了一點點複製粘貼的工作，法師便慈悲地「封」了我一個編者的虛銜，還讓我為這本文集作序，這實在讓我覺得又慚愧、又心虛。但法師命不敢辭，我就在這裡說一說我讀這本新文集的感想吧。

一

這本文集主要收錄了宗道法師2017-2018年的文章，還有少量2017年以前的文章。文集共計66篇，我將其分為三個部分：俗諦、真諦與故事。俗諦部分從第1篇《孤獨》至第27篇《由「重慶公交車墜江」想到的》；真諦部分從第28篇《漫談無常》至第57篇《渡盡劫波兄弟在，蓮池一笑泯恩仇》；故事部分從第58篇《回憶高考那件事兒》到最後一篇《一代念佛奇僧姚廣孝》。

這樣的分類方式簡單、明了，又十分人性化，從俗諦到真諦，從世間法到出世間法，順應了大部分人的根機與需求。結尾部分則以通俗易懂、精彩有趣的故事壓軸，理事圓融，將佛法自然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二

很多朋友都知道，宗道法師很早便開始學佛，寫佛教文章。多年來，他寫的文章深受大家歡迎。不過，自從編輯部搬到北京後，有人說法師的文章多了幾分「世俗氣」和「煙火氣」，多了幾分「人情味兒」。可是，我卻以為這正是法師分外可貴的地方。

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解。現代人的生活忙碌、焦慮、充滿迷茫，每個人的心中都非常渴望信仰的支援，智慧的引導。但是，現代人雖然衣食無缺，卻非常缺少聞法的機會與因緣，到寺院中過著與世隔絕的

清淨生活，每日聽法師講經說法，對大部分人而言實在是一件難之又難的事。

而自從宗道法師來到北京後，在東四開了一間善導書屋，每週舉辦各種佛法相關講座與活動，這本文集裡的許多文章便是在此背景下完成的。也許因為是在「滾滾紅塵」中寫就的文章，自然比原先在寺院時多了幾分「世俗氣」「煙火氣」與「人情味兒」。可是，也正是因為法師的講法與文章，令更多的普通人在紅塵中、在都市裡、在家門口就能輕鬆地接觸到佛教，接受淨土法門（就像《隔壁打印店老闆娘皈依記》中的老闆娘一樣），淨土法門本來就是「庶民的法門」，這不也正是淨土宗的最大特色與殊勝之處嗎？

而且，現代人根機淺陋，知見堅固，聽經聞法的時間又極少，如果一上來就灌之以深妙精奧的佛理，是很難令他們接受的。所以宗道法師總是用普通人都能聽得懂的語言，從每一個隨處可見的生活細節入手，見微知著，娓娓道來，在親切溫和的語言中，令讀者們不知不覺間便悟入佛法知見。

比如前陣子的社會熱點事件「重慶公交車墜江」，當天發生，法師當天便寫下《由「重慶公交車墜江」想到的》，引起了讀者們強烈的反響，甚至很多從不信佛的讀者也稱讚此文寫得入情入理。再比如編輯部的前廚師佛果師兄，有一次無意說起母親的往生故事，我們誰都沒留意，法師卻默默記在心裡，寫下了《表知我心相憶念 各留半座與來人》一文，感動了無數念佛人。再比如法師在一次出差途中，和開車的宗永法師閒聊，便因此寫出了《一則「一聲稱念罪皆除」的典型案列》，點閱量與轉發量都非常高，不知又有多少人因為此文而與淨土結緣。

至於法師的其他文章也都是如此。比如他因為某次堵車而寫下了《你在堵車的路上嗎？》；因為排版師小韋無心說的一句話寫下了《永遠有效》；因為佛小隨口問的一個問題寫下了《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很俗嗎？》；甚至有一次，我做錯了事惹法師生氣，法師什麼話也沒說，悄悄地寫下了那篇《菩薩何以能修忍辱？》……

在法師筆下，無論何人、何事都可寫入文章；在法師眼中，無論何緣、何境都可導向淨土。所以，如果能夠領會到法師的深切用心，又怎麼會介意表面上的那點兒「世俗氣」「煙火氣」與「人情味兒」呢？

三

法師讓我負責將文集的所有文章歸類，並編排先後順序。於是，我就「自作主張」，將《孤獨》放在了文集的第一篇，好讓讀者們打開文集後，第一眼便會看到它。也許有的讀者會問：「一個法師說自己很孤獨，這樣合適麼？」那麼，我想反問一句：「你覺得自己孤獨嗎？」

每個人都是孤獨的，而且是永遠的孤獨，法師也好，普通人也罷，無一例外。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佛法，需要淨土，需要阿彌陀佛的愛與救度。法師的這篇《孤獨》，切中了每一顆孤獨的心，為每一個孤獨的靈魂開啟了淨土之門，無論信佛或是不信佛，相信每位讀者讀完後都會深受震動。

我非常喜歡法師在《出乎自心與入乎他心》裡的一段話：「我寫的很多文字是從觀照自心而來的，自己的錯，自己的痛，自己的毛病習氣，自己的教訓與經驗，自己一時對某事的感悟感想，將其寫出來作為自省與梳理的過程，更作為一個提醒和警醒，雖然這個過程有時很痛苦，但於我而言，為文不關乎自己的生命與靈魂，便覺毫無意義。」

雖然每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每個人都有佛性，每個人的心靈都是彼此相通的，正因為法師的所有文章都是「出乎自心」，所以才能「入乎他心」，將阿彌陀佛的愛源源不絕地輸送到每個人的心靈深處。

法師有篇文章的題目叫《出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他並不以自己是出家人而自詡，反而將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真實地坦白於人前。在《回憶高考那件事兒》中，他是身纏病苦的學生；在《孤悲之路，幸有佛陪》中，他是心念慈母的兒子；在《宗道法師對話八歲小朋友》中，他展現出了少見的天真一面。這樣的法師，讓普通人覺得非常親切，極易親近，真實可信，對「自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的道理便會更加容易信受，自然也會更容易投向阿彌陀佛的救度了。

四

每當我們抱怨工作繁重時，宗道法師便會對我們說：「我的工作量至少是你們的八倍以上，而師父（淨宗法師）的工作量至少是我的八倍以上。知道了這些，你們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而那篇《我到底在急什麼？》，就是法師有一次布置工作，我們找借口推諉，反問法師「師父你到底在急什麼」的背景下寫成的。

法師在文章中說：「時間就是生命，努力一點點，抓緊一點點，就可以讓多少人獲得永恆之生命；懈怠一點點，放鬆一點點，就可能有多少人喪失了本應得到的解脫的機會，而遭受永劫的劇苦！」

善導大師言：『欲得捨此娑婆生死之身，八苦、五苦、三惡道苦等，聞即信行者，不惜身命，急為說之。』火海無邊，苦難連連，眾生知見濁邪，頑冥難化的現實下，我們能做的，何其有限？給我們的時間，又何其短暫？如何能讓人不急呢？」

而在另一篇文章《等乾》中，法師又這樣寫道：「研修班的環境如同水，當時我針對他的疑問，所做

的明確的解答則如同顏料。雖然這些話可能在當初並沒有讓他當下信服，但如同畫上紙的顏料，起初並不成一幅畫，但是經過幾個月的『等乾』，這些話蘊含的內容與力量悄悄地、無聲息地在他心中發生的作用，慢慢暈開疑惑，顯示出信心的圖案。整個過程絲毫不經人為干擾，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效力。

我們的根機，絕大多數都不是六祖大師那種一聞千悟、觸境即覺的人，大部分都是漸熏漸悟者，即是像一張水彩紙一樣需要慢慢地『等乾』。

回想自己當初遇到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之法，不也是從滿腹狐疑，再到半信半疑，最終徹信無疑的嗎？這個過程，雖然也有主動去向外求索，但更多的還是存駐在心中的法的『顏料』自己慢慢暈開啊。」

這兩篇文章看似一急一緩，卻並不矛盾，細細品味，法師的慈悲與願心便會一層層地融化開來，滲入讀者的心田。

總之，這本文集千言萬語，最後只匯成一句話：娓娓道來西歸意，問君何時復西歸？

笑 笑

2019年1月24日

序

感恩宗道法師囑我為此書寫序。裡面的文章，絕大多數我已經很熟悉了。少數沒見過的，讀起來也毫不陌生。想到弘一法師曾經談書法的訣竅，說：「只要佛法學得好，字就寫得好。」我很喜歡這句話，甚至怕大多數書法愛好者不這麼認為。這的確是不欺人的。學佛改變性格，滌除習氣，當習氣之塵垢拂去，就袒露了天真。

天真，是天然的真實。我們喜歡一個人是因為真實，因為真實，所以親切。宗道法師不是職業寫作者，但我不止一次聽蓮友說：「師父的《詠而歸》，我是越讀越歡喜，讀了好多遍。」這當然是出於佛力的加持。而佛力之所以加持，也因為宗道法師的文章一向「能近取譬」，總是從身邊的事說起，從人人能聽得懂的地方說起，又毫無保留地袒露。如果一個人有所覆藏，有所矯飾，總想將超勝於人的一面盡情發揮，而介意顯露自己的弱小與平凡，恐怕佛力加被的因緣是不容易具足的。

這本文集給我的親切感，也因為善導書屋的緣分。我很感恩在善導書屋受到的熏陶。相比很多高談闊論的學佛者，我更隨喜讚歎虔敬的老菩薩。我自己聞法修學，一向是懈怠放逸的，每每聽到自視甚高的「顛覆性」言論，往往難以隨喜相應，而在低頭禮佛的老菩薩那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觸動。

除了老菩薩，善導書屋還有很多年輕的菩薩，都是大善知識。儘管我與他們交流很少——也不太需要，彼此都念佛，還用怎樣交流呢？——卻不能不發自內心讚歎。所以，讀到佛煜居士大冬天堅持每晚淨修，打印店老闆娘分怨共過，小韋、小精靈、笑笑、佛黃等故事，都非常親切。

因緣總在變化，諸行皆是無常。這些平淡如水的日常，會不會永遠如此，我們都不知道。其實，如果不那麼委婉地表達，我們都知道，一定不會。這就是三界，是娑婆。然而，三界中有了這樣的因緣，這些故事就自然發生了。久遠之後的未來，如果有人讀到這些，會知道在曾經被稱作「物慾橫流」的世界裡，在一個幾乎人人都關心房價、擔心霧霾的喧鬧都市，還聚合過遠離種種囂擾的因緣，而在每週六的下午共同誦起「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

我們在平凡的世界，做平凡的人，卻能逢上如此不平凡的因緣，真是難可思議。而這實在不是我們的功勞，唯是諸佛菩薩的慈悲加被。宗道法師這本文集，既得益於諸佛菩薩加被，我的讚歎遂成了多餘。雖

然此序於此書或是多餘，於我則絕非多餘。我因這讚歎，也能一同沐浴在普照的佛光下，得到清淨歡喜。

正如《往生論》終篇所言：「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王 路

2019年1月20日

目錄

孤獨	11
如果有一台能拍攝心念的高像素相機	15
聞科學家張首晟自殺有感	16
得到	18
得到＝想得到更多	19
所有快樂抵不過一根針	20
木桌與世界	21
痛的短語	22
你在堵車的路上嗎？	24
習靜與獨處	25
達則兼善不渝 窮而自得無悶	27
心無掛礙 則無恐怖	29
為何距離產生美？	30
知足二三說	31
不懷虛假，不行諂曲	33
出乎自心與入乎他心	35
凡事為對方設想	36
欲守大體 先識大體	39
欲給人接受 先接受他人	40
讀《感恩的能力是一種核心競爭力》一文有感	41
漏福之心洞	44
莫把「因緣」當借口	45
一定不要「一定」	47
為「學問」申冤	49
學習的好處	51
也說「不願為伍」	52
由「重慶公交車墜江」想到的	54
漫談無常	56

具有無常感的真念佛人，乃世上一等一灑脫之人.....	58
人生是苦，念佛真樂	60
念佛自然五福臨門	63
永遠有效	66
因為需要，所以相信，所以快樂！	68
學佛應理性	70
信仰不是打群架	72
佛經句句不欺人	73
人有過，佛無咎	75
給人希望	77
給人希望的前提	79
從今天起，好好練筆！	80
關於發心的七句話	81
講法貴在聚焦	82
我到底在急什麼？	83
等乾	85
出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	87
阿彌陀佛與我們到底啥關係	89
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很俗嗎？	92
極樂世界不能談戀愛，還稱得上「極樂」嗎？	94
極樂世界，天天過年	96
的無所屬，亦非不屬	100
菩薩何以能修忍辱？	102
菩薩應在滿足眾生願中修行	103
凡夫如何破食色我執？	105
講梵語的黃曉明為什麼更像玄奘大師？	107
阿彌陀佛開給娑婆眾生的「療妒湯」	109
成佛的鞭炮	111
渡盡劫波兄弟在，蓮池一笑泯恩仇	112
回憶高考那件事兒	113
與越南法師通話小記	115
宗道法師對話八歲小朋友	117
僧眼看「紅樓」	120
孤悲之路，幸有佛陪	124
隔壁打印店老闆娘皈依記	126
表知我心相憶念 各留半座與來人	129

一則「一聲稱念罪皆除」的典型案例 134

一代念佛奇僧姚廣孝 136

孤獨

六點半，小韋和佛護便離開編輯部，之後房子裡便一片死寂。晚上佛光也出門了，房子裡只有我一個人。

相比前幾天下雨，今天北京氣溫有點回升，我的屋子窗朝東，上午太陽曬，下午光又從對面牆反過來，很熱，且有點悶。我一個人坐會兒、站會兒、躺會兒，摸摸手機，看會兒電腦，發會兒呆。

我想：下樓在院子裡走走吧？剛推開門，竟然見佛黃就趴在門邊上。說「竟然」，是因為自從入夏以來，佛黃便很少上樓了，大概嫌二樓熱，也難怪，這麼熱的天，牠還得隨時隨地穿著一身「毛衣」。我看牠橫躺在地上，大眼睛瞪著我，當下就領會牠的「意思」了。

佛黃的特點是：既有貓的天然高冷，不與人狎暱；但同時也喜歡人氣，喜歡熱鬧。比如我們吃飯的時候，牠便在吃飯桌下面走來走去；我們一起學習時，牠便到書房巡視；早上念佛時，牠往往趴在佛慈、佛宣沙發中間，任憑佛慈早上近一個小時的摩挲。佛黃近人，但不粘人，跟人保持不遠不近的距離。而且牠有個很好的品質：即便人很多很熱鬧時，牠也從來不插嘴，永遠保持沉默，走路都是悄悄的。

牠破例上樓，在門口等我，一定是一個人，哦不，一隻貓，感到孤獨了。本來我上樓的時候，牠還在小韋辦公桌下打滾。我離開後，牠大概見整個一樓都沒有了人氣，於是便跑到二樓來了，只是我緊閉著門，可惜牠不會敲門，不然我早開門讓牠進來了。

我說：「佛黃，你進來吧。」牠二話沒說、毫不客氣地起身便進屋了。進來還是往地上一躺，眼睛斜睨著看我，肚子隨著呼吸一鼓一鼓的，雖然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但我彷彿能感受得到牠心中的一絲高興，雖然我不算牠的同類，但總算是有點生氣的一個存在。反過來，本來有點百無聊賴的我，也忽然想幹點正事了，於是打開電腦，開始處理下微信後台。牠也不作聲，我也無聲息，屋子裡只有電腦鍵盤發出的稀稀落落的聲音。

佛黃是個動物，動物畢竟很愚癡，愚癡到什麼地步呢？每次有人從牠身邊走過，往門口方向走的時候，牠便誤以為人要餵牠貓糧，於是興奮異常，邊跑在人前面，邊「喵喵」地叫，但多數人家真的只是路過，牠失望地看人揚長而去，貓糧一粒也沒吃著。可是下一次見人路過牠朝門口走的時候，牠仍舊傻乎乎、興沖沖地跑過去，仍舊歡喜成空。一天裡這樣的場景，都不知道要重複多少次。可是這樣即使被「騙」了千百次，牠總也不長「記性」，我常常看著好笑，心想：佛黃啊佛黃，難道你一點也不會總結經驗嗎？

可是，就這麼愚癡的一個小東西，竟然也感受得到孤獨，需要人陪，哪怕對方並不說話。

原來孤獨並不是人類的專屬品，孤獨是被一切生命所感知的啊！

我又想起隔壁的小寶來，小寶是只白色的薩摩耶犬，個頭挺大，憨憨的，傻不楞登的樣子，永遠都是一副純真厚道的眼神，牠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男人住在一起，偌大的房子就這麼一犬一人。平時只要聽到小寶嗷嗷地怒叫，就知道男主人又要出門了，在一陣男人的罵聲過後，汽車發動的聲音便響起，接著就是車遠去的聲音。小寶的聲音由高亢變得淒婉，由淒婉變得哀嚎，哀嚎聲有時候能持續幾個小時。我們剛搬

來時，我第一次聽見小寶哀嚎聲，我驚訝地跟旁邊人說：「你們聽，狗在哭！」那聲音跟人的哭聲是極相似的，讓人聽得也跟著傷心。小寶很孤獨，想要陪主人出去熱鬧。有時牠竟能和男主人僵持半個小時，跳上車又被推下來，推下來又跳上車，最後把主人氣得不行。有時候趁男主人不在，我們便到兩家交界鐵欄柵處逗小寶，牠只要看到我們朝牠招手，便熱切地跑過來，求摸頭，舔手指，蹭來蹭去，整個身子擠進只有30厘米寬的鐵欄柵，想要奮力地擠過來。唉！那個時候覺得牠好可憐，真想想個法子抱牠過來，陪牠玩玩，可是終究沒敢這麼做。

小寶是孤獨的，主人呢？比牠還孤獨。不知為什麼，從沒看見過有什麼親戚兒女朋友來他家，隔壁傳來的不是小寶叫就是他的聲音，聽到的他的聲音也不過是兩種：第一種是他高聲唱歌的聲音——「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不是很好聽，往往能唱上一上午。聲音很高，高到什麼程度呢？有時我們從外面回來，才進到小區的一半，就聽見他唱的歌了。且常常聽到的只是一首歌的一句歌詞，反覆地「單曲循環」；第二種聲音，就是他訓斥小寶的聲音，跟訓斥敗家兒子差不多。到了晚上，只聽見房子裡傳出開得極大聲的電視聲音，有時都到半夜一兩點，以至於早先佛奇半夜驚醒來，聽到隔壁一男一女在吵架，好一會兒，直到片尾曲響起，才知道是電視劇。

佛黃很孤獨，小寶很孤獨，老男人很孤獨……誰不孤獨呢？我媽常打電話來問我：「你這麼一個人，不孤單得慌嗎？」第一次聽到我媽這麼問我，我還真挺驚訝的，以為農村人心很粗糙，心中並沒有孤獨這樣的詞兒，沒想到他們也很在意呢！

看來有人，不，確切地說，有眾生在的地方，就有孤獨，孤獨是所有眾生的病。如佛所說「獨生獨死，獨去獨來」，沒有一個人人生下來是帶著眷屬朋友一塊出生的，也沒人是能帶著朋友伴侶一同走向死亡，這一切似乎在本質上就決定了人是孤獨的。

人類為了對抗孤獨，於是結婚生子，這樣一來，身體也許不孤獨了，精神上，似乎有人能說說話，能相互理解，能驅走無聊。尤其孩子的出生，迅速填滿了男人女人的精神世界，讓作為母親的女人生活忙碌起來，也極大地促進了作為父親的男人奮鬥的動力。我一個同學告訴我，自從兒子出生，每天下班回來，只要看見兒子，一天的疲倦一掃而光，渾身充滿了鬥志與幹勁。

人們會交朋友，由於朋友是可以選擇的親人，所以有時反而比結婚更能找到思想靈魂上的相契者，維持的時間或許比戀人、愛人更久、更深。

人沒事情做，或對所做的事沒有熱情，會空虛，會無聊，其本質也是一種孤獨。於是，人類發明了書籍、報紙、收音機、電視、電腦、手機……想要竭盡全力驅掃一切孤獨、寂寞，kill the time，以殺死時間來達成這個目的。

然而，平心而論，這些果真能真正從根本上治療孤獨的病嗎？

男女戀愛的時候，會覺得充實，且覺得靈魂有伴，可一旦結婚，情況便複雜起來，妻子丈夫同床異夢的太多太多了，很多話也許能跟外人講，卻不見得能與妻子丈夫講。夫妻間由於身心太近，也太熟悉，近極便生遠，有的反而相互生起一種陌生感，隔膜感，厭膩感，久而久之便成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若不是這樣，世間怎麼會有離婚這樣的事？起初山盟海誓的時候，難道不是真心？是真心，但真心也敵不過無常。近年來離婚率高得離譜，不僅在城市，農村離婚率也相當的高，人們普遍對婚姻沒有了信心。兒女呢，畢竟是獨立的個體，他們終究會長大，會有那麼一天，覺得孩子不能再像小時候那般貼心，甚至有一天，他們所思所想所做，你會難以理解，所謂的「代溝」，由此而生，如果再遇見個逆子，真就讓你嘗到了什麼

是「虛作住持功德」的滋味了！

朋友呢，這個比較難評價，取決於你交到什麼樣的朋友，也有「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的，因為你或以利益相交，利益不在了，朋友也就不在了；或以權位相交，權位不在了，也便友誼喪盡。也有友誼地久天長的，這是比較好的，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過這也是有意義的，條件是兩個人都有君子的內在品格。可惜無常的催殺力極強，很好的朋友，也可能反目，極相契的朋友，因為種種原因未必能常見常聯繫，如同李叔同《送別》中感慨的——「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說實在的，每次我聽到《送別》，心中湧出的都是莫名的憂傷落寞，乃至悲哀，雖然憂傷，卻又覺得很美，覺得裡面表達的才是人之常態，人之本然。

本來書籍是既能驅走寂寞又能豐富心靈、提升智識的東西，可惜這個時代人們越來越少機會去打開一本書，人的閱讀能力和動力越來越弱，去年有個做新媒體的朋友跟我說，現在的「90後」，你讓他讀超過半頁的書都很困難。從報紙、電視、收音機，到電腦、智能手機，越來越發達的技術讓「殺死時間」更方便更有效更徹底，也讓更大範圍內的人狂醉般地集體在虛妄的網絡世界裡「殺死時間」。敏銳的人或許會發現，這些並沒讓人遠離空虛寂寞，反而把人們拉到更深的空虛寂寞之中。「殺死時間」實際上也殺死了人正常地與身邊人溝通的可能，也殺死了人獨立思考的習慣，殺死了人自我反省的能力，讓絕大部分人想要在安寧靜謐中得到智慧、豐盈內心成為了極其奢侈的事。

假使沒有以上之弊，夫妻和合恩愛，兒女貼心孝順，知心朋友遍天下，熱愛讀書，拒絕電子產品，這樣人就不孤獨了嗎？

也未必然，人的心本質是隔膜的，所謂交流、溝通、相契，其實是在極表層中進行的，在內心深處永遠是阻隔的，不相通的，只是暫時沒發現。其阻隔的程度，完全可以用一個在火星一個在地球來形容。這種隔膜，決定了人始終是孤獨的，本質是孤獨的，與魯迅說的「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是什麼讓人與人隔膜開來的呢？是「我」，「我的見解」「我的習氣」「我的煩惱」「我的業力」……一個一個的「我」將本來一體的真我，打成了萬萬千千個假我，假我互不相連、互不通氣，隔膜到死。自從「我」逃離了佛性之都，就開始了漫長的孤獨流浪之旅，我有我的「我」，你有你的「我」，你的「我」不懂我的「我」，我的「我」也不懂你的「我」，由於不懂，所以產生了孤獨的體驗。

越自私，越孤獨，因為越自私，假我越堅固，與眾生相聯越少，試想：一個心中只有自己的人，能不孤獨嗎？所有人都是他防備的對象，生怕人家侵犯了他的「我」。

為什麼有愛心的人比較不容易孤獨呢？孔子也說：「德不孤，必有鄰。」因為愛心讓自私的假我轉了一個心向，向著與所有眾生越來越近的方向。佛菩薩永遠不會孤獨，因為眾生與之一體。

對於大部分愛心有限的人而言，終其一生，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躲避孤獨中度過，孤獨襲來，各自找各自的方式擋一擋，結婚、交友、聚會、喝酒、刷圈、旅遊……

也有少數人，唯以孤獨為伴。他們正視孤獨，甚至享受孤獨，這需要極強的心力和信仰來支撐。在世俗間，凡偉大的作品，都來自於孤獨。康德一生未娶，一個人獨居小鎮，幾十年從沒出過小鎮。尼采說：「我四處徘徊，孤獨得如一頭犀牛。」曹雪芹若不是中年後淒涼孤獨，不一定能成就一部千古名著《紅樓夢》。偉大的人注定也是孤獨的，孔子學生雖多，真正能懂他的並不多，只好自己感慨：「知我者其天乎。」在出世間，更加如此，沒有一尊佛是與其他佛一起雙雙結伴成佛的。佛成佛後一看，我所證法，太深太妙，無人能解，於是急急地要入滅，若不是梵天祈請，請轉法輪，我們都要遭殃了。

為什麼孤獨造就了偉大呢？因為從假我向真我進軍，必須是一個人的戰鬥，不能接受孤獨，必定要與世俗同流，同流必定合污。很難想像一個愛熱鬧的修行人有多高成就。佛鼓勵弟子們於阿蘭若處修行，「阿蘭若」即是寂靜處，遠離憤鬧處的意思。為什麼偉大又造成了孤獨呢？因為庸者眾，智者稀，偉大者由於其高度與深度並不是芸芸大眾所能理解的，所以，不得不孤獨。

然而，好在眾生皆有佛性，不管偉大還是平凡，眾生與眾生本性上畢竟是不孤獨的，不僅不孤獨，而且是相通的，相通到完全一體。一朵小小浪花雖然各自產生了分別見，以為自己是獨立出來的個體，其實，事實上，哪朵浪花不是大海的一部分呢？所有的小浪花合到一起就是大海啊！大海跟大海有什麼分別嗎？雖然這個道理譬喻目前只是想想，可如果真的到了極樂世界，馬上就能成為實際的經驗了。想想，還有點小激動。

天親菩薩說：「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所有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都是同根同命，心心相通，心心相印，再無隔閡，再無孤獨之事。哪怕牠曾經是佛黃，曾經是小寶。

即使往生前念佛人還會有孤獨感，然而，因為念佛人同繫一佛，同往一方，也會變得格外親切，雖然在其他方面仍有隔膜，但在往生這件事上，心是絕對相通的，如曇鸞大師說的：「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法界皆兄弟。」

所以，究竟逃離孤獨，需念佛，當往生。

法然上人說：「三昧道場雖狹，而無數聖賢側塞；念佛草庵雖隘，而恆沙聖眾雲集。」故而念佛人正念佛時，有無數聖賢聖眾圍繞，念佛人不會孤獨；善導大師云：「人能念佛佛還念，專心想佛佛知人。」念佛是人與彌陀直接溝通，或耳提面命，或竊竊私語，或警或讚，或令或調，念佛人更不會孤獨。

如果有一台能拍攝心念的高像素相機

前段時間看一個新聞，說有一張名為「294億像素上海灘全景圖」在網上廣傳，無論是遠處的建築，還是人物的細微行為，全部「一覽無餘」。通過這張高清大圖，人們可看見每一輛車的車牌號碼，甚至有人發現浦東香格里拉大酒店裡驚現一位在窗邊打電話的裸男，就連褲子掉了的老大爺也沒逃過抓拍。

記者說：高像素的鏡頭下，人人都是大寫的尷尬。

上人曾說，如果把人的心念也像照相機一樣拍下來的話，那麼，每個人都不敢將心念照拿給人看。因為人的心念中惡的念頭、齷齪的念頭太多太多了，眾生從心念到外在的身口二業，已經在虛榮心的作用下美化了太多了，凡夫純然的心念，的確無法坦然示人。

修行者有時在戒定功夫足夠的情況下可以暫時伏住粗的妄想，此時定慧顯發，外而戒行精嚴，內而慈悲智慧，便是一般人眼中的大法師、大居士、大修行人，然而即便如此，其人內心細微的妄想，如同河面下的暗流，始終沒有一刻間斷過。而在這樣的心念中，善惡清濁同樣交雜其中，倘用一個類似新聞中所說的超高清像素相機拍下來的話，不見得就沒有裸男或提褲子等令人尷尬的心念。只不過這需要「高像素相機」才能捕見得到，這樣的相機也就是行者自身更高水平的觀照力。

何以過去的五祖戒、真如、草堂青、海印信都曾是威震十方的高僧大德，卻死後墮落，一世不如一世？總是高僧埋藏深處的微細的習氣種子不能斷盡無餘，一旦外緣和合具足，惡業種子激發且起現行，仍要墮落，沒有任何商量。

在佛眼中——這一無窮大的高像素照相機面前，即使是高位的菩薩，於念念中也不免有屬於菩薩水平上的大寫的尷尬，何況曠劫輪迴之博地凡夫？

眾生欲出輪迴，欲成佛道，不念佛，不靠佛力，絕沒有任何可能性。

聞科學家張首晟自殺有感

1. 名聲有時對人是一種消耗，外在的美好與驚世有時恰是透支內在能量而撐起的。此時外在越光鮮，內在力量越顯不足。很多明星透支過甚，內裡虛弱至極，故而靠吸毒刺激微弱的存在感，或以自殺而終。

2. 若人先天能量足夠，則無妨，如同天外來客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不會因名受損；若人對襲來的名聲並無動於衷，不介於懷，如如不動，亦無妨，科學家居里夫人把自己的諾貝爾獎章給自己孩子當玩具玩。名聲對人的消耗總是靠引動內心妄執、動亂而達成的。

3. 自己的痛苦，只有自己了解，外人並不能知。即使是最親近的親人、朋友。內在的痛苦，不會因為外在的熱鬧、豐富，人們的鮮花、笑容、掌聲，而減少絲許。

4. 這個世界本身是痛苦的、乏味的、無意義的、無望的。只是大部分人過著麻木不仁的生活，「堪忍」其間，並不能深切地體會到；或者體會到了，很快找其他東西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少數具有異於常人的敏感神經的人，能夠感受深切，甚至是切膚地感受到。他們鼓足勇氣，直面痛苦，經過漫長的、努力的抗爭、求索、逃跑，最終還是失敗了。兵敗之下，他們試圖用死亡的方式逃離這痛苦，可惜並不能夠。

5. 人類可以探尋宇宙的秘密，可以留下不朽於歷史的著作，可以利益眾多這世上之人，可是卻無法真正解決自己生命的問題。身體病了，可以醫治，靈魂病了，誰能救治？死亡這個大病，又如何醫治？佛倘不來，人類將在這暗暗長夜中永遠東奔西突、磕磕撞撞，永遠都不可能有任何解脫的希望。如善導大師說的：一切眾生，俱摧死地！——真是可怕！

6. 死去的人固然值得惋惜，活著的人真就那麼值得慶幸嗎？

7. 抑鬱症固然有生理、心理、病理成因，然而仍是心病為主。若依愚見，其根源總在：對自我過於看重，過於執著，心門不能向所有人敞開，不能向所有事開放。

8. 過去一天到晚忙著出苦力的農村人絕不會得抑鬱症，體力上過度的消耗，讓一個人完全沒心思想那麼多「我」的事情。

9. 一心利益眾生的菩薩也不會有抑鬱症，他的心中只有眾生，來不及想那麼多「我」的事情。真正的菩薩是：眾生病，則「我」病；眾生不病，「我」即不病。

10. 現代人自我意識普遍偏重，故有抑鬱症傾向的比重很大。即便無抑鬱症，心理脆弱、玻璃心、對人過分警惕、懷疑心重、自閉、社交恐懼症……種種內心不強大、不成熟的狀況幾乎觸目皆是。

11. 在這樣的社交環境下，辦事說話需千小心萬小心，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點燃了對方心中的炸藥包。

12. 醫治的方法雖有，但卻難奏效，因為凡夫早已「積習成性」，絕不是道理說明白就能解決問題的。

13. 「汝若必欲聞（醫治方法）者」：則是把心門打開，愛一切人，讓對方在心中變得比自己更重要，甚至試著喜歡你所不喜歡的人。當「我」被對方置換出去了，表面上「我」吃虧了，其實真我反而受益了。因為一切傷害都沒有了受者，如人揮拳打虛空，虛空並不疼。而此時，源源不斷的「真樂」就來了，那是一種別樣的平靜，安詳、自在的歡喜與快樂，一切人可以在你的心門間出出進進，一切事都只看得見可愛，

沒有紛擾與不平。

14.若著實做不到，那就多念佛吧，及早離開這個讓「我」渾身不得自在的世界吧！——「願我來世，不見惡人，不聞惡聲」！

得到

人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
東西沒得到之前，拚命地想要得到，
剛一得到手，又覺得得到後也不過如此。
然而，
當下一個想得到更新的目標出現時，
早已將前面剛得到時的「不過如此」拋之腦後，
又是拼了命汲汲營營地要得到，
得到後又是一句「不過如此！」

人一生永遠就在這樣無限的循環之中，
生命空耗了，歲月虛擲了。

東西在將得未得的時候，
興味最濃；
已得之時，
已至山巔，
茫然四顧，
唯餘下山之途。

希求—努力—得到—索然無味—再希求——
再希求—再努力—再得到—再索然無味……
人啊，即使活至100歲，
若心念始終如此，
從來不曾反思，
從來不知滿足，
從來不曉「知止」的道理，
耄耋之人，
也是過了100年的舊日，
從沒嘗過新鮮日子的滋味。

得到＝想得到更多

今天讀《童蒙止觀》，看見裡面一句話，說：「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焰轉熾。」

意思是說，五欲對於眾生來說，得到了之後，非但不能止息慾火，反而會像火堆上加了更多的柴木，得到了新的柴木，慾望的火焰燃燒得更加熾盛。

這話真挺發人深省的！

我們慣常的想法是：貪慾既起，便生造作，經過一番努力，總算達成了目標，貪心得到了滿足，按說人便應該知足安樂了吧？但恰恰相反，這一個「得到」，正是抱來的新柴，得到了新柴，貪慾的火苗也就越著越大。

沒得100萬之前，想著得到100萬，就人生無憾，千足萬足了；等真正得了100萬，發現還可以定下一個小目標——1000萬，此時想得到1000萬之心的熾烈程度，遠遠超過最初想要得到100萬的心。所以，大可不必羨慕得到1000萬的人，很可能他的目標是一個億，其心焦灼躁亂的程度比普通人高多了，薪多火亦大嘛。

以上舉財為例，美色淫慾，名聲地位，美食豪宅……皆然。

對於煩惱成就的我們來說，任何的得到，都不代表休止，而是意味著想要得到得更多。

五欲如是，修行亦然，是故《心經》中言：「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其實佛教裡相類似的表述還有，比如渴了的人，想要解渴，於是端起一杯鹽水來解渴，但非但不能解渴，反而會越喝越渴；煩惱的人，想要用五欲來填塞空虛的心靈，不僅不能達成，反而越得到，越煩惱，越得到，越空虛。）

所有快樂抵不過一根針

龍樹菩薩《大智度論》裡說：「（娑婆世界）苦力多，樂力弱。若人遍身受樂，得一處針刺，眾樂都失，但覺刺苦。」

娑婆世界苦之力遠遠大過樂之力，快樂是虛浮的、稍縱即逝的，而苦惱是深且重的，刻骨的，一絲絲痛苦足以驅走所有快樂的浮雲。

比如一個人此時遍身正受種種欲樂，或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或眼見最美的藝術品，或耳聽最美的音樂，或手摩最舒適的絲羽，甚至是沉浸在男女欲樂之中，此時若不小心踩在了圖釘上，所有快樂瞬間息滅崩散，注意力一下子轉移到讓你嗷嗷大叫的針痛之上，所有美好的享受與快樂竟然遠禁不住一根小小的圖釘。

有時候吃大餐，吃得如癡如醉，卻最後收尾處吃了一個壞的花生米，一入口便直想作嘔，之前整一餐美食刺激舌胃而帶來的一切美好，悉皆散去。

生活中煩惱的一件小事，比如被同事欺騙，被領導訓斥，和朋友出現罅隙，和男友鬧彆扭……通常足以讓你忘記生活中原本那麼多的美好：父母身體尚健，工作比很多人穩定，工資比很多人高，有其他好朋友的關心呵護，生活環境比很多人優越，乃至白雲在藍天上悠閒地飄著，晚上星星朝你正眨眼……這些本來的美好，一時竟全然隱沒，注意力全部在讓你糾結傷心的事上了。

一張紙上，除了讓你憂惱的那件小事的小黑點，本來全是美好，但因為娑婆苦力是堅且強的，一個小黑點，也足以讓紙上其他那麼多斑斕的色彩，瞬間變得慘淡無色了。

木桌與世界

桌子是由木頭組成，固然有桌面桌腿之別，但不管是桌面還是桌腿，木的本質不變。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不管是物質世界，還是精神世界，是由業力構成。諸業中固然有善業惡業無記業之別，但通屬眾生繫縛三界輪迴之業，如曇鸞大師說的：「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

既然是木，木即有木相，比如有條紋，比如溫勝於金石；既然是木，木即有木性，比如能被火燒，怕水浸泡……

娑婆眾生既然是一種罪業的存在，便具罪業之相，比如貪婪、瞋恚、愚癡；既然是罪業的存在，便具有罪業的本性，罪的本性中，其一便是導致痛苦，眾生因困惑而造業，由罪業而致苦報，任誰都不能免。

桌子劈成木柴也還是木頭，乃至碾成粉末還是保留著木性；眾生如何地造作，乃至各種努力地修行，還是罪性難改，因為想用黑暗驅趕黑暗，永遠都是徒勞。能夠超凡入聖者是極少數，一定不是看到這篇文章的你。

所以，這個世界是痛苦的存在，不管你是否承認，不管你正當下感受的是苦是樂，不管你有多大的修行，這個世界痛苦的本質，絲毫不由人們認知感知不同而有些許變化。

桌子有時鋪上桌布，或許讓人難以一望即知桌子是木頭的，但一塊桌布就能永遠掩蓋桌子是木頭的這個簡單的事實？

人們或許在這個娑婆世界感受了種種的樂趣，可是就此就能掩蓋這個世界痛苦的本質？

聰明的人應該看清楚：那快樂多麼的膚淺不實、無常虛偽，而那痛苦又是多麼的堅固深沉、劇烈無窮！

痛的短語

1. 痛，根源自不通——無論是身體的，還是心理的。「甬」即路也，路不通即痛，氣路、血路、心路皆然。

2. 身體的，但凡氣血不通處即作痛，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心理的，一個人所緣境遇引發之情緒超出了當下心路容受範圍，心中作堵而不通，心中過不去，悲傷，低落，種種不適……其超出得愈多，心中也越痛，乃至痛徹心扉，痛入骨髓，痛不欲生。

3. 身痛是身體的自保行為，比如火燒到手，若手無絲毫痛覺，很快手即成灰。手若知痛，便當下即離，終能保全大體。心痛亦然，窮則思變，痛則思離，人若不窮、不痛，便將永不思變，亦不思離。苦痛愈深，出離之心也愈堅。

4. 痛定思痛，這是人道的好處。痛有作時，有定時，作時心難做主，定時可思可想。若如無間地獄中眾生劇痛分秒無歇，痛永無定，便於解脫了無希望。

5. 有些人很怕痛，有些人很耐痛，針灸室內常見一幕：同樣粗細大小的針，扎入病人體內，有人吱喳亂叫，甚則如入「大叫喚地獄」；有人泰然自若，狀如戲然，甚而眉也不皺一下。心痛亦然，同樣一般境遇，有人痛不欲生，有人隱忍安詳，此即內在心路寬窄大小不同所致。心寬量大，「要看銀山拍天浪，開窗放入大江來」；心窄量小，小小蒼蠅也能擊倒大象。

6. 時間是醫治心痛的良藥、妙藥、必靈藥。多深多劇的苦痛，都會被時間治癒，歲月撫平一切創傷。為什麼呢？因為不僅快樂無常，痛苦也是無常的。只是無常和無常之間，需要時間。心中念念遷流，如同河水，能夠帶走一切漂浮物——好的，不好的；真的，假的；美的，醜的……

7. 《無量壽經》裡說，眾生造下五惡，故有五痛，五痛尚是現報，若在來世，即是五燒。說明一切的痛苦，源自心中的惡。這裡的「惡」，並沒有褒貶之義。「惡」即是「錯」也，錯誤的想法、說法、做法。

8. 痛乃人生多苦中之一種，也是諸苦中最能催人清醒者。屢見，有人痛病襲身、知身非堅而學佛；有人痛離愛人、飽嘗愛別離苦，知欲為苦本而出離；有人痛失愛子、知世無常而入道；有人痛受指摘、知世態炎涼而棄俗……可見得，苦痛真能讓人清醒，讓人入道。若人一生無苦無痛，自可料其乃庸庸碌碌之屬，茫茫木木之輩。

9. 痛，實乃伴隨人的終身：生而出胎，先受山壓之痛；死時，更受生龜脫殼之痛。人生，痛來痛往，痛貫一生。

10. 譬如針灸小痛可解身上大痛，人若能由身心之小痛而悟世非常，入道修佛，進而可解輪迴之危痛大痛，此小痛即為良藥，為導師。

11. 世間苦痛百端，出世間若修聖道，亦免不得百端苦痛，甚至更廣更繁更劇，試看菩薩道中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捨頭目腦髓、國城妻子之狀，莫不是身歷種種痛苦，以求圓滿六度萬行，菩薩為眾生而痛，心路寬廣無比，故而堪能承受之痛，亦遠遠超出常倫。可惜，我們不是這樣的菩薩。

12.若說修之無痛無苦，快樂安穩，又能速疾成佛，進入永恆涅槃，離開所有痛苦熱惱的修行方法，恐怕只有淨土法門了。現受無比之樂，來世必定成佛！此既為永劫除痛之根本大道，亦是今生便得少痛少惱的根本法子。

你在堵車的路上嗎？

傍晚，從外面開車回家，從北清路轉入黃平路，右邊一路通暢，左邊則車堵得死死的，車隊竟長達2公里許。

我們的車在空蕩蕩的路上，開得怡然自得；對面車亮著車燈，一動不動，似乎蹙著眉頭齊口在對我們說：「無奈啊無奈，你們怎麼就這麼走運呢？」

「無奈啊無奈，你怎麼就這麼幸運呢？」這話特別耳熟，依稀記得我同學跟我說過。他畢業後，結了婚，生了娃，上班在醫院裡轉得像個陀螺，還房貸，爭職稱……一次看到我出家怡然自得的樣子，不由得脫口而出。

沒辦法，決定車受不受堵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兩個字——方向，方向選錯，一錯永錯。

眾人皆往，你偏要往；眾人趨之若鶩，你非要趨；眾人拼得你死我活，你也來拼，如何不要排長長的隊伍、忍受後車「喇叭」的催促，如何能不心塞氣堵、心急若焚、心亂如麻呢？

倒不是勸你一定出家，關鍵在心。轉一個方向就好，眾生業力洪流的方向，不必成為你的方向啊！權力金錢，饒與他人搶；名位利益，讓與他人爭。

你大可在反方向的空蕩蕩的念佛路上，怡然自得，絕塵西去！

習靜與獨處

1.道家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又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曰覆命，覆命曰常，知常曰明。」

2.人果真能靜下來，會有一種身處全宇宙坐標原點的感受，萬物皆圍著你在動，自己卻沒有動。此時：萬物靜觀皆自在。

3.人果真能靜下來，會生出一種靜氣與靜力。所謂靜氣，是一種清肅、沉實、內斂、篤定、從容的氣，讓周圍人感覺很舒服；靜力像一種磁力，使人接受到這樣的磁力後躁心自靜、不令而從。一個人的靜氣與靜力，通過說話、走路、動作、神情、寫字等等全看得出，比如弘一大師雖不在人世了，但他留下的字還是透著一股靜氣，觀者即使不懂書法也感受得到。

4.反之是躁氣，浮躁之氣，躁亂之氣，這讓人很不舒服，在這樣的人旁邊，像在一個燒得滾沸的開水壺邊，想時時躲得遠遠的。

5.人對外要有力，首先要內斂，比如對外出拳要有力，首先手臂要伸回來夠深。據說，國外作過一個調查，發現影響人類重要發展進程的大多數竟然是內向的人，這與我們的想像完全相反，我們總是覺得外向人更有力量。

6.靜氣與靜力有些人是天生有之，但也是可以靠後天習得的。習靜的方式很多，比如儒家的宴坐、自省；道家的呼吸吐納；基督教的禱告懺悔；佛教裡就更多了，每個宗派的方式都不一樣。

7.在淨土宗，就是念佛，目標在於往生淨土，對於習靜，志不在此，然而往生前還是可得到這個副產品。我們的心靈，需要寧靜，這是一切人都有的願望，如同人想要吃好一點，穿好一點，住好一點一樣的心情。上人常常提倡的早上念佛三靜、印光大師的十念記數其實都有這個用意。

8.古今大德介紹了很多方法，但我個人覺得念佛靜心最核心的訣竅就四個字：自念自聽。

9.普通的習靜法——這樣禪修，那樣冥想，並不好用，為什麼？是因為整體不靜。整個人的心念都無法會聚一處，今天想賺錢，明天想做官，後天想出名，雖然表面暫時靜了一下子，出了門立馬繼續心亂如麻。淨土宗其實首先解決了這個問題，當一個人真心願往生時，心念時時處處傾歸一處，雖然沒有專門去練習入靜，但也會自有靜氣。在聖道門就是要發菩提心，人一旦真的發起菩提心，自然就有一種靜氣。

10.人一生的精力、時間太有限，應該傾全部心力於刀刃之上——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事，什麼是最有價值與意義的事？就是事情做完之後，由衷地自我感歎：沒有白費虛度這一段光陰。

11.獨處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群人的孤單。各大宗教聖賢，沒有一個人是開著party就悟道的了，個個都是在獨處中悟道的。一個人獨處的能力有多少，就代表了他往佛性的方向能走多遠。

12.真正意義上的獨處，並不只是不與人接觸，然後自己看書、看電影等，真正的獨處，是自身面對自心，自心面對自身，「觀自在」「觀自心」，毫不假借任何驅走無聊之物，不找任何東西來佔據這顆心。當然，現代人即使允許他用各種方式驅走無聊空虛，自己和自己相處的能力也都已經很弱了。

13.對我們來說，念佛獨處，是與阿彌陀佛的單獨約會，或竊竊私語，或促膝長談，或耳提面命，或醍醐灌頂……

14.孔子不遠千里來見老子，回來感慨：「老子其猶龍耶？」大概與老子相談的幾天，都夠讓孔子一輩子回味了。我們區區一個穢惡凡夫，卻能天天時時和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親密接觸，三業不相捨離，其福若何？

15.清福難享。具足相當的清淨心，才能真正享受得起清福。

16.多數人都耐不住孤單寂寞、無聊空虛，於是發明了很多殺死時間（kill the time）的方法：收音機、報紙、電影、電視、手機、互聯網……乃至旅遊與結婚生子。

17.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雲漂泊。——尼采

達則兼善不渝 窮而自得無悶

我曾經請張鐸曦老師幫我寫了一幅字，寫好之後，裱起來掛在我書桌右方的牆壁上。這幅字的內容是：「達則兼善不渝，窮而自得無悶。」這句話出自東晉時名士嵇康的一篇文章——《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就是山濤，兩人同是「竹林七賢」中之佼佼者，本來兩人關係至為親厚，後僅僅因為山濤向當政者舉薦嵇康做官，嵇康覺與山濤兩人在志趣心向上發生了偏異，於是便寫下了這封冷峻決絕卻又名傳千古的絕交信。

有一次，房院長在我的屋子裡看見這幅字，興奮異常地跟我說：「宗道法師，我們真是有緣啊！我屋子裡掛的也是類似的一句話呢——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確實，這兩句話意義很是相近，甚而可以斷定嵇康這句應是脫胎於孟子的那句古話。然而，我還是更喜歡嵇康這句，覺得孟子那句話太白、太平、太泛，而嵇康這句則有味道，有深度，更能打動人心，也更堪玩味。

記得我是有一天在kindle上下載了顧隨的《中國古典文心》，看到裡面選錄的這篇文章，正一句句咀嚼著前文之頃，忽一眼滑過這句話，當時感覺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如電擊心，只覺這句話說到了我的內心深處。當即，我便將這句話抄在了一張紙片上，準備第二天去張老師家登門求字。

人生一世，蠢蠢終生，縱橫百態，浮沉世海，總不出兩種狀態：或窮或達。窮即是不通，某種時空、因緣下，種種遭遇，種種阻隔，種種患難，讓一個人無法暢達其志；達即是通達，無諸障礙，種種人事因緣、風雲際會皆能順風順雨，現實給了一個人充足的條件、平台與空間去施展其能力，以此暢達其志，去幫助別人（兼善）。

一般的人，總不免窮則苦悶難當，達則驕慢善變，而嵇康這裡卻說，雖然「窮」，但要「自得無悶」；固然「達」，但仍要「兼善不渝」。

若時事因緣束縛身心，不得其志，也不必苦悶。能夠「窮而不悶」乃是源自於「自得」，「自得」的意思可以理解為自心有所得，也即一個人內在的精神世界足夠廣闊，足夠安寧，足夠豐富，足夠滿足，快樂並不從外得，換句話說，自己跟自己玩兒就已然足夠了。就像我小的時候，父母不在家，把我一個人丟在家，沒人陪我玩兒，我拿幾支筆當作戰士，拿一個蘋果當作地球，在房間裡配音，上演一幕幕拯救地球的「大片」，玩一整個下午，玩得不亦樂乎。

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也完全可以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沉浸在某個領域，玩耍自得。牛頓不是說他在科學上的探索就如同一個小孩子在海灘上撿拾各種形狀顏色的貝殼嗎？

甚至，在任一領域想要有大的成就，「窮」或許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呢，如同鋼釘想要穿裂巨石，必借猛錘敲擊，故有歷史上「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若時事因緣很順達，各種因緣催動著你去施展能力與抱負，那就堅決不移地做下去。此時更大的挑戰

也許是如何做到「不渝」，相較而言，人們在逆境中更能「不忘初心」，在順境中卻很容易「忘記初心」，因為順境最容易讓一個人驕慢、膨脹，名利、地位、財富，種種誘惑也接踵而至，不知不覺便忘記了最開始的「初心」。

對於念佛人來說，「窮而自得」便是「自信」，「達則兼善」便是「教人信」。

應該說，念佛比世人更容易做到「窮而無悶」「達而不渝」。首先，因為念佛人靠念佛「自得」，而念佛是不需要任何條件的，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反對我，也並不妨礙我的相信，即使人們綁住我的腿我還可以口念，即使人們封住我的口我還可以心念，即使潦倒終生、貧病交迫，孑然一身，心中仍可以裝下一個「廣大如虛空」的極樂世界。又，念佛人在在處處佛菩薩往來如織，輪班守護，所有快樂不從外得，由心湧發而出，如何會「有悶」呢？

其次，念佛人「兼善」（教人信）並不靠己力，全依佛力，個人只是一個轉播塔，將接收到極樂世界的信號轉到旁人那去，個人微渺如塵，絲毫不足為道，如何會因驕慢而「有渝」呢？凡是以眾生得解脫成佛的利益為最大，一切為此開路，一切以此為圓心，若存這樣的正念，便能勸盡娑婆而「不渝」。

不過，理論上雖是這樣的，但在事上，還是不免受凡夫習氣左右，也許遇困境便憂惱，逢順達便張狂，所以，我將其作為我的座右銘，時時提醒我自己。說來也怪，十二個字靜靜貼著牆壁不動聲色，憂惱時看著它，心便釋懷很多；張狂時看著它，心便不覺憬然有省。

願與一切有緣共勉之！

心無掛礙 則無恐怖

《心經》裡有句話：「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這句話點明了眾生一切恐懼的來源——掛礙。

「掛」者，掛念；「礙」者，障礙。一切擔心掛懷之事，皆障礙了我們本然清淨自在灑脫的心。

掛礙口袋裡的錢，便恐怖於被偷被搶或丟掉；

掛礙出門的行程，便恐怖於紅燈、堵車，可能會趕不及飛機火車；

掛礙現有的權位，便恐怖於左右人的覬覦、揭發、檢舉；

掛礙自己的名聲，便恐怖於醜事的敗露；

掛礙自己的身體，便恐怖於種種災禍與疾病；

掛礙孩子的前程，則恐怖於：今天考試沒考好，小學便讀不好；小學讀不好，初中便讀不好；初中讀不好，上不了好高中；高中上不好，考不上好大學；考不上好大學，找不到好工作……一輩子就完了；

……

掛礙的東西越多，則恐怖越多；掛礙的心越深重，則恐怖也會同比例增大；處處掛礙，則處處恐怖；時時掛礙，則時時恐怖。故而，充滿掛礙與恐怖的人生，哪裡談得上灑脫與自在呢？

人們在孩童時代，歡喜自在，天真爛漫，就在其百事不懂，無所掛礙，亦無恐怖。看過一視頻：一兩三歲小孩被車碾壓，人竟無事，起身後拍手大笑，揚長而去，繼續玩耍去也。稚子無知，並不知車輪碾身意味著什麼，但恰是這個「無知」救了他啊！倘若成人，嚇都要嚇得半死了！

《莊子》裡有一則故事，說有一個人很擅長賭博，當以瓦為賭注的時候，這人便氣定神閒，百賭百贏，千賭千贏，萬無一失，號稱「賭王」；但當以鉤（銀子做的一種鉤）為賭注的時候，此人便開始慌亂忐忑，侷促不安，心不安，神不寧，此時輸贏各半；而當以黃金為賭注時，這傢伙便頭腦昏熱憤亂，眼也花，手也抖，百賭百輸。同樣的技藝，何以隨著賭注不同而狀態各異？因為掛礙之心隨物而起，隨著賭注變得貴重，恐怖在一步步加劇。智者莊子最後總結了一句話：「凡外重者內拙。」「外重」即是掛礙於外物的心重，「內拙」則是因為心中充滿了不安與惶懼。

在念佛人這，作為一個人一生最大的掛礙——生死，不期然得到了圓滿的解決，因為六字洪名「一切恐懼，為作大安」，死既不懼，又懼怕旁的什麼呢？

故而念佛人最應過瀟灑自在的生活，心神棲於淨土之時，回觀娑婆，究竟有甚值得掛心記懷之事？既無掛心之事，便無恐怖；既無恐怖，則「外不重，內不拙」，心安神定，氣暢神和。此時，豈不個個是那「百賭百贏」的「賭王」了？

為何距離產生美？

我以前的一篇文章裡就寫過：「有距離方能淡，沉湎其中，欲淡也難，距離生美，美出於淡，世人每以濃重為美，差矣！」

淡一點就很美，淡到自然，素面朝天，是最美的。

人如果沉湎在人事裡，整個心都撲在裡面的時候，淡其實是很難的，必須要有距離才能淡。人跟人，人跟事都一樣，人跟事情沒有距離，你是看不清楚的，人跟人沒有距離，那是很難受的。

哪個人不是刺蝟？哪個人身上沒有刺兒啊？刺蝟跟刺蝟太近了，那就相互扎，所以要有距離。這種刺兒是什麼呢？因為人都是個體，每一個個體在宿世以來都養成了不同的習氣，這種習氣就是刺兒，保持距離，就扎不到了。

人跟人的距離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話「人生若只如初見」，這句話其實是很無奈的，講這句話的人肯定是深深受傷了，受傷往往是因為沒有了距離，不得不感嘆——「人生若只如初見多好啊！」人和人初識的時候經常覺得很美好，因為不可知的部分很多，很朦朧，很多心中自生的美好想像。可是像《增廣賢文》裡那句話——「但看三五日，相見不如初」，意思是相處久了，各自身上的刺就露出來了，然後隨著距離越近，就扎得越深，受傷也越深。

有距離，發生事情的時候，才有轉身、迴旋的餘地，沒有距離。就無法轉身，那是很難處理的。

距離產生美，美是因為淡，有距離才有淡。有距離即便是產生傷害的時候，都會得到緩衝，甚至傷害不到，沒有距離，傷害就太直接了，就像一支矛直接插到心中，太難受了！

距離越近，越反不美，從另外一個方面，也透露出每個眾生皆是罪惡生死凡夫的本質，因為凡夫越近，就越能相互發現煩惱罪惡的一面，如果是聖者和聖者，一定是相反的——越近越能感受到其高潔盛德的一面。正如一朵花是香的，越近就越能聞到其香味，而一坨屎是臭的，越近也便越能聞到其臭味！

知足二三說

青島的佛慧送了我一個崖柏木雕成的胖腳丫，圓溜溜的腳背上有個蜘蛛，我問佛慧是什麼意思，她說「蜘蛛」即是「知」，放在「足」上，就是「知足」，提醒看見的人要學會「知足」，我聽了恍然大悟，感歎說這設計的人也太有才了。

我把這只「胖腳丫」放在我的案頭上，時不時拿起來在手上把玩，它滑溜溜圓滾滾的極可愛，又有木質的溫暖，雖然只是一腳（角），但觀腳知人，觀人知心，想像中這該是多麼知足的一個人的一隻腳啊！

當然，我也會時不時觸相生心地問自己：對於今天的處境和條件，你知不知足？

老實說，不是每次都是肯定的回答，我時常會覺得，這也不如意，那也不順心；也時常在心中焦灼地期待：想要的結果怎麼還沒有來，什麼時候才可以達到如何如何；或時不時懊悔：某事做得太不圓滿了，要是當初如何如何就好了……這些種種負面的心念，其實本質皆植根於不知足。

所謂知足，就是心中對當下的一切所有很滿足，對當下一切遭遇都坦然接受，對未來一切沒有過分刻意的希求。

為什麼是「知足」呢？怎麼不是「知頭」「知肚子」「知膝蓋」？

我邊摩挲著胖腳丫邊啞摸著。

一會兒，蒙胖腳丫加持，我好像若有所得。

第一，全身上下，唯有「足」是把我們的身體運到四方的工具，當我們的心中有所希求、有所不足的時候，我們的心便指揮「足」，把身體運到心想去的地方，想要借此讓心得到滿足，於是身體從南走到北，從西走到東，去了N多地方，看了N多的人，經歷了N多的事，最後卻發現，始終並不能讓心真正得到滿足，暫時的歡樂一次次掩蓋了空虛與無聊，卻終究抵不過蟒蛇一般日日長大盤住脖子的寂寞。

直到有一天，心忽然「知」曉：原來真的能夠滿足自心的不在外境，若心能滿足，足在哪都能滿足，若心不滿足，足在哪都不滿足。原來路不在何方，路在腳下。

這一雙「足」就代表「當下」的一切，一切本來就是圓圓滿滿、毫無欠缺的，無限的風光就在眼前，萬物皆備於我，事事宛然可愛。

所謂「停下即到」，有的事情越追求，越反不得，停止一切折騰，完全停下來，反而不期然就到達了。古聖說的「知止」，莫非即有此深意？

從四處希求，到滿足於當下，只需一個「知」字，念頭的轉換只在一念之間，如同禪家的詩文：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

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然而，常人從「不知」到「知」並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要麼經歷大風大浪的淘鍊，從事上品出這個味道，要麼則需明悟佛理，從理上勘破緣生緣滅的幻相。

又，「足」乃人一身上下最低處，心中對萬事的標準若能低到不能再低，自然一切皆滿足。比如心中標準是一毫米，那兩毫米已經是滿足且有一倍的有餘啦！更何況低到地面上，高度為零，如此一切皆得滿足，一切皆成有餘。

又足觸大地，大地對一切的「足」，皆是平等相待，在大地眼中何曾有皇帝與乞丐之差別？要知道，一切的不滿足，皆生於不平等，不平等即有差別，有差別則有對比，有對比則有滿足和不滿足。若能人人知謙卑、守平等，盡量泯滅一切對立與差別，人人趨近於絕對的滿足，則和樂安寧就會周滿世界，正如《黃帝內經》中說的：「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

知足的人，心中坦然，熙怡，安穩，快樂。常言「知足常樂」，正是此意。《佛遺教經》中說：「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

有人問了：「你說的知足不就是流行的『佛系』們的生活狀態嗎？凡事皆可，凡事滿足，這也行，那也行，你也很快樂，我也沒脾氣。」

其實，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佛系」們屬於「三沒」：沒骨頭，沒志氣，沒原則。真正的學佛人有志氣、有原則、有骨頭。學佛人對於自身所求，知足常樂；對於利他之心行，卻永不知足；對於追求佛法，也永不知足，如同《往生論註》裡說的：「菩薩愛樂功德，如海吞流，無止足情。」

有人又問：「人要是樣樣都知足，都沒有追求的動力啦，豈不是生命了無生機？」

那你就錯了，為了自己永不知足，才真的沒生機。人只有在對自己知足、少欲少貪的前提下，才能有足夠的心力與精力，去做利益大眾的事，菩薩發心為眾生，「願為眾生趨走給使」，不知疲倦，勇猛精進，如何會了無生機？實在是無限生機！況且，人自身也只有在坦然、快樂、滿足的心境中才能迸發出不可思議的幹勁。像佛慧居士，一邊開著公司，一邊照顧著自己的家庭，同時開辦「妙法佛音」微信公眾號，每天八個欄目，精心挑選文章，精心排版，一個人從頭到尾，幾年如一日，雷打不動，為了每天按時按質發布，常常忙到半夜，漸漸竟然贏得了一百多萬的粉絲的追蹤，成為佛教公眾號中的魁首，對於追蹤粉絲們，她由世俗生活慢慢滲入念佛往生的出世思想，善巧至極。這不正是知足而勇猛的活生生案例嗎？

有人問：「念佛人應知足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念佛之人，更應知足了。我們只是想下一世不墮地獄，阿彌陀佛直接給我們斬斷了輪迴；我們只是想脫離六道，阿彌陀佛卻直接接我們去他的極樂；我們只是想往生佛的淨土，阿彌陀佛直接給我們無上的佛果……佛所給我們的，永遠比我們所希求的更多更大，大大超過我們的預期和想像，怎麼能不知足呢？

不懷虛假，不行諂曲

《念佛人每日誦念思惟》是編輯部共修所必讀的，裡面有這樣一句：「不懷虛假，不行諂曲。」

以前讀過去，未免空口滑過這句，或不假思索地認為這在那麼多條法語中不過是屬於配屬角色的一句罷了。

而最近，我卻越來越發覺這句話的份量實在很重，甚至可說是很機要的一句話。

「不懷虛假」好理解，「諂」是諂媚，「曲」是隱曲。「諂曲」即是為了達到一些目的，曲意地討好奉承對方。「不行諂曲」，也就是不要為迎合對方違心地奉承之，應質直無偽。

我卻覺得這只是字面意思。上人立此句，肯定有其更深刻的意涵。

這個詞的關鍵點在於「曲」這個字，「曲」即是「隱曲」，簡單說就是心口不一，心行不一，心裡拐彎，說的是這般，心中是那般，甚至做的是這般，心中卻又是另一般，凡是這樣的隱曲，不質直，不清透，都屬念佛人應該擯棄的不良習氣。

這樣的習氣有何種危害呢？一個人如果心是質直無偽的，那麼即使此人有各種不好的習氣毛病，但卻是完全暴露在大眾的眼光下，有自尊心的覺醒，總是不至於太壞。可是當一個人心是隱曲的時候，在言也善好、行亦端正等一派美好面目的掩蓋之下，心中的貪婪、嫉妒、算計、惡毒等通通都看不見，這些心靈的毒瘤便可肆無忌憚地瘋長，甚至扎根到心肉中去。陽光照不到的地方，陰暗的角落，長出的多是有毒微生物。

「誦念思惟」十條中其他條條都可以做得極好，但很可惜，都只是一場表演而已，因此人心中是隱曲的。為什麼要這樣隱曲為之？其本質還是諂曲，想要藉此得到別人的認可、肯定、讚美，甚至由此換來的名聲和利益。

人心中一旦有所求，為了達成一個目標，便甘於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了。

人如果坦誠直爽，即便是淺薄，但也很可愛；人如果心中諂曲，即使淵深，但總讓人不願靠近。像魯迅說的：「一條小溪，清澈見底，即使淺吧，但是卻淺得澄清，倘是爛泥塘，誰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淺呢？也許還是淺點好。」

不得不說，中國人是極其擅長行諂曲之事的，始終在國內生活的人，大概感受還不那麼明顯，對比國外人的簡單、質樸、直接、單純，中國人的諂曲之心真是到了令人訝異的程度。我曾對此百思不得其解，中國文明幾千年都沒斷啊！古人也都講：「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但怎麼就……

後來忽然想到，這大概也正是和中國幾千年的聖賢教育有關。古書上多是教人做聖賢的，但越到後世人的根機越趨下，也就越來越做不到，雖做不到，環境要求他必須變成聖賢，怎麼辦呢？只好就裝聖賢，於是中國自古便出了很多偽聖賢。偽聖賢們自然也收了很多徒子徒孫，長此以往，從皇臣到庶民，皆能習以為常，中華文明沒斷是沒斷，但有些內容已然異化了，過去是值得稱道的，現在反成了一個民族的劣根性。而西方國家基督教主張「性惡論」，申說每個人都是帶著原罪來的，而這原罪以自己的力量無論如何

也是洗不淨的，只有依靠上帝。既然承認自己是罪惡的，當然從個體上來講也就無需遮遮掩掩，無需擺出一副善人賢人模樣，展露真實的自己就好，如此反而看上去真實自然。

女人跟男人比更擅長諂曲，大概女人天性更注重外在吧，喜歡穿美麗的衣服，穿漂亮的鞋子，愛打扮，描眉鋪粉等等，女人除了愛打扮自己有形之身體，當然也愛把自己打扮成人見人讚、人見人愛的模樣。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男人因為心中有求之心很重，為了達到目的，有時也不惜軟化膝蓋，其實也並好不到哪裡去，同是虛假諂曲，男人、女人之原始動力之源有點差別。

諂曲的對立面是質直無偽，真實自然。「直」和「真」只差兩點，兩個字還真是大有關聯，一個人活的真，就一定會直；反過來，一個人很直，也一定比諂曲者要真。心中真實直爽，人看上去才會自然，也才能夠得到眾人打心深處的喜愛，一個不真不直的人，任他再怎麼會說話，會辦事，甚至很會說佛的話，做佛的事，也讓人覺得俗氣得很。

人能夠毫無諂曲之心可是大不容易的，但貴在明理，且不斷朝此方向努力。河北肉身不壞的香河老人周鳳臣臨終前留給兒孫五句話作為遺囑，第一句話便是：「走到天邊，也要說話口對其心。」可見得菩薩修行也不出其外。

俗諦是真諦的自然流露，念佛人對彌陀救度的切實感受產生的反應體現在生活上，即是俗諦的內容。而同時盡量地落實俗諦，也能夠助成真諦。人若能盡量地「不懷虛假，不行諂曲」，可更真實地面對彌陀，直納彌陀願心，也將得到更多受用。人若諂曲成性，免不了念佛做樣子給大眾看看，做功德給大眾看看，內心的猶疑貪戀藏在深處，不能暴露在同行善知識眼前，眾人想幫也幫不了你，到了臨命終時，方才暴露出問題所在，那可真要給「念佛人」三個字抹黑了！

出乎自心與入乎他心

最近寫的幾篇文，引來了好多「好奇貓」，紛紛悄悄私信問我：「哎，你說的文人是誰呀？」「哎，你說的把因緣當借口的人是誰呀？」「哎，……」

我的回答是：我寫的就是我自己啊！

問者表示不相信，覺得我是在有意搪塞。

其實真不是搪塞，裡面寫的就是我自己。

比如《文人學佛之慎》，這篇純是自我省察而有感而發，我就是太把文字當回事，我就是言高於行，我就是習慣於看輕別人的文字，這些習氣有些是過去的，更多的則是現在還頑固地存在著的，有些是明顯能看出來的，有些則是自己以為消弭了，然而觸境逢緣卻意外瞥見：原來還是老樣子！一點沒有改觀。

至於說「把因緣當借口」，雖然更多的是批判眼前所見，但其實自己何嘗不是有意無意地說「佛話」氣到別人呢？就在寫這篇文的前幾天，一個蓮友問我一個事，我一時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話來回覆，隨口脫出一句：「隨緣吧！」其實本意就是在找借口敷衍。後來這位蓮友看到我寫的這篇文後，終於敢吐露實情說，當時聽到我說「隨緣」兩個字，心裡拔涼拔涼的，很是不舒服。

所以，我寫的很多文字是從觀照自心而來的，自己的錯，自己的痛，自己的毛病習氣，自己的教訓與經驗，自己一時對某事的感悟感想，將其寫出來作為自省與梳理的過程，更作為一個提醒和警醒，雖然這個過程有時很痛苦，但於我而言，為文不關乎自己的生命與靈魂，便覺毫無意義。這樣去寫，即使沒有人讀，我的目的也達到了；若有讀者得益，那便純是我額外所賺的外快。

時間一長，我便發現，越是追蹤自己的心，觀照自己的心，以自省的心情真實地面對自心，解剖自己，研析自己，這樣的狀態下所出的文字，也越顯得自然、顯得真切，越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更撥動讀者的心弦。我的看法是，所作一切文章，必先感動自己，說服自己，才可能感動別人，說服別人，所謂唯有「出乎自心」，才能「入乎他心」。像我寫的《文人學佛之慎》，此篇自察之心著力最深，昨天發現竟被神不知鬼不覺地轉發到了鳳凰網的佛教頻道。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眾生一體，萬物同根」，自己的心其實也是一切人的心，一切人的心，也與自心無異。忘記是西方哪位哲人說的話了：「要想了解別人，只需看你自己的心，要想了解你自己，只需看眾人的心。」

要幫忙解決別人的問題，反而首先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當你真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時候，同時也具備了幫一切人解決同一個層面的問題的能力。

凡事為對方設想

師父曾講過一個關於他母親的故事，說一天下地幹完活回家，忽然發現家院子裡有人偷西紅柿，原來對方是一個同村人。一般人碰到這樣的情景，肯定要大喝一聲，抓個現行，好好教訓一番吧！可是師父的母親卻不僅佯裝作沒看見，而且悄悄地退離院子，讓偷東西的人趁機翻牆溜走了。事後師父問母親為何不抓住對方，母親說：「若抓著了對方，對方會多難堪？都在同一村住著，再見面多尷尬呀！偷幾個西紅柿事小，名聲搞壞了，影響人一生呢！」

當時我聽了這個故事很感動，這不就是《宗風·俗諦》裡說的「凡事為對方設想」嗎？人們在普通情況下，設身處地地為對方想一想，或許並不難，然而倘對方侵犯到自己的利益時，此時是否還能站在對方角度考慮呢？恐怕多數人早已在怒火與惱恨中，只想著如何將對方打倒了，因為對方不倒，我的利益即受損，我的利益高過一切人，至於對方如何，那早不是我考慮的範圍了。

「凡事為對方設想」，簡單一句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可是真能這麼做的人，依我看，不管事情是大是小，總能折射出人性中許多光輝，真讓人眼前亮亮，心中暖暖！

那麼，凡事為對方著想的人，身上有哪些光輝呢？

其一：反映出一個人心量很大。

睚眦必報的人，必屬心量狹小之人，這樣的人，很難讓他為對方去著想什麼。

如何看一個人心量大小，大約看一個人如何對待傷害自己的人，即可測知。自己受傷五分，反過來瘋狂追抵，若不使對方受傷十分，心絕不解恨。此種人，心量最是狹小；自己受傷五分，報之以五分，你我扯平，互不相欠，這樣的心量較普遍，可說多數人皆然；自受人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默然受之，不宣不怨，這種豁達心量，殊為難得稀有；自己受到別人傷害，想到傷人者當下心即堅硬，心性扭曲，當來苦果亦必自親嘗，由此反為對方感到難受，憐惜對方，愍傷對方，盡自己最大努力，讓對方情緒平息，不使對方難堪，事後有緣，對方需要幫助，絲毫不計前嫌，努力幫扶，如此心量，乃具盛德者方能為之。

其二：反映出一個人很寬容。

但凡要為對方著想，心中必裝著對方，而對方是千差萬別的，如此，要容人的心足夠大，才可時時處處如此。

能以寬容待人的，總是讓人很感動，心生敬意。

其實，習慣於站在對方立場考慮事情的人，才能寬容。人有時不能寬容，不就是太拘泥於自己的立場、視角嗎？不就是未曾真正站在對方立場考慮嗎？

娑婆世界，誰都不容易，誰都是中了三毒的業力凡夫，毒性一發作，誰都會像一頭醉象亂踩亂衝，難

以自抑，故而誰都需要被寬容。一個人想要被寬容，就得先從寬容別人做起。

其三：反映出人心的柔軟。

一個從來不考慮別人感受的人，心性一定是堅硬的，剛強的，甚至是冷冰冰的；而常常心中想著對方的人，心中一定是慈柔的，舒展的，溫和的，像一塊玉一樣，無怪乎孔子把有德君子比喻為玉。

柔軟讓這個世界不冰不硬，減少了太多傷害。如同小時候玩的碰碰車，怎麼撞也撞不壞，因為外面有一層軟軟的車輪塑膠。

若要讓世界溫柔待你，首先得讓自己的心柔軟下來，你的心堅硬，世界就堅硬，你的心柔軟，世界就柔軟。

《往生論》中講到極樂世界的觸功德成就，用了一句「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這樣的世界，正是阿彌陀佛柔軟心成就的啊！佛準備成道的時候，魔王率領魔軍向佛萬箭齊發，結果一支支箭在射向佛的空中就變成了朵朵蓮花，銳利堅硬的毒箭靠近佛即變成可愛美好的蓮花，佛的心多麼柔軟啊，柔軟的力量又是多麼強大啊！

其四：反映出人很有愛心。

有心量，是因為有愛心；能寬容，也是因為有愛心；愛心即是柔軟心。心中愛對方，故能容納，能寬容，心中慈軟。所以，以上都是來自於愛心。愛人如己，這是一切德的總源頭。所謂愛心，在佛教即是慈悲，在儒即為仁。

人只有在深愛對方的時候，才能忘掉自己，自己的私利，自己的執見，統統可以忘掉，因為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全對方。

其五：反映一個人很有智慧。

為對方設想的人，一定是有智慧的人。首先能如此用心，就是一種大智慧，能站在對方立場上想得周全，更是一種智慧。

孔子有一次下雨出門，要借傘，一個弟子說可問子夏借，孔子說不可以問他借，問為什麼呢？孔子說：「子夏這個人比較吝嗇，我若朝他借，他若不借給我，人就會責怪他不尊師重道；他若借給我，他一定會心疼。所以，不能問他借。」

孔子為子夏著想的過程中，既顯示了孔子超強的洞察力，又顯示了完全接受子夏吝嗇的心理，不僅接納，而且盡量保全，孔子作為老師，為學生子夏想得多麼的周全，這難道不是一種智慧嗎？

又，梁啟超說：「所謂會說話，就是心裡裝著別人。」我覺得梁概括得非常到位，比如今書店裡鋪天蓋地教人說話技巧能力的書，都要概括得精準而實用太多。一個人若心裡裝著別人，自然知道該怎麼說話。很多時候我們不懂說話，本質其實是我們心中沒有太裝著別人。

總之，「凡事為對方設想」，簡單一個心行，其中蘊含的深義太多太多，無法一一舉出。

其實，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我們不都是對方的對方嗎？若對方凡事能為對方的「我」設想，我是不是很舒服暢然？若對方凡事不能為對方的「我」設想，我又作如何想呢？

由此想到《論語》裡兩段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其恕而已矣。」

孔子有一天對曾參說：「參啊，我所說的大道，其實是有一個能夠貫穿所有始終的。」曾子回答說：「是的。」孔子走後，其他弟子問曾子，曾子就說：「老師的一以貫之的道就是寬恕而已。」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一天問孔子：「老師，有哪句話可以一生奉行不變的呢？」孔子答道：「一個字，恕。將對方當成自己一樣看待，凡事為對方著想，自己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要強加給別人。」

過去我一直不太理解，最近這麼一琢磨，這一個「恕」字，可不把很多道理都貫穿起來了嗎？

欲守大體 先識大體

北京一冬天沒下雪，冬去春來，前幾天準備迎接百花綻放的時候，反而下起了雪，這可把廣西來的排版師小韋感動得都要哭了。

開始以為是意思意思，沒想到一天下來，雪越下越大，當然溫度也一下子降了好多，因為要去書屋，本來已經放進衣櫃的棉襖又趕緊拿了出來。

我一邊瑟瑟發抖，一邊想：冬天溫度下降，春天溫度上升，這是大的趨勢、總的趨勢，雖然降中也會有升，升中也會有降，但大的趨勢一定是冬降春升。

上人說：守大體，有分寸。我說：要守大體，先要識大體。

大體是升，即使升中有降，也要做好升的準備；大體是降，即便降中有升，也要做好降的準備。不可見升則逐升而動，忘記降的總體，見降則逐降而動，忘記升的總體。

判斷萬物運行趨勢如此，看人也如此，看人要看大體，看主體，看本質，主體是真誠的，不必因為些微虛偽，而全盤否定其真誠的主體；主體是發心為眾的，不必因偶爾私念，而否定其發心的總體。

但人的心理就是這麼多不理智，非常容易被近處的東西影響或阻礙，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以偏概全，以點害面，以局部否認總體。

對人總不能太苛責，應該允許其前進中有稍許後退，上升中稍有下降，真誠中稍有虛偽，發心中稍有退轉……金無足赤，人無全人，誰都得承認自己實是罪惡生死凡夫，凡夫又何苦為難凡夫？

這不，雪停了，五天過去了，暖氣停了屋子，竟然暖意盎然起來。

欲給人接受 先接受他人

與對方想法不同，意見不一，生活習慣有異，性格不合，便武斷地認為自己天生是對的，對方生來便是錯的，甚至毫無理由地看對方不順眼，進而否定對方，排斥對方，指責對方，討厭對方，躲避對方，真是愚癡的想法，荒唐的做法。這樣只能讓自己退藏於孤立的小島之上，四海茫茫，無依無靠，心門緊閉，既不透風，亦不透光，心縮成一團，躲藏在心房陰暗潮濕的角落裡，煩惱每日叢生，生活之路越來越窄。

要知道，「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沒有任何人是你心之外的人，也沒有任何人不是你自心向外的一個投影。換句話說，沒有任何人不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排斥對方，就等於排斥自己；否定對方，就是在否定自己；厭嫌對方，就是厭嫌自己；躲避對方，其實是在躲避自己。

我們的心本來如虛空一樣廣大，可是因為虛空中充滿了「我」，空間都被「我」給佔據了。不能接受別人的地方，恰是「我」字深深盤踞的地方，也是心中需要拓展的空間。「我」太多，多得跟眾生都隔離開了！

與眾生隔絕的心，是多麼地無力啊！《華嚴經》說：「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生命之樹得不到眾生的滋養，葉是黃的，枝是枯的，也難結出碩美的果實。總之，「小我」越來越大，「真我」就越來越小。

其實，「真我」一定是毫無揀擇地接受一切的。

天空因含納萬物，故能成其大。風雨陽光，霧靄塵霾，皆無揀別地接受。

大地因承載萬物，故能成其大。善人惡人，鮮花糞便，大地皆無揀別地接受。

阿彌陀佛若不是無揀別地接受罪根深重的我們，我們豈有任何其他的出路？我們是煩惱厚重到諸佛世界都難容受的眾生啊！

人難道不應該效仿天地之德？難道不該以阿彌陀佛接受我們的心，來接受我們的「難兄難弟」？況眼前之人與事，果真如心中所認定的那般嗎？難道不會是自己知見不正、想法不對、性格乖左，然後在強烈的我執作用下以自為是、以人為非嗎？

接受眾人，眾人才能接受你；抗拒眾人，亦必遭眾人之抗拒，此是永恆不變因果之常理。

凡夫在事上雖做不到徹底地接受一切，但總要明白這個道理，知道哪個方向是對的，哪個方向是錯的，不至於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讀《感恩的能力是一種核心競爭力》一文有感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是耶魯大學校長彼得・沙洛維在2014年畢業典禮上的演講，題目是《感恩的能力是一種核心競爭力》。坦白地說，像朋友圈裡這樣的雞湯式題目幾乎每天都能進入視野，開始我並沒太在意，但關掉手機後，這題目自顧自地從腦海中一遍遍升騰而起，「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論語》），題目就很讓人回味了，於是我很快又重新打開手機看了一遍。雖然文章顯現的中美文化背景差異不小，但還是發現裡面有很多給人啟悟的智慧之語。

以下粗列幾條，並加數語評論之。

一、表達感恩的能力，不僅是社交禮貌，也是一種核心競爭力。

這麼說似乎有些功利色彩，但客觀事實確實如此。一個「感恩心貧瘠」的人，我執過於堅固，往往視他人的幫助與「好」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這樣的人本質是孤立的，是「失道」的，「失道者寡助」；反之，習慣於感恩一切的人，我執淡薄，視一切外緣——無論人事逆順，皆為感恩的對象。如此，感恩的心便成為個體連接世界的紐帶。「萬物一體」——這原本就是法界實相，此其謂「得道」，「得道者多助」，當然做一切事皆易成功。故而說感恩是成就事業的核心競爭力，一點也不為過。

當然，此處的感恩宜出乎自然，倘為成功造作出的感恩，或人為地、短暫地將「感恩」作為達成某個目的的一個手段，均不在此列。

二、感恩促使我們反思作為主體承擔者的局限性。

確實如此，感恩的當下，同時顯示了個體的軟弱，顯示了個體主控範圍的局限性，然而，這一事實豈不是再正常、再正確不過了嗎？只有幼稚且自大的人才會認為：我是圓滿的，一切都牢牢地在我的掌控範圍內，我不需要任何外緣的幫助。

愛因斯坦說：「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別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份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的東西。」一個對人類發展作出極大貢獻的大科學家尚如此思維，何況普通人？也許，也正是愛因斯坦能這樣思維，才會成為古今罕見的科學巨匠吧。

可惜，人生來就是傲慢的，「貪瞋癡慢疑」，這是人作為一個人的五種根本煩惱，所以，骨子裡傲慢的人類，生來便不那麼習慣於感恩，這是很可悲的。

三、當我們心存感恩時，就很難同時感受到妒念、憤怒、仇恨等負面情緒（會比一般人更幸福）。

感恩的情緒是良善的，是順乎法性的，如同太陽。太陽一出，不平，憤怒，怨恨，嫉妒等等一切負面情緒的陰霾都會散去。

一個人在感恩的當下，是知足的。而知足是一切幸福的基石。

一切摧毀幸福的心行幾乎都與不知足有關，再說穿了，也就是都與貪慾有關。

一個生活在「恩」的世界的人，他生活的四壁是光燦燦的、暖和和的，充斥著幸福的自由空氣。

四、心懷感恩的人很少妒忌他人，願意幫助人；感恩能拓展人的思維；這些都是習慣感恩的人何以容易成功的原因。

內心寡恩的人，對世界是冷漠的，以自己的得失為全部，故而焦慮，緊張，不堪重壓，更由於冷漠，孤立於人群之外，難以得到別人的幫助，即使偶爾得到別人的幫助，一副「你幫我是理所應當」的嘴臉，讓施恩之人心冷傷神，不得不永遠遠離之。

對「恩」的存在的感受力是一種能力。人其實本來就生活在恩的世界裡：天地父母不生我養我，我即不可能行走在這個世界；師長朋友不教我信我，我即不可能有當下的一絲毫能力；古人的慈悲智慧，佛所顯明的真理，若無代代人傳，我便茫昧如地上一隻昏昏蠢蟲；順境和樂，嬉恬自在，逆境磨挫，砥礪心志，催人成熟，如此如此，皆當感恩啊！

恩，本來就在那，端看一個人是否能感知到這一切，若心麻木，便會「身在恩中不知恩」，如龍樹菩薩所言「惡中之惡，不識恩分！」

知恩，感恩，報恩，此是人面對恩的三步心行，若開始便不知恩，後面一切也便免談了。

習慣於感恩的人，心中不只有「我」。而人面對壓力，心中裝著的人數和壓力是成反比的：心中裝著的人越多，壓力越小，心中裝著的人越少，壓力越大。同時，人心中裝的人數與行動力、創造力、拓展力則是成正比的，心中的人皆轉變成一個人抗壓與前進戰鬥的鎧甲。心中裝的人越多，人越願意為之奮鬥，乃至全身全情地投入，隨之而來的便是源源不竭的創造力。

五、感恩帶來幸福，給予越多，得到的越多。

因果不虛，因果不爽，自然如是，老子兩千多年前就在《道德經》裡說了：「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不為自己積聚積藏什麼，他只是盡可能地幫助別人，給予別人，給予別人越多，自己反而越豐多。

所以，除了知恩感恩報恩，人還要多施恩。施恩越多，不但不少，反而得到越多。

《大經》說：「無量壽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無窮無極，深大無量，不可勝言。」阿彌陀佛越布施越多，越多越布施，以至於最後成為「光中極尊，佛中之王」。

六、念佛人來說，最應知恩。

溺水之人，被人救得一命，尚銘記膺懷，念念不忘，況彌陀救我的，乃是本應萬死千生輪迴中無盡之命；彌陀所免我的，乃是本應無量大劫中受地獄劇惡極苦之刑。

不僅如此，釋迦佛與一切祖師善知識勸誡之恩，等與彌陀同，若非他們，雖有彌陀而不知，則與沒有同。

今錄善導大師有關感恩法語如下：

努力努力，勤而行之，常懷慚愧，仰謝佛恩。

自信教人信，難中轉更難，大悲傳普化，真成報佛恩。

得免娑婆長劫苦，今日見佛釋迦恩。

得生淨土報師恩，相續念佛報師恩。

特蒙知識釋迦恩，唯知慚賀釋迦恩。

碎身慚謝釋迦恩，碎身慚謝報慈恩。

長劫讚佛報慈恩，長時長劫報慈恩。

報佛慈恩心無盡，念報慈恩常頂戴。

漏福之心洞

千萬不要以為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自己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應得的，也千萬不要以為別人對你任何的好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即使你認為這東西是靠我自己努力賺得的，即便你曾經也對對方好，現在似乎是得到一種回饋罷了。

這樣想，你就錯了！

要知道，即使是微塵大小的事情，背後都有無量因緣交織而支撐著，少了其中任何一個微細環節，都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並且，萬事皆一期一會，此一期過了，再不會重來。

要知道，人家對你的好，完全是出於其內心的善意與慈悲，我們沒有任何資格要求人家無償奉獻過來，我們應視其為意外、額外的禮品，感恩之，珍視之。

科學家愛因斯坦說：「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份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

作為佛教徒的我們，且不說上百次地自我提醒，是否偶爾也作如是想呢？

當下你所享用到的一切，都是過去積累的福報住持的結果，倘福報流失殆盡，任你如何努力也得不到的。

麻木而驕慢地以為一切本屬自己應得，這樣的念頭，就是足以讓過去所積攢的福報迅速漏盡無遺的心洞。

莫把「因緣」當借口

不知從何時起，我一聽見有人說「因緣」兩個字，頭就有點大。

「你什麼時候做這件事啊？」

「看因緣吧！」

問的明明是一個非常具體、非常實際的問題，一句「看因緣」不僅巧妙地繞了過去，還化之為一個似乎形而上的話題。讓你不禁猛地閉嘴——呃，還是說說「詩和遠方」吧，別這麼實際了。（這是用因緣敷衍談話，障礙有實際意義的交流。）

「這件事真的要做嗎？」

「當然啊，因緣到了啊！」

決定要做某事，完全不必寫什麼《可行性分析報告》分析內外部環境、主客觀條件等，也不必陳述什麼理由，甚至不必與人有任何的商量溝通，一句「因緣到了」，勝過所有分析判斷、討論研究，讓你沒有任何參與討論的機會，更沒有反駁的餘地。（這是用因緣取代思考，跳過縝密理性的分析。）

這還算好的，有的人直接還把「佛」推出來：「佛安排的！」潛台詞是：你還想怎麼地吧？

「這事還是堅持一下吧，很快就能見到成效了！」

「算了，隨因緣吧！」

明明是恆心不夠，不肯堅持到底，卻拿一句「隨因緣」「隨緣」來搪塞，掩蓋凡夫那顆淺薄善變的心。（這是用因緣掩飾放任，庇護凡夫「自我」的不堪。）

「這事失敗了，得分析分析錯在哪啊？得論定一下是誰的責任吧？」

「不必了，都是因緣啊！」

得，「因緣」成了頂包的了，大包、中包、小包，都來吧，反正全是「因緣」惹的禍。（這是用因緣替人受過，混淆是非對錯的溫床。）

在這種強大的邏輯中，人永遠都是對的，因為人總是按「因緣」辦事呢！錯的永不是人，永遠都是因緣。甚至還有更簡單粗暴的——「沒有對錯，只有因緣！」只消此一句，人的責任便推得乾乾淨淨。

佛教團體做事緣何有時反比不上世間周全可靠？依我見，佛門責任意識太淡薄，也不知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總是看似智慧地搬出「因緣」搪塞了事。

我有時真心不愛跟有些佛教徒說話、共事，話也不能好好說，正常人的思維也不具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真夠累人的！有時跟普通人交流還更舒服一些——更踏實、實際。明明是凡夫，句句是佛話，凡夫咋就不能好好過凡夫的日子呢？咋就不能按凡夫的正常思維生活呢？

「看因緣」，最終還是看自己，看自己心情，看自己的算盤怎麼打，看怎麼弄才對自己有利；「因緣到了」，其實還是自己想做某件事的心意到了，本人就是「因緣」，誰也擋不住；「隨因緣吧」，其實還是隨自己的心意！「都是因緣啊」：與我無關哦，不要把責任扣在我頭上！

看看凡夫這是有多油滑，在「因緣」這麼高大上的擋箭牌下，可以完全按我心意行事，事情成了，全是我的功勞；事情敗了，全是因緣的錯，與我完全無干。

其實「因緣」二字談何容易，是那麼容易說出口的嗎？沒有究徹萬法因緣的慧眼，如何「看因緣」？如何「隨因緣」？更如何敢以「因緣」評定一件事？萬法緣起如因陀羅網，層層無盡，相互交織，錯綜複雜，遠不是凡夫可以知曉的。

佛在世時，一次一個老人家來僧團求剃度，佛不在，早已證得羅漢果的弟子們用神通觀察，發現此人八萬大劫內沒有種半點佛法善根，故而一致判定其無出家因緣，於是將其拒之門外。後來佛回來了，佛以佛的神通觀察，在八萬大劫前，此人是個樵夫，一次打柴，碰見老虎，驚慌間上樹躲避之，順口唸了一聲「南無佛」，由此善根故，可堪出家，後此人果然證阿羅漢果。當初要是徹底隨了阿羅漢的緣，豈不是少了一人的得度因緣？由此可見，阿羅漢尚遠不能徹知一切因緣，何況我等具縛凡夫？

佛說：「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眾生起碼達到「無我」，才敢說徹底隨因緣而動。但存「我見」「我執」，都不可能完全依因緣行事。人卻喜歡以「因緣」二字來維護堅固的「我執」「我見」：明明在「攀緣」，卻說是「隨緣」；明明在「結怨」，卻說在「了緣」；明明是「惡緣」，卻以為「善緣」；明明是「逆緣」，卻說是「順緣」……

「一切凡夫，惟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於人」（《大涅槃經》），眾生只能看到有形的果，看不到果背後的因緣，如同狗只能看到石頭，看不見扔石頭的人。這實在是眾生的常態，雖是念佛人，但往生前都在這樣的狀態之中。

好在淨土法門可以讓我們安於這樣的狀態，既是凡夫，那就好好過凡夫的生活，踏踏實實按人道法則做事即可，「盡人事，聽佛命」，豈可倒置過來拿「因緣」作「不盡人事」的借口？

下次我要是再聽見誰隨便說「因緣」這兩個字，我說不定會劈頭蓋臉道一聲：「說人話（不要說佛話）！」別怪我沒提醒哦。

小註：

因陀羅網：即帝釋天之寶網。其網之線，珠玉交絡，以譬物之交絡涉入重重無盡者。《通路記》曰：「忉利天王帝釋宮殿，張網覆上，懸網飾殿。彼網皆以寶珠作之，每目懸珠，光明赫赫，照燭明朗。珠玉無量，出算數表。網珠玲玲，各現珠影。一珠之中，現諸珠影。珠珠皆爾，互相影現。無所隱覆，了了分明。相貌朗然，此是一重。各各影現珠中，所現一切珠影，亦現諸珠影像形體，此是二重。各各影現，二重所現珠影之中，亦現一切。所懸珠影，乃至如是。天帝所感，宮殿網珠，如是交映，重重影現，隱映互彰，重重無盡。」

一定不要「一定」

昨晚與佛善通電話，電話一接通，便覺她的聲音有點不對，似是剛哭過的，沙啞、低沉，滿滿的委屈，與平時她輕快、活潑、陽光的聲音截然不同。

仔細一問才知道，因為工作上的一點問題，生了點小煩惱，聽她描述事情的整個過程，由於各自領域不同，我自然是不懂，聽起來也是蠻量的。

但到後來，我忽然注意到，她始終反覆用到一個詞——「一定」。

我果斷打斷她的話說道：「你哪來的那麼多『一定』啊？你一定不要有『一定』的想法，也一定不要用『一定』的說法。『一定』一定會讓你痛苦、煩惱！」

她聽完，開始一怔，轉而又破涕為笑。

這一連串的「一定」一定讓她好玩又有理，有理又好玩。

我繼續說道：人的一切煩惱都和這種「一定」的心態有關，人的心如果是一隻小鳥的話，本來這鳥可以在無限廣闊的天空中自由翱翔，可是如果人心起念——「一定要如何如何」，這「一定」便製造了種種透明的玻璃框壁，鳥兒一定要飛向西，便一定要撞到西壁；一定要飛向東，便一定要撞到東壁了，南北上下，亦復如是。透明的玻璃窗對鳥兒來說是個災難，因為牠辨識不清，不知道透明的玻璃不是空氣。我在悟真寺就親眼見過一隻鳥兒誤飛進廳裡，壁面都是大塊玻璃窗，飛起來被撞，撞完了再飛，最後活生生地撞死在裡面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娑婆世界的本質是無常。所謂無常，說白了一句話就是：沒有什麼「一定」之事，一切都在變化，瞬息不停，沒有什麼事能夠絕對地按照我們的意志變化。

以「一定」之心，面對這「無定」之世界，結果一定是被「一定」之透明玻璃窗碰得頭破血流。

所以，要收起你這顆「一定」之心，口中也不要輕易吐出這兩個字。

人活世間，這樣也可，那樣也可；今天也可，明天也可；這裡也可，那裡也可；多也可，少也可；成也可，敗也可……一切皆可，一切也無可無不可，苦樂順逆，一任前緣。

這樣的悠遊任運心態對於一般人來說並不太容易，但對於念佛人來說應該不難。

世界上其實只有兩件事是一定的，如果能認識到，就自然能契入這樣的心態。

哪兩個「一定」呢？

「不念佛，我一定會下地獄！」

「若念佛，我一定能往生極樂！」

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麼一定之事了。

能夠在心中常常思維這兩個「一定」，心自然不在娑婆——「心神早送歸安養，此地空餘鏡裡身」，既然是鏡裡身，便是「穢土假名人」，既然是「假名人」，又何必太當真？人身都是假的，身外之物又有哪樣是真的？往生之前，大家不過演場戲罷了……

說這麼多，總結起來，其實就一句話——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一定不要『一定』」……
一定要相信我的話，哈哈！

為「學問」申冤

有人看了師父的開示，說學問能夠扼殺人的心靈，於是便拒絕讀書、學習；不但如此，甚至見了讀書多的人也心生厭嫌，面露鄙夷：「這是一個被扼殺掉心靈的人，切，我才不要靠近他勒……」

如果這樣的道理成立，豈不是世間不學無術之者，文盲白丁之輩，其心靈境界都超過飽學之士了？可是這與事實並不相符啊！

殊不知，師父這麼說其實是有其特指的對象的，這句話是特指一班不善為學之人，徒用頭腦研析鑽究，不善用心體會，唯在邏輯、概念、觀念所堆砌的圍城裡打轉，甚至以學凌人，驕慢自矜，如此自然心塞智堵，缺乏靈動與活力，精神境界反不及常人。故而師父純以一種以偏糾偏的表達法來警示之。

然而其實學問本身有何錯？學問的內涵就包括事實和真理，事實和真理怎麼會有錯呢？錯在人不善用心而已。「學問」真成了冤大頭！

在我個人的印象裡面，反倒是學問越深越廣，人格也越高尚，內心的境界也愈廣大，甚至心思會變得單純、清透，超脫種種世間功利俗氣，幾近於道，這樣的範例從古至今很多很多。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巧言令色」之者，卻多半是出自不學無術之輩。

人的心靈的高度、深度、自由度其實取決於內心的所緣境——也即內心世界所裝的東西。正如曇鸞大師所說的：眾生以國土量為心量。國土廣闊，心量自然也隨之廣闊，而國土有有形國土，也有無形國土。在這個地球上，60多億人同樣在一個藍天下、大地上，但其實每個人的內心豐富度並不是一樣的。除了感官所知的世界，更多的空間是無形的知識與學問幫助拓展開來的。

程頤曾說：「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學問增進則見識增進，見識增進則心量升進。心量不同常人，涵養易自不同常人。中國有一個詞叫「學養」，即學問和修養，二者是不可分的，有什麼樣的學問，必然有什麼樣的修養，學問和修養絕對成正比關係（當然此處前提是如法追求學問）。

愛因斯坦說：「用一個大圓圈所學到的知識，但是圓圈之外是那麼多的空白，對我來說就意味著無知。由此可見，我感到不懂的地方還大得很呢。」一個人學問的半徑越長，圓周也就越長，也就由此越能曉得自己的無知，像蘇格拉底說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如此，一切眾生天生即帶來的無明驕慢之根本煩惱才能為之降伏，謙則受教有地，謙遜是一切美好道德的根本，沒有了謙虛之心，一切修養道德不過是山上的水，一滴都留不住，自然淌下山去。誠如《易經》云：「謙者，德之柄也。」

孔子深明此理，不僅自己作出了很好的示範，年十五即有志於學，且在一生教學過程中，處處強調學習的重要，故而《論語》開篇即是「學而」篇，《論語》裡曾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各個行業的工匠借專門製造東西的作坊來完成他們想要做的東西，君子也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完成其道業。

有人說：「老子不是說要『絕聖棄智』嗎？不是『為學日增，為道日損』嗎？」但老兄你別忘了，老子曾經可是周朝國家圖書館的館長，當其世之書必定是無所不讀、無所不知。人若不學，「為道」何以要損，「為道」究竟該如何損，恐怕都不知道，更不曉得從何處下手！

學習的好處

人才不是憑空產生的，無疑乃從學習而來。佛教的教主稱為「本師釋迦牟尼佛」，佛教徒又稱為「學佛人」，從「師」「學」這樣的名詞中，可明顯感受到佛教更應是一個學習型的特殊人群，對於任何一個未成佛前的眾生，學習都應是持續不斷地保持的行為和心態。經中記載釋迦牟尼佛前生為菩薩時，為求一偈，身燒千燈；玄奘西行求法，歷盡萬難艱辛，只為取經、求學；「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為心中未悄然」……古往今來，數不清的菩薩先輩們做出了令世間人也為之深心尊仰、動容落淚的學法之表率。

然而，學習畢竟是一個人孤獨探究的過程，是要坐在冷板凳上，付出足夠的心力和腦力的，可能對於很多人而言，這意味著無盡的枯燥與乏味。

「人心趨下流」，潑出去的水，自然向下，人要墮落是極其容易的。而學習本身是往上的，是要對抗一些生來的習氣的，學習遠不如和新老朋友聊天舒適，遠不如做一場法會熱鬧，遠不如到處「考察空氣與食物」更有興味……

其實果真能學進去，學習的樂趣也很多。

學習讓我們不局限於感官所接觸的世界，不局限於有限的知識空間；學習讓我們生活的心理空間更為廣闊，對事物的了解更加精準、透徹，增強辨別真偽的能力；學習讓我們心力與思維張力更加強大，增強做事過程中所需要的觀察力、判斷力、決斷力、毅力、忍耐力等等；最重要的是，學習可以墊高我們腳下的高度，藉著佛祖先賢的肩膀，我們看得更高，望得更遠，心量為之大開，視野為之提升，心胸更開放，包容度更強。

以上這一切，足以讓我們的生活更優雅，更安和，更有味，更有內涵，更充滿意義。

以上還只是就學習產生的效果而論，而學習的過程也並不像一般人想像那麼乏味：或被精闢的析理折服，或被美好的表達而感動，或被全新的理念觸動，過去久郁之疑結頓然開朗，或糾正了長久來的錯誤認知及錯誤理念；而對專業的學習，則隨著逐漸深入，愈深入而愈見其瑰奇，甚而一通百通，由深妙之理貫通眼前一切之人事物，變得極其富有智慧。

於我個人而言，我的感受是，學習最大的好處是幫助我認識到自己。認識自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鏡子裡的我和真實的我，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臘神廟上鐫刻著一句話即是「認識你自己」，這是人類流傳久遠的哲學命題。

人若不學，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原來是渺小的，自己原來是微不足道的，自己原來是罪惡的；而自己究竟渺小到什麼程度，罪惡到什麼程度，如果不靠一面學習的鏡子，絕對難以有一番徹骨徹髓的認知。

也說「不願為伍」

早上看豐子愷先生的一篇散文，裡面有這樣一段：

我十年前曾從弘一法師學佛，並且吃素。於是一般所謂「信佛」的人就稱我為居士，引我為同志。因此我得結交不少所謂「信佛」的人。

但是，十年以來，這些人我早已看厭了。

有時我真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與他們為伍。

因為這班人多數自私自利，醜態可掬。非但完全不解佛的廣大慈悲的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謂不信佛的人深得多！

哈！眼前不覺出現一個個老頭的形象，也正像豐子愷的漫畫一樣：斜睨著眼睛，歪努著嘴，不屑地瞅著一群市僧氣十分跪在佛前的信徒們，老頭嘴巴旁邊冒一個氣泡出來，裡面有一句話：我才不願與你們為伍哩！

我原來特別愛看豐子愷的漫畫，尤其是一系列的《護生畫集》，也很喜歡他的散文，很有趣；後來我聽佛意說，他翻譯的《源氏物語》也特別經典；他還把他自己寫的《西洋美術史》贈給魯迅先生，前幾天還在國圖看到了他親筆寫的贈簽原物。可見得，豐的藝術、文學、學術、翻譯造詣都很深呢。

豐子愷與弘一大師的緣分很深，尤其被人津津樂道的是兩人合作的一系列《護生畫集》，我也強烈地感到這部書對於提倡戒殺護生、改善世道人心、傳遞慈悲仁愛的精神都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但我偶然有一次讀到豐的一篇散文，裡面寫到他一家人圍坐一起吃蝦和蟹的場景，當時心裡甚是不解，這老人家不是一直提倡吃素護生的嗎？怎麼裡面寫的一家人吃得熱火朝天的，吃就吃吧，為何還要寫出來？寫就寫吧，似乎還配了畫，畫裡蝦蟹在籠屉中，一家人圍坐在旁，真是讓人無語了。查一下寫作年代，應該是他晚年的光景。

如今對照前面的一段話（說那段話的時候，我推斷大概是在中年），大概好理解了，說不定，他就是以此來廣而告之：「大家都來看看，我豐子愷不與你們吃素的人為伍啦！」如果說前面還只是懊惱，這下則已經就付諸實踐了。

很正常的心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人們喜歡和自己相應的人群接近，乃至融合，就像前幾天在書屋碰見的一個天津中醫藥大學畢業的小伙子，他說之前在「豆瓣」上找了很多北京共修佛法的地方，總是覺得不相應，大概也是不願為伍吧，但是一來到書屋就覺得特別相應，特別親切，第一次來，一個人看了一個下午的書，第二次來，直接參加了七點淨修，平生第一次念佛，就一氣念了一個小時，念完身心怡悅，說第二天還要來。而人們一旦對於眼前的人群牴觸或不接受，自然就想遠離，不願為伍，因為一旦與之為伍，豈不是自己就成了自己當初牴觸甚或厭嫌的人了？特別是當想到：別人也會

以自己鄙夷這個群體的心情鄙夷自己的時候，那是一件多麼丟人跌份的事呀！於是趕快澄清劃線：「我可不是這類人哦，不要把我與這類人相提並論！」名聲名節重要，別的都不重要。

可是，果然別的都不重要嗎？在我看來，若心中真能視眾生命如己命，物我同體，就算與俗人為伍又怎麼樣？殺生（直接殺，間接殺，見殺隨喜）的果報可不管你是與誰為伍就繞著你走，果真業力現前，那時方知，名節根本一錢不值！再者，吃素首先是不負己靈，讓自己良心安和，而不是要給大眾看，試圖說明我是屬於哪一個人群，彰顯自己是什麼品味的人。學佛修行完全是自己的事，與他人何干？

愛好名聲，是古往今來知識分子的通病，對於他們而言，世間萬事皆無足輕重，惟名最重，人可以為一切死，但名必須保住。

知識分子若學佛，第一應先磨這個習氣。

此外，豐先生的眼界只盯住了社會上一部分信佛之人，怎麼不看看自己的恩師弘一大師？不也是吃素的嗎？民國時代高僧很多，大居士也不少，不都是蔬食終日，乃至盡形？與弘一大師、印光大師等為伍難道很沒面子？

而且，若依我的想法，這個群體越是這等的低俗、市儈，我倒反而要將吃素進行到底，不但要堅持吃素，還要讓天下人都知道：「我豐子愷就是吃素的，怎麼了？」如果社會上出現一千有品位、有見地、有學識、有修養的人都來說「我就是吃素的！」那麼吃素這個群體在世人眼中觀感不就改變了嗎？越是為保名聲劃清界限，紛紛登出吃素隊伍，這個群體不就越是被他人瞧不上了嗎？

寫到這，忽然想起一件事。曾經在受戒的戒場上，一個同戒法師萬千感慨地對我說：「早知佛門如此，我才不出家呢！」大概因為戒場來受戒的人天南海北，各種人等都有，尤其很多經懺和尚摻雜其中，不免看見不少打擊人佛法信心的場景，心中自然不願與之為伍。我回說：「我跟你想法正好相反，我早知佛門如此，我提前幾年就出家了！」他表示不解，我說，就像夜已經很黑很黑了，這時候一個火柴走過來說：「早知夜這麼多黑，我才不做火柴呢！」於是自折火柴頭，這個世界除了少了一根火柴，夜還是依然黑。這時有另外一個火柴走過來說：「夜這麼黑，大家都燃燒自己吧！」於是萬萬千千的火柴聽到呼聲，同時燃起，本來黑的夜，在一個範圍內亮如白晝。如果好的出家人越來越多進入已有的出家隊伍中，出家人在世俗人眼中觀感不就變了嗎？如果好的出家人都因為不願與原來的出家群體為伍，那佛法豈不是越來越衰？對方聽了，覺得有理。

由「重慶公交車墜江」想到的

今天新聞上看到重慶萬州公交車衝到江中的視頻，伴隨著視頻裡人們恐怖的尖叫，我不由心頭一緊，頭皮發麻。

前面本是乘客與司機間很普通的一件爭執，最後竟然釀成一件驚世駭俗、舉世矚目的悲劇，這真是駭人聽聞，不可思議！

女乘客起初或許只是火星般的瞋意，然而，在完全不知克制的情形下，點燃了司機心中的瞋火，兩火相燒，語言暴力、肢體抗擊，遂成為了燥乾的柴火，任由二人心中的瞋火熊熊燃燒。終於，車子衝到了江中。不知道，冰冷刺骨的江水能否將二人的瞋火熄滅呢？只是，與兩人沒有任何瓜葛的十幾位旁人悉數成了瞋心的陪葬。

這事讓我不自覺地想到了去年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的那一幕，親人間爭執之下，一人命喪虎口，一人身受重傷。不同的是，重慶是兩個素不相識的人，北京則是母女至親；相同的是，都是怒火中燒的兩個人。

按說，怒乃人身七情之一，本屬正常，不知從何時起，瞋心竟和人命離得如此之近？

如果說這兩件事純屬偶然，那麼前段時間上海寶馬車主被電動車男奪刀殺死的慘景呢？當初一氣之下殺了自己一個宿舍四個人的馬加爵呢？事實一再地提醒了我們：瞋心，有時離死亡，真的只有一張紙的距離。

佛說：「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人在大怒之時，智商為零，理智靠邊，往往會做出一些極端的做法來借此洩恨，卻不知這些極端的做法會給自己的身心帶來極端的困擾，甚至會斷了自己的性命，有時還會搭上別人的命。無怪乎古人早有忠告——盛怒之下，勿做決定。生氣的時候最好悶頭睡大覺，什麼也不要做，也不要見人，也不要說話，更不要做任何決定。

過去讀孔子對顏回的評價，誇讚這個弟子是諸弟子中最好的，怎麼說是最好呢？因為顏回「不遷怒，不貳過」，過去怎麼也想不明白，僅僅是「不遷怒」就禁得住孔子這麼高的評價嗎？現在才想到：一個人能在發怒時，不轉移到別的任何事、任何人中，是多麼不容易啊！要能夠徹底「無遷怒」，其實是需要一個人足夠的智慧學養、恭謹的行止、仁愛平和的性情、廣闊的胸襟氣度作為支撐的，這不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嗎？君子種種的德完全具足了，才在外相上表現一個「不遷怒」，這是大不易的。

天底下人沒一個不知道生氣不好，但天下沒一個從來不發火。沒辦法，瞋怒乃一切眾生煩惱，三毒之一，曠大劫來，不曾擺脫一時一會，如同木有木性，隨時點燃，隨時起火。貓生氣會叫，狗生氣會跳，人在嬰兒時代就因為被人搶了奶瓶氣得哇哇大哭。已經證得阿羅漢的舍利弗尚因為佛誤會批評他食「不淨食」，賭氣發願從此再不接受別人任何供養的食物。

若欲斷瞋，先要斷貪。瞋心本質是由貪心引發的，貪執的東西無法得到，或因某人某事阻礙了得到的過程，於是便發瞋心。人所貪執的東西有二種：一種是知見，一種是外物。常人只追蹤想得到的錢財名位

等等，卻比較容易忽視對知見的執著，其實也就是自己的一套道理，凡符合我的理的，我便接受，凡超出我的理的，我便難以接受，甚至大為光火。比如女乘客所貪執的即是「司機應在我前一站忘下車的情況下放我下來」這樣一種知見。這個執著的結果無法讓司機接受，於是瞋心大發。重慶人脾氣火爆，一有情緒，便發於外。不同性格的人生氣表現不一，有人鬱結於心，外表平靜；有人怨露於外，但尚能克制，不致傷人；有人則如山洪暴發，不搞一番破壞，則心絕難平復。

佛教以戒定慧來對治貪瞋癡。表面上看，戒對治貪，定對治瞋，慧對治癡，其實三者緊密關聯，並不能截然分開。如，貪念減弱，少欲知足，則自然心中靜定，不易起瞋；而能夠認清少欲知足的道理，則又須一定的智慧；當然，能保持心靜平和，無瞋無惱，則本身就有益於得到深妙的智慧；智慧若能再深，則可自見貪念、瞋念虛妄無實的本質，也就自然「離幻即覺」「狂心且歇」了。

大乘佛法「六度」裡又有「忍辱」對治瞋心。比如女乘客認為中途給下車才是對的，現遭到了不合理的對待，自受其「辱」，假如她是大乘菩薩，先應「忍」下來。不同的修行境界對「忍辱」的要求不一。初心菩薩能強力壓制住就算是不錯了，其實這還遠不是真正「忍辱」的內涵。真正的忍辱是不生一絲嫌恨之心，反起慈悲憐憫之心，覺得對方很可憐，一切都是因果業力的推動。若徹底站在對方立場考慮，則知對方也不是故意的；即使是故意的，按照因果律，對方將來要承受不好的果報，故而是值得憐憫的。想到這些，心還會那麼剛強嗎？還會「一心只願對方死，不願對方活」嗎？

大乘佛教裡對「忍辱」非常看重，如《四十二章》經說：「能行忍者，方可名為有力大人」，《六度集經》中說：「夫忍不可忍者，萬福之源也」。忍辱成了一個人所有福報之源，這真是值得好好思量的。

佛說：「常行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捨中。」（《華嚴經》）

我們這個時代，這個國家，這裡的人們，真真太需要一顆「柔軟心」了。一切的矛盾、衝突、人禍，乃至犯罪，無不是又剛又強且硬且冷的心拋在瞋火之中，「辟里啪啦」地釋放著毒氣。這毒氣隨境轉成乖戾氣、躁狂氣、冷漠氣、殘暴氣、殺伐氣……讓這個世界的人每天生活在恐懼不安、人人自危的憂患中，嗚呼哀哉，實可痛心！

人們的浮躁、易瞋，也與人們的信仰缺失有關。人有信仰，則同大樹有根，其精神生活便是整束且豐盈的，情緒不輕易起波瀾，所謂「水深則流平」，人也容易謙卑，人能謙卑，心自柔和。反之，器小易盈，心中若只有這個世界這麼幾件事可追蹤：工作、房子、家庭、孩子……當然要時時「喜怒畢見於色」了，萬事動則牽心，受阻則瞋，甚或為之拚命，因為這些是他生活的全部。

再進一步，若人能念佛，知十萬億國土外有極樂世界，棲心於彼，自然可對娑婆世界看淡看輕，整個社會就會像高壓鍋立即加了放氣閥，一切由這個世界相爭、相占所引發的壓力會隨之洩出，想必這一招就可以讓很多很多這樣的悲劇避免發生了罷？

漫談無常

「無常」這個詞，通常會給人感覺不好的印象，因為世間人總覺得「常」才是美好的，動不動口中就掛著「永遠」「永恆」「至死不渝」等等的話，這大概也是佛性的依稀顯露，因為佛性本真常。

據說在今天山西的一些地方，「無常」還作為「死」的代稱。比如當地人要表達「我家大伯死了」，就會說「我家大伯無常了」。不用說，對這些地方的人，「無常」更是充滿晦氣不吉利的代名詞。想起來也無足為怪，世界上最大的無常無過於生命個體的死亡，尤其對於嗚呼哀哉的當事者，更是如此，因為一命休則萬事休，一命休則世界休。

我上大學時也算是聖道門的「聖鬥士」了，為了防止自己淡忘死亡大事，集體宿舍床邊牆上貼了個大大的「死」字，雖然招來很多人的反感，但我還是堅持不摘。每天對地獄輪迴恐懼得不行，常常想：自己真的能活得過下個月嗎？誰能給我這樣的保證？於是食堂卡裡存錢絕不超過一個月的錢數，買任何東西也從不考慮長期性，現前有用的就夠了，萬一有些東西買了用不上怎麼辦？我把我身邊所有數字都改作4——電話卡（那時沒有手機，都還是路邊公用電話）密碼改成十個4，飯卡密碼設成六個4，銀行卡密碼也是六個4，後來手機號也專挑「4」這個數多的，生怕自己忘了「死」這件事。我要用種種辦法警示自己：「死」就在身邊。所以，那時的念佛真的可以用「爭分奪秒」來形容，所有能逃的課全部都逃；任何妨礙念佛的事全都取消，每天幾個小時的定課，雷打不動。

有人說：「這樣活得豈不是很悲慘？」確實，因為往生看不到希望，內心深處極度焦苦。然而如果從身心淺一層的生活感受而言，那幾年過得真是非常自在。

人生的一切煩惱，看起來有千萬種模樣，本質卻無非是三句話：一、對過去不肯釋懷。二、對未來心懷憂懼。三、在每個當下都活在過去與未來的「掛礙」之中。

而「無常」的道念能夠徹底粉碎凡夫以上的凡情妄執。無常感有多深，粉碎得就有多徹底。什麼過去事、未來事，倘拿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八個字面前，都能算得了什麼？想到明天我就死了，有什麼難以放下的事、難以放下的人放不下？我那時經常被同學問：「啊？這麼重要的課都不去上？」我苦笑了一聲：「不好意思，實在是忘了。」我想不通：何以一堂課、一次考試就能成為他們心目中天大的事情。

人總是為杳不可知的未來籌劃很多。然而，第一，未來一定會沿著你預計的過程展現開來，甚至是一定不會同你的想像一致；第二，你不知道自己壽命能否延長到那一天。佛教提倡學人要有無常感，包括對生死的無常感，對世間幻滅的無常感。人若真的具足無常之道念，會得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人生體驗，甚至做人做事的思維方式都要產生翻天覆地的巨變。從內心深處便會湧出源源不竭地想到擺脫輪迴的求道的動力，以及超越世俗無意義的表象的動力。

一般人看《紅樓夢》，看到賈寶玉窺破無常而出家的大結局，覺得是個悲劇，王國維說其乃悲劇中之悲劇。我卻覺得是個很圓滿的結局，因為賈寶玉出家，代表了主人公覺知無常，並將要結束這一切無常的開始。

具有無常感的真念佛人，乃世上一等一灑脫之人

問：

我很討厭無常，也很不喜歡無常感，我想盡一切辦法消除無常感，我希望能做一個沒有無常感的人，做一個對人生、對未來永保希望與熱情的人，這樣可以嗎？

答：

01

首先糾正你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說到無常都是不好的。佛教的無常觀是對一切萬有現象的客觀描述，是說眾生之生滅心所招感之生滅世界，遷變不息，剎那不停，或生住異滅，或成住壞空，或生老病死，統皆屬於無常的範疇。宇宙萬有中，有老病死、愛別離等不好的同時，也有「好」的無常，比如我們心情抑鬱中，若沒有無常，豈不是一直苦惱下去了？又比如我們遭遇一件不幸的事，若沒有無常，豈不是永遠都沒有了轉機？正是有了無常，才有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正是有了無常，才有新陳代謝、推陳致新……這些都是無常積極的一面，無常就在我們身邊、身上、乃至心中，剎那不離，「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

佛經云：「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任你是誰，也擺脫不了無常的束縛。

講無常好與不好，不過都是站在眾生主觀角度來評判，本質來說，無常並無所謂好與壞，事實如此，法爾如是。

02

當然，佛教是出世法，倡導眾生出離六道，成就佛教，故而說到無常時，多從呵勸的角度重點說無常煩惱、劇苦的一面，以勵出離之心。尤其對於無常之極致——死，更是大說特說，比如：「人命危脆，朝夕有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比如：「無常念念至，恆與死王居。」比如：「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概你所說的不喜歡、想消除的對象應專指這一類無常吧？

03

想消除這類無常感，有兩種辦法。第一，掩耳盜鈴法。把眼蒙起來，把耳堵起來，不看不聽，絲毫不措意於胸。《法華經》中有一「火宅喻」，豪宅中大火蔓延，馬上就燒燬梁屋了，幾個孩子渾然不覺，對他們而言，絲毫體會不到「無常大火」，因為幾個人圍成一圈，在地上玩蚰蚰，各自沉浸其中，不亦樂乎。不同的是，經中頑皮的孩子們因為無知，故不覺；「掩耳盜鈴」的人是明明知道，不願覺，以為不聞不見便能躲避無常的侵襲。據說商業樓都沒有四層，因為見四便想到「死」，真是「大怖無過死」，世間人駭之，欲避之之心，可見一斑。第二，直面慘淡人生法。知道無常，正視無常，直面無常，進而去尋找解決

無常的辦法，這樣的人堪稱人類中「真正的勇士」，因為他們「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04

那世界上究竟有無解決無常的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法藏菩薩曾有願：「一切恐懼，為作大安。」佛教的最最可貴之處，在於它既揭示問題，同時又給予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僅如此，佛教還給了所有人——無分上中下根，都能做到的方法）。

佛說世界是無常的，同時還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個世界無常（欲知此理，可詳研《大乘起信論》）。不僅如此，除了無常的世界，同時也有「常」的境界。諸佛涅槃四德（常、樂、我、淨）第一德便是「常」，又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眾生無始劫來，虛生浪死——被無常所縛，正是妄心逐妄，生滅不已的結果。若能即生滅而入真如，頓歇狂心，自然菩提心現，無常化沒，真常現前。

05

掩耳盜鈴屬自欺欺人之舉，最終還是淪為無常的階下囚；直面無常，運用佛教給我們的從無常入真常的方法，挫銳解紛，方為有智之舉。諸法雖多，八萬四千，審時度機，無如念佛最靈、最速、最穩。極樂世界「建立常然，無衰無變」「快樂安穩」「隨意自在」，是「常、樂、我、淨」的世界，是與無常永久絕緣之所。

06

是不是念了佛，就不需有無常感了呢？非也，無常觀是修習佛教的基本道基，不拘於某一宗派。無常是娑婆本來面目，念佛確讓我等面對無常心安無懼，然而畢竟未到西方，幻質仍處娑婆魔鄉，若視無常如兒戲，不驚不怖，如呆如木，如此則道基損塌，厭離心馳，念佛全無動力，甚至貪染娑婆，久之因循世故，不知不覺滑下願船，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07

況，無常感並不同於畏懼感、憂慮感、不安感。無常感，是個體對無常世界的敏銳覺知，進而感受其存在。若對其無可奈何，自然有畏懼有不安，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解決之，則伴隨無常感同時生起的則是安心感、喜悅感、滿足感、幸福感。無常感越深，後之四感同時也有多強烈。

若念佛人有無常感，卻不能同時生起安心、喜悅、滿足、幸福，便應仔細考察自己內心對彌陀究竟有否信順，信順多少。

08

具有無常感的真念佛人，可說是這世上一等一幸福之人。娑婆原來的一切無常，皆成為「園林遊戲」之林泉草木，對世人執著至死之物，念佛人因為對無常有感，故不爭、不搶、不慕、不戀；一般人難以放下之人之物，念佛人因對無常有感，故棄之如敝履，拋之如涕唾；普通人難以忍受、接受之事，念佛人因對無常有感，故視之如家常，懷之如己身，不怨不惱，無驚無怖……總之，念佛人如雲，山高難礙；如風，無物能繫；如光，給人溫暖光明；如江，雖九曲八彎，唯奔向彌陀願海，無物能擋！

故，具有無常感的真念佛人，又可說是這世上一等一灑脫之人。

人生是苦，念佛真樂

不管信不信佛，大概所有人都會講一句話「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幾乎是能代表佛教的一句經典台詞。最近佛教界也風行一本書《苦才是人生》，作者是索達吉堪布。總之，佛教似乎和「苦」這個字有著緊密的聯繫。

我們人生在世間，都不想苦，都想得樂，但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苦和樂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如硬幣，想要完全脫離苦，單純來談樂，是不可能的。世間往往福禍相倚，苦樂相依。

逃避苦，並不能得到樂，逃避苦往往需要面對更大、更久、更深的苦，唯有正視苦，面對苦，解決苦，才能得到真實徹底恆久的樂，佛門常講「離苦得樂，拔苦與樂」，可見得佛教正是這樣一門解決苦的學問。

對於我個人而言，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生命，圍繞著苦，我覺得內心中經歷了七個步驟：覺苦，知苦，了苦，更苦，息苦，斷苦，無苦。

第一，覺苦

人對苦的感知力的確有別，有人麻木，有人敏銳，有人終其一生都處苦而不知苦；有人經歷了大半人生，嘗遍了世態炎涼才曉是苦；而有人年輕時候敏銳地感知到人生是苦。比如曾經的悉達多，身為太子，身處王宮，最極五欲橫陳的生活中，但仍能窺探到苦的本質；一般喜歡哲學、宗教、藝術的人多有此特質。

我算比較驚鈍，也比較幸運。19歲那年，高考失利，沒有考上，壓力很大，加之身體病痛的折磨，感覺到人生活在世間太不容易了，那時長期失眠，常常通宵不能入睡，睡不著時常常在月光下寫各種各樣的文字，詩、散文等等，幾乎全是倒苦水。

然而，比身體、心理更深、更折磨人的苦，是心靈上的苦惱，心靈上苦什麼呢？一個青春期的年輕人，面對紛繁複雜的世界，覺得人生沒有了方向，人存在究竟有什麼意義？以往的世界觀、人生觀遠遠不能給我一個完滿的答案，固有的思想大廈完全顛覆了。說「大廈」有點誇張了，但我的確讀過很多關於人生、人性的書，也用稚嫩的腦袋很深入地思考過，甚至研究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陶醉過尼采的超人哲學、強力意志，迷戀過老莊；對於我這樣的人，信仰的問題不解決，簡直會瘋掉，這是年少的心靈開始覺知世間的苦。

第二，知苦

《聖經》講「苦惱的人有福了」，人有苦惱，就像身上的肉裡紮了一個刺一樣，總是想盡辦法要將它拔除。

這樣我便到處尋找：什麼才能息掉這樣的苦？一個偶然的機緣，讀到了佛教的書，我開始被佛教說理的精闢，框架的嚴整，思想的嚴密所吸引，這些完全是世間任何的書籍所沒有的，我在讀佛書的過程中感

受到了「法喜」，心靈一次次得到清涼與安慰；我直覺到：這才是我要的！

從佛書中，我才知道，原來人生本來是苦，娑婆世界即是堪忍世界，忍什麼呢？忍受眾苦。而且，從佛的教言中我還知道，我從前所感知到的所謂的苦，其實根本不算什麼，那些還都只是苦的影子、苦的氣味，真正的苦遠沒有嘗到、觸到。

第三，了苦

這裡的「了苦」不是「已了」的「了」，而是我心中下決心要與苦做了斷。

佛說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是了苦的方法，但我經過細細了解，反覆地思量，覺得淨土法門才是這個時代、我這樣的根機所能做得來的，且也能夠成功的法門；佛都說了：「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佛言不可信，誰言可信？

於是，從此時開始，大概20歲吧，我便每日念佛。

第四，更苦

這就奇怪了，佛法是讓人了苦的，怎麼念佛了，還更加苦了？在座諸位是有福報之人，可能不太能體會到我這段心路歷程。

因為那時學淨土還不曉得要門、弘願，也不知道純粹的淨土法門是怎樣的，所看的書都是告訴你怎樣精進地念佛用功，達到「一心不亂」（指修持功夫上的「一心不亂」）、功夫成片、夢寐一如等等，都是在說「你怎樣怎樣就不能往生」，從沒有人告訴我說「你當下這個樣子念佛就可以了」。

所以，我念佛可說是拼過命的，怎麼拚命呢？那時已經上大學了，大學管理也比較松，我就常常逃課，跑去念佛。念了一天的佛，回宿舍睡覺，經常感覺胸中空空的，氣虛得不行。因為我喜歡出聲念，耗氣太嚴重了，每天吃飯、念佛、睡覺，念佛、吃飯、睡覺，甚至有時候覺也不睡，晚上跑到操場念佛通宵。因為我常在同一個地方一個人繞圈念佛，很多陌生人過來關心我，問我是不是失戀了，是不是有輕生之念，真讓人哭笑不得。

這樣子的用功，結果是什麼呢？是越來越覺得沒有希望。

人不用功不知道，一旦用功就會知道自己真的是罪惡纍纍，一文不值，毫無修行之力，起惡造罪真的是如暴風驟雨一般。人不用功時，思想念頭統統是朝心外去的，觀照的都是別人的對錯。當心迴光返照，檢視自心時，特別是當這種觀照力比較深入、精細時，就會體會到《地藏經》說的「起心動念，無不是罪」。

學佛前，不知輪迴還好，只知今世身心之苦；不知地獄還好，只求過好今生也罷；不知極樂還好，西方那麼好，真心願往生，卻用盡渾身力量也達不到，這豈不是更苦？加之無常感、生死緊迫感、罪惡感、無力感、彷徨感……百感交集，此時感覺比前之痛苦實在百倍而不止。

第五，熄苦（熄是熄滅的熄）

前面的用功念佛，經歷了大概有三年。三年後一個偶然的機緣看到了淨宗法師的書，當時一看到師父的書就覺得不一般。當世所有法師的書，沒見過有誰像師父這樣把淨土法門說得如此清晰、透徹、明明白白，沒有一處矛盾不自洽，沒有一句猶豫不肯定。我幾乎是一口氣看完了《淨宗略講》《唯說念佛》《念

佛勝易》這三本書，感動莫名！頓時從前煩惱的熱火被彌陀的大悲甘露熄滅許多。

我好長一段時間都處於極其亢奮的狀態，四處打聽收集南寧念佛人的感應與往生實例，對照這些感應事跡，感覺到只有弘願寺這一系列的書才能將這些事相背後的原理說得完整、清晰、透徹、理事相符，其他的說法，總是覺得有隔膜。

激動之餘我統統記錄下來，寫成文稿投到弘願寺網站。也因為這個因緣，師父知道了我這個人，陸續才有了後面的因緣。

第六，斷苦

斷苦是指將來臨終時，彌陀來迎，輪迴總斷。雖還未發生，但卻是可以預見到的，因為這個法門是「平生業成」的，雖還沒有真正的臨終，但往生決定。輪迴之苦必了斷，正覺之花終要開。

第七，無苦

往生之後，自然無苦，如經中說的：「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人都是厭苦求樂的，甚至不要說是人，螞蟻都知道避苦逐樂，這是一切有情眾生的基本趨向。

世間人往往以苦止苦，從苦入苦，好比本來人渴了，卻端起鹽水喝以求解渴，卻是越喝越渴；而阿彌陀佛卻為我們早已準備好了極樂世界，往生之前的念佛也是瀟灑快樂的，所以念佛人真正是從樂入樂，從明入明。

從我的這段經歷，約可以知道，苦是入道之本，小乘四諦苦、集、滅、道，首要即便是苦。苦是助道之緣，如果不是苦，很難有這樣強的修行動力。

世間法常說：「吃苦即是了苦，享福即是消福。」但我認為，如果不能以苦為師，以苦入道，由苦助道，恐怕吃苦也是了而未了。因為輪迴不出，未來之世，誰能保證不造新殃呢？

有人也許會問，「佛教講人生很苦，是不是太消極了？」

我說，不是消極，恰是積極，人只有體苦、覺苦、知苦，才會尋找解決苦的辦法；人若處苦而不知苦，還竭力用五欲之力麻痺自己，讓自己暫時忘掉一絲苦，可說太不清醒了，等無常一到，糊里糊塗到地獄受無盡苦，便悔之晚矣。

念佛自然五福臨門

念佛人自然得五福臨門，何以見得呢？

我們把古人說的五福的次序倒過來一下，逐個來說吧！

一、善終

念佛人得善終，這幾乎是毋庸置疑的，且是容易得到公認的，現今在佛教興盛的地方，很多醫院都知道設定念佛堂、往生堂等等，很多臨終關懷研究部門還會將其設為專題研究項目，因為人們在實踐中發現，念佛確實能讓病人走得沒那麼痛苦。

念佛人得善終，也是古今無數人親證了的，確鑿無疑。許多聖道修行的高僧或許有走得不甚瀟灑者，然而普普通通的念佛人自在往生的案例卻比比皆是。

按照唯識宗的說法，人在死亡時往往經歷三個階段：明了心位、自體愛位、亂心位。念佛人都是在明了心位就往生了的，也就是說是在其意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情況下隨佛而去的，這豈非最大的善終？

而古今更有預知時至者、身無病苦者、無疾而化者、天樂鳴空者、異香滿室者……這樣的命終之善相，真可謂是善之極也！

有其事必有其理，道理何在呢？我引述一段經文，自然就明白了。

《阿彌陀經》云：「其人（念佛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玄奘大師翻譯的同本經此處加了八個字：「慈悲加佑，令心不亂。」

死魔原是五種魔中最難應付的魔，念佛人卻輕輕鬆鬆將其徹底制伏，究其本源，其力量來自於阿彌陀佛，有了阿彌陀佛在念佛人臨命終時現其人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亂」，這才有了念佛人之善終啊！

二、好德

佛為德之極，念佛人口稱萬德洪名，源源不斷地攝取著來自十萬億國土外的彌陀兆載永劫修行的功德，故而既有好（hǎo）德，又能好（hao）德，念佛人不但自己決定當生解脫，也願與一切眾生同得解脫，所以會情不自禁地「自信教人信」。

世間人概有種種好德之心、好德之行，然總是不究竟、不徹底，或可助人一時一生，難助人生生世世。

善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中說：「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者，是名真報佛恩。何以故？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人天之樂，猶如電光，須臾即捨，還入三惡，長時受苦。為此因緣，但勸即令求生淨土，向無上菩提。是故今時有緣相勸，誓生淨土者，即稱諸佛本願意也。」

由此可知，念佛人之「自信教人信」，即是稱諸佛本願之行，世出世間思維遍，有什麼比教人成佛更

堪為「好德」之事呢？

同時，念佛之人被彌陀悲心感化，觸光柔軟，自然生出「彌陀如何為我，我便如何為人」之心，也自然身意柔軟，謙卑安和，絕對是整個社會中的正能量，人群中的清流。

三、康寧

念佛人念念稱名之間，消除無量宿現業障，當然也包括身心的業障，古今念佛愈病的案例實在太多太多，不勝枚舉，若是典型之因業病，效果更是立竿見影。

同時，念佛之人厭穢欣淨，「心神早歸送安養」，對於此濁染的娑婆世界只是淡然觀之，由此便也少卻了許多執著與痛苦，更少了許多怨恨惱怒煩，故而心境恬淡安和，簡單樸素，心緒安寧。

又，《十往生經》云：「若有眾生，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薩擁護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臥，若晝，若夜，一切時，一切處，不令惡鬼惡神得其便也。」

由此可知，念佛人佛光護佑，諸佛護念，天人禮敬，菩薩相伴，故而多平安，少災禍，康寧之福，不求自來。

四、富貴

念佛人倒不一定個個都是億萬富翁，也不一定個個是尊貴顯赫，但內在的富足顯貴卻是顯而易見的。

何以言之？

念佛人雖然放棄了整個娑婆世界，但得到的卻是整個極樂世界啊！

往生者，身體是紫磨真金色，身上的衣服比天衣還華美燦爛，飲食是盈滿七寶法器的百味珍饈，大地鋪滿了黃金，樹木都是七寶轉共合成，免費天樂時時為您奏響，撲鼻的香氣讓人開神悅體……

其實，即使是極樂世界八功德水池底一粒金沙，其價值實在都比地球上所有財富加在一起還要超過千萬億倍，何況其餘？

因此，念佛人太知足也太滿足了，佛說「知足第一富」，雖然身體還在娑婆，但知足之心足以讓每個念佛人即使家徒家四壁，窮得叮噹響，也自然展露著無比高貴無比優雅的氣質。

再說說念佛人的「貴」。善導大師說：「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也。」念佛人不但好，而且妙，不但妙，而且上上，而且稀有，而且最勝，這樣夠「貴」吧？

貴不貴，我們再來看看念佛人的朋友圈吧，如果朋友圈裡全是貴人，那說明這人也一定不會太平庸。

《觀經》說：「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怎麼樣？觀音、勢至都是我們的好朋友，《阿彌陀經》中更說：念佛之人「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一切諸佛都在念佛人的朋友圈內哦！翻開經文、歷史再一看，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天親……這麼多大名人原來都是我們的死黨。

縱然是一字不識、滿臉皺紋、吐字不清的鄉下撿垃圾的念佛老太婆，在佛眼中也是貴中之貴，無過此貴啊！

五、長壽

善導大師的《觀念法門》中說：「稱念阿彌陀佛、願生淨土者，現生即得延年轉壽，不遭九橫之難。」這樣看來，長壽、善終皆在念佛裡邊了。其實還遠不止於此。

念佛人實在是無量壽啊！阿彌陀佛曾發願說：「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命無能限量……」《無量壽經》說：「可得極長生，壽樂無有極。」

有人說：「那也是往生之後的事啊！往生前還不得一死。」前面說過，念佛人都是在明了心位中往生的，根本不經歷後面正常的自體愛位、亂心位等。其實也可說念佛人並沒有經歷一個完整的死亡過程，某種程度上也就可以說念佛人本身並沒有死亡這回事。當然，靈魂換一件衣服，過去的身體棄而不用，那是周圍活著人還看得到的，但對於當事者來說，其實等同於就是沒有死亡。

所以，也可以推論來說，念佛人當下就已經獲得了無量壽的生命了，這還不算長壽嗎？

結語

在這個五惡五痛五燒悉皆充滿的五濁惡世，眾生福報越來越見澆薄，靠凡夫己力，不要奢談賺滿五福，即使能圓滿一福都大不易。然而念佛人口唇微動的剎那，卻有「他力五福」從天而降，自然臨門，誠然不可思議。

細究其理，也不難理解。佛是兩足尊，福報智慧都業已達到圓滿，而阿彌陀佛迥異諸佛之處，在於他還能令每一個稱念他名號的眾生當下也具足和他一樣的福報與智慧，於是，念佛人得五福自然而然，得往生自然而然，得成佛自然而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說念佛人自然具足五福，其實尚是隨順世間的說法，念佛人具足的何止五福，乃是無量福啊，每個念佛人實實在在皆如佛讚歎觀世音菩薩的「福聚海無量」啊！

永遠有效

剛剛讓小韋上傳《淨土宗精要法語解》的PDF文檔到百度網盤。上傳好了，他從微信上轉連結給我看，打開連結，上面是檔案，下面左邊是上傳日期，右邊則是四個字：永遠有效。

心中不免莞爾一笑：「永遠有效？我看是開國際玩笑！要是網絡程序崩潰了，這『永遠』恐怕也就沒多遠啦！」

這世界上有什麼「永遠有效」的東西嗎？

這幾天口腔潰瘍得厲害，在書屋基本只跟人點頭，不說話。前天晚上讓佛光把搗好的五倍子粉拿出來，用筷子蘸著敷在潰瘍面上，我立馬手握拳頭，作好準備，忍受劇疼。因為根據上次經驗，這個藥末敷到潰瘍面上會短時間很疼，但疼過之後就會好很多，基本第二天早上就收口了。可是，這次敷上去竟然沒什麼感覺！該來的疼沒來（當然啦，第二天早上照疼不誤）。我到最後才反應過來：原來將藥碾成粉末不久後藥效即打折扣，甚至於無效。

看來藥物失效是如此的容易，當然更談不上「永遠有效」啦！

雖然中藥裡邊有那種時間越長藥效越好的，比如艾葉，古人說：「三年之病，以求七年之艾。」艾葉放時間越久越好。又比如陳皮，時間越久，效果越好，當然，藥價也就越貴。前段時間看一個新聞，說福建有一個地方存了清朝就留下來的陳皮，一斤陳皮竟拍賣了幾百萬人民幣。當年充其量也就幾塊錢的玩意，只是時間讓它增了值。

但是仔細想想，這些中藥大概也應該是在相對一個時間內越久越有效，很難想像一種藥物存一萬年之後，還會隨著時間增長而增加效力。

食物過了幾天就會發霉、變質，即使加了防腐劑，也堅持不了太久；房子過了一定的期限就會漏會裂，甚至轟然倒塌；人在青春時代像一朵花，光鮮美麗，轉瞬歲月就讓花枯萎了，醜態畢露……

唉！娑婆世界永遠都是被無常肆虐的世界，哪會有永遠有效的東西呢？

忽然又想起李元松講過的一句話，他說：「修行人講的話要像刻在銅壁上的字，永遠有效！」

當時看到，感覺說的真好呵！世俗之人，以妄逐妄，今日東說，明日西說，未免說了不算，算了不說，曾經以為的真理，轉瞬即被現實擊破，曾經以為的永恆，口才合上，便發現皆是小兒癡妄之言。

老實說，言語或文章是否能夠「長久有效」，是取決於這些話與真理的契合程度的，契合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夠流傳得久遠。至久至遠者莫過於佛之金口誠言，直可彌綸天地，貫穿一切時空，任人皆不可撼動一字一句，那是真正的顛撲不滅，真正的「永遠有效」！而我們這個世界上，不管哪一個領域，但凡能流傳千年萬年，常讀常新的經典，皆可謂與佛言有相契之處，正如經上說的「世間好語，皆出於佛」。

學佛人以佛言為依，雖不能出言即是千古，但可以無限接近於此，李的這句話正是鞭策自他，要以佛言為己意。

我們看古代祖師大德的著作，並不會因為離開了屬於他的那個時代，其言說便不起作用，便不正確。

相反，往往越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顯示出這些超一流祖師的遠見與智慧，留給後人無限的崇仰與驚歎！

落實到修行人個人身上，其言辭的「有效」時間，則與其修證境地有關，愈是修持好，現量境界高的人，愈是能夠說出耐得住時空考驗的話。

然而，在這個五濁惡世且又是末法時代，恐怕這樣的高人越來越少，少到只生活在我們的臆想、記憶和故紙堆裡了。

我們生活的環境之中，還有沒有「永遠有效」的存在呢？

我想還是有的，那就是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這六個字從十萬億國土之外的極樂世界飄來，不管什麼時代、什麼人、什麼因緣下碰到它，皆能「遇無空過」。今天稱它，今天有效，明天稱它，明天有效；人稱人有效，狗稱狗有效；心情好稱它有效，心情糟糕稱它也有效；專注稱時有效，散心稱時也有效；痛苦時稱有效，歡喜時稱也有效；有信心稱有效，無信心稱也有效；為善時稱有效，造罪時稱也有效；善人稱它有效，惡人稱它也有效；佛在時稱有效，佛滅後稱一樣有效；哪怕是到了萬年後的法滅時代，人人只有一肘多高，個個殘暴無情，互相戕害，殺人不眨眼，在那個時候，這六個字仍然有效，經中說彼時遇名號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這六個字真正是佛為眾生「永作偉大贈禮」！永不變質，永不衰減。它的「有效」又是如此的不可思議，它讓必墮者升，必苦者樂，必死者生還，必難者脫險，疲勞者休息，不足者滿足，輪迴終止，極樂成佛……

這樣的「永遠有效」，你要不要？

因為需要，所以相信，所以快樂！

今天有居士在微信上問我：看到很多人念佛念得非常法喜，我為什麼做不到？

我回答說：你必須要深深地感覺到，念佛正是你的生命所需要的，才有可能念得很法喜。

比如小孩子需要一個玩具，日思夜想，忽然爸爸下班回來的時候抱一個玩具回來了，小孩子看見了當然會歡喜到踴躍不已；比如剛結婚的小兩口需要解決住房問題，忽然父母親友都來幫助，總算付了首付，小兩口的欣喜之情也是可以預見到的。如果小孩子需要的不是玩具，而是蛋糕，爸爸雖然拿了玩具回來，也一定高興不起來，為什麼？因為所給的不是他所需要的。如果小兩口住房並不是問題，更想要一輛好車，那即使父母買了房送給他們，也不見得很歡喜，同樣的，因為所供給的不是當事人所需要的。

念佛也是一樣，如果一個人了解了宇宙人生真相，知道此生前後將有無盡的輪迴，劇苦慘烈，由衷地發起想要跳離輪迴的心之時，這時有人告訴他，只需要念佛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此人聞信的當下，必然如同經文上所說的：「歡喜踴躍」「至心信樂」。尤其是當這個人曾經歷經萬難，經歷了各種法門的試驗探索，最後皆歸於失敗，進入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此時若遇彌陀救度的法門，一定會悲欣交集，心中湧出無量的歡喜，自此之後的念佛，當然念得歡歡喜喜，自在在在。

如果念佛能解決的生死問題，並不是一個人真正從心底特別希求的呢？當然會念得無精打采，無聊單調，平時也就時有時無、若存若亡的。因為他心中並不十分關心生死輪迴的事情，他覺得事業更重要，兒女更重要，名聲錢財更重要，這些「重要」塞滿了他的心靈，心變得遲鈍麻木，輪迴的苦惱似乎和他並沒有太大關係。而殊不知，這些所謂的「重要」，在《無量壽經》裡說，統統屬於「不急之事」。有緣接觸到念佛，「反正大家都這麼念，我也這麼念，大家都說『生死事大，輪迴路險』，我也這麼說吧」。

有需要，當得到時，才會歡喜；需要的心越強烈，得到之時的歡喜也就有多強烈；倘沒需要，即使得到，也不見歡喜，只是拍一下眼皮看一下罷了，「熱鬧是他們的，跟我沒關係」。

需要同時也能催生信心，淨宗法師寫過一文《信是因為需要》，裡面說：「需要的人，他會找著去信，不需要的人，讓他信，請他信，逼他信，都不行。」信哉斯言！而信心，不正是歡喜的一個基礎嗎？

前段時間，書屋聚會，有人對著佛煜居士感歎：「真是佩服你的毅力與恆心！七點淨修幾乎每日必到。」北京的大冬天常常晚上零下十幾度，佛煜從家裡來坐地鐵也得四十分鐘，雷打不動，風吹不易，確實還挺讓人佩服的。

不過佛煜回答說，其實根本不需要任何毅力或恆心，她所以能堅持每天來，完全僅僅是因為她有這個需要。她覺得七點淨修的效果特別好，甚至覺得自從念過了這幾個月，她的性格都開始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人變得柔和、開放了，過去喜歡一個人悶悶地在一個角落，現在很喜歡跟人交流，心中常生歡喜，自己高興，看見的人也高興。她說真的感受到了什麼是水滴石穿，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安安靜靜、專心致志地念佛，這個念佛的力量會像水穿磐石一樣，逐日疊加，不斷地作用在心識之中。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念佛就對身心產生非常大的轉換調順作用。而越是感受到這種力量，她就越覺得心靈對淨修有

強烈的需求，於是每天一到傍晚六點多，自然就往書屋趕了。

我對佛煜說的話深以為然，很多事外人看起來似乎是極大的毅力支撐著，其實本質並不然，往往當事者其實反而是更需要當下做的事，外人看著苦，其實他樂在其中、欲罷不能呢！類似的問題也有人問我，說「你真有毅力，編輯部一做下來就是好幾年！」問者不知，比編輯部需要我更甚的，其實是我更需要編輯部。蒙受阿彌陀佛救度，晝夜思維如何報答，編輯部正好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平台，一面施我所長，一面報佛深恩，真個慶喜無極！

因為需要，所以相信，所以快樂！

學佛應理性

◇上人說，念佛人要理性、平和。

◇不理性的人，一定難平和；不平和之人，也一定缺乏理性。

◇人不理性，才會起情緒，面對阻力困境，瞋忿鬱悶、憂愁怨惱，心中不能通達之故也，若曉因緣之理、無常之理、苦空之理，便不會如此。

◇人不理性，才會自動放棄獨立判斷與獨立思考之能力，盲目衝動，遇事跟風，人云亦云。

◇不理性、不平和，不獨特指情緒失控等，盲目從眾，跟風因循，狂熱偏執，自大傲慢，非理交流等，統屬於不理性、不平和之範疇。

◇佛教是真理，是娑婆世界最大的理性之所在。佛是真理的顯現者，是慈悲與理性之極致。學佛反而棄絕理性，任由宗教情緒氾濫，方法路線一定有誤。

◇非是植根於理性之信仰必難持久。

◇理性不足者易被人利用，做出白癡也做不出的事情。十字軍東征時，羅馬教皇為發動戰爭煽動人心，揚言「參與戰鬥之信徒皆蒙上帝救贖」，狂熱失智之信徒紛紛入伍。當人人佩戴十字架的大軍殺進耶路撒冷城，面對無辜的市民，舉刀屠城之時，滿城地上鮮血沒過戰馬的膝蓋，這樣的戰爭竟然持續200年之久！如此人類歷史上罕見之慘絕人寰之事，竟是在上帝的「愛」的名義下為之，若其信徒稍有理智，何能輕易相信教皇如此無稽之談？

◇從理性精神的喪失，到盲從崇拜，再到狂熱失智，其實並沒有多遠的距離。

◇佛教有史以來都很和平，除了慈悲包容之精神，和其強調理性之精神有關？

◇佛教向來禁得起任何人的質疑與推敲，也從不畏懼外道的詰難，史上佛教與外道的辯論很多，多數皆以外道徒眾折服而歸入佛教為結果。

◇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精神的佛教徒在佛教造詣上也一定很難走向精深。真理，有時不是聽話兩個字就可以的，有些話，不只是拿出一個簡單的態度就可以。要想聽懂善知識所有的話，反而更多時候需要獨立思考，仔細推敲，使善知識所說法轉為自己的血液骨髓裡的東西。

◇聖道門極智慧了生死，淨土門還愚癡而生極樂，因此便推論出聖道門需理性，淨土門不需理性，實大錯也！此是就絕對真理立場而言，若在凡夫操作層面，擱聖道門，入淨土門；拋諸雜行，選歸正行；傍於助業，選正定業，無不是理性之抉擇；念佛人，一向專念，不為諸雜緣亂動，更是專復專稱名之理深植內心所能致者。

◇非從理性入淨土門者有之，往生者亦有之，然此類人有共同點，即其人非理性，亦非非理性，也即看起來沒那麼理性，但也沒有那麼濃重的凡夫情緒，接近八哥之狀，此即所謂「上智與下愚」之「下愚」之輩也。可惜多數人既非上智，也非下愚，中根之人最麻煩，非理即情，心思活躍，性多遷變，若不提倡如理信受，絕難一向專念到底。

◇善導大師若因循故舊，便不會挑戰智者、吉藏、慧遠這樣的佛教權威，詰難往古，斥諸大師思想中淨土之邪見，顯明淨土宗正意，楷定古今。

◇佛教，尤其淨土宗，絕思絕議，二乘叵測，唯佛明了，唯信能入。雖如此，卻不成為讓人棄絕理性的理由，念佛人應盡人道眾生理性之所能達之極致，古云「理明則信深」，得不然乎？

◇理不明則信難深，異學異解、別解別行之風稍一吹，淨土信仰之樹便連根拔起。淨土宗之大門，盲目者易進，盲目者也易出。

信仰不是打群架

宗文法師出家前講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信仰上的事，不是打群架。」

當時他講到這句話時，主要意在說明佛門中很多事情做起來，並不是靠人多就可以的，不是所有事都像拔河比賽，每個人力量可以相互疊加，這樣的情況只發生在純體力或技術要求不那麼高的工作上，比如搬東西，搞衛生，做大鍋飯，人越多越快也越省力。

比如一群學生的數學水平全都在小學水平，如果讓這些人一起來答一張高中水平的卷，肯定還是不能及格。富有創造力的智力工作，尤其不能拼人數，比如現在要寫一本書出來，三百個人裡面，倘無一人有相應的水平，你就是讓這三百人一齊想破腦袋都不行。釋迦牟尼佛之前所有哲學家、宗教領袖的智慧加在一起，也是絲毫不能和佛相比的。智慧這樣的事，根本不是能夠人與人互相疊加的。

民國時期楊仁山曾在金山寺面對三四百僧人賭誓：「你們中有一個人能寫一封三百字內文句通順的信，我寧願把腦袋擰下來！」果真就是沒有，因為民國時代出家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極低，文盲幾乎佔了一大半。楊正是有感於此，方奮發圖強，辦祇園精舍，辦金陵刻經處，廣泛傳播佛法。可惜當時他沒敢去靈巖山寺叫囂，即使那裡全寺只有一位僧人，他也不敢有些許造次，因為這個人是印光大師。

在信仰中，一個團體中最高位者的水平，決定了這個團體所可能達到的高度。換言之，一個團體所能達到的高度，並不取決於人數的多寡，本質是取決於最高位者本人的水平，也即是團體中的靈魂人物。憑此人，眾人足可以借其眼為己眼，借其耳為己耳，借其肩膀而望遠，借其頭腦而思考。

人多而不精的時候，有時反而倒會使團體運轉不靈，是非蜂起，掣肘滯礙，甚至管理失控，想做點事反而很難，外面熱鬧異常，裡面徒然內耗。

佛經句句不欺人

《往生論註》云：「凡心有知，則有所不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無知而知，知即無知也。」

近來師父又講到關於「有知無知」的話題，編輯部同仁們聽完法也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一致覺得曇鸞大師這段「繞口令」繞得人實在頭疼，一會兒有知，一會兒無知，什麼有知又是無知，無知又是有知……真是好生費解！

後來討論得有點難解難分，我不得不總結了一下：

說實在的，大師這些話真不是凡夫靠邏輯分別概念可以想得徹底清楚明白的，凡夫生活在「名」的世界裡，可是祖師描述的完全是超越「名」的境界，「名可名，非常名」嘛，大師這些話純是證悟者的親身感受，也就是說者的現量境界，凡夫也許只能在特別情形下稍稍體會一分半分，或許也只是個影子。

話說俺上大學的時候，有幾年念佛也是蠻拼的，別人是打佛七，我幾乎是打「佛百」、打「佛年」，一年中絕大多數都處於萬事不管、只管念佛的狀態，一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念佛，有些時候，會出現一些神奇的身心感受。比如念佛日久，心中佛號以外的念頭起起落落看得清清楚楚，開始只是「觀」到很粗的念頭，後來很細的念頭也顯得歷歷分明。此時再快馬加鞭、加功進道，忽然會有那麼一時，心會陡然墮入一個從沒有體驗過的狀態——空空洞洞，卻又靈靈覺覺，光明坦蕩，安詳自在，心中則歡喜莫名，像泉水往外湧，源源不絕，甚至身體感覺也變得很輕盈，心中覺得異常安穩，才曉得古人造「輕安」這個詞的內涵是這麼的實在，古人絕對不是隨便安立一個詞彙的。

此時翻開過去看不明白的經書祖語，忽然覺得親切異常，如道家常，似乎說的就是我心中要表達的一般，以前冥思苦想也弄不明白的地方，這會感覺根本不用動腦子，只覺得文文句句映入眼根、進入心田的當下，文字背後的義理便如同鏡子照物一般，朗然畢現於心，瞬間即心領神會。而且，其義理與過去所了解的佛教義理不自覺地便發生普遍的勾連，過去讀過的書一下子全活躍了起來，這種活躍根本不是自己故意地去思維的結果，完全是不自覺的，甚至以前自認為很多書的內容是我早已忘記了的，竟然恢復記憶一般，特別清晰地浮現在心。最可奇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事，即使是生活中事，也與其佛教義理相連起來，此時才知道萬事萬物其背後的理體原來是一個，如金子可以打成項鍊、耳環、杯子、元寶等等，但都是金子，金性並不改變，過去注意力總被外在形相所牽引，當返觀內照的力量足夠強時，在特別的情形下我們也可以觸到金子的金屬屬性。

這時候，倘若忽然有人來到你面前問了一個問題，這問題才從耳根進入心中，似乎立馬口中便有了回答，回答的迅捷與精準，運用語言的精巧細膩與準確詳明，連自己說完了都被狠狠地吃了一驚——問題與答案居然是一時俱現的，兩者根本沒有任何時間差，更不需思維、分別。而這些問題，如果不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是我無論如何也無法作答的。當然，所問問題需是關乎心性的，不能是問附近肯德基在哪裡的那種。

還記得一次在學校操場上，一個同學忽然問我《心經》某句話的意思，我心被這問題一觸，竟然嘩啦

嘩啦不由自主地把整部經的意涵全講了出來，只覺得這些話本來就在心裡邊，往外掏就是了，完全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義理通貫，妙句連珠，同學吃了一驚，我也吃了一驚，我因為平素專修念佛，很少鑽研《心經》的啊！當然，現在再讓我講，也完全講不出了。

這不就是很淺薄的「無知而知」嗎？或者說「無知而知」的影子不就是這般嗎？我讀經時、作答時、講說《心經》時，自己都不知道我還知道這些，內心處於一個徹底無知的狀態，但是當需要知道的時候，居然就那麼說出來了。這種心靈經驗，超出了人普通狀態下的體驗，古人用文字表述出來，今人怎麼可能用腦子想得明白呢？

當然，這需要心中保持空靈的狀態。人的心越空越靈，本自具足萬法的心自然會發揮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本有之功用，佛為空王，也便靈到極致，連肯德基在哪裡的問題，也能隨問隨答，絕無有錯。

只可惜凡夫只能在特定的情形下，體會一分半分，那樣的狀態難以保持很久，念佛少了，事情多了，心中妄念紛紛，情緒起起伏伏，心也就暗鈍了起來，漸漸失去那樣的靈敏穎悟了，漸漸滑向了「有所知則有所不知」的境地了。

不過，哪怕僅僅是體會過一次半次的「無知而知」，便在當下深深地感覺到佛法的真實偉大與不可思議，原來經上的很多話都是活生生的事實，誠然佛經句句不欺人，只是我們有沒有因緣親自證明的問題。

附：

其實不獨佛經，儒釋道三教皆說「無知」，只是無知的層次不同，究竟程度有別而已。

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又說：「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又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孔子則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印光大師解讀這句話說：「此聖人以己之心無念慮，而隨機說法示人也。夫聖人之心，猶如明鏡。空空洞洞，了無一物，有何所知。鄙夫致問，如胡來漢來。叩兩端而竭，如胡現漢現。叩字，義當作即。兩端者，所問與其機也。而竭焉者，恰恰合宜，無過無不及也。若非心空如鏡，安能使之若是乎？」

人有過，佛無咎

一個人在世俗世界受了打擊，挨了欺騙，或眼見種種惡人惡事，煩惱苦悶，心灰意冷，乃至傷痕纍纍，於是想要轉而投向佛門這個圈，以求庇護，求療愈，求「靜靜」，想當然地以為只要進入此圈，便永遠「不見惡人，不聞惡聲」，甚至幻想著此間便是遺世獨立的「桃花源」，便是「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的極樂淨土了。

這樣的想法是天真的，且最終必然會失望的。

倒不是說佛教這個圈不清淨，事實上，佛門總體上比世俗要好得多。怕只怕，現實並不能達到他所預期的標準。學佛者——無問出家在家，都只是凡夫，都只在因地，都在學佛的路上。既是凡夫，便有習氣，在斷煩惱的層面上，學佛者和世俗人在骨子裡並無本質上的不同。略有不同的是，學佛者知曉因果輪迴之道理，能夠自省，知道習氣煩惱的不好，應該斷除，也知道自利利他的好處，應該力行。可惜天底下「應該」的事太多了，並不見凡事都真的往「應該」的方向發展。「知道」畢竟不等於任何時境下都能「做到」，習氣是一種異常強大的力量，往往在人們自覺之前，已然爆發；或者任你拼盡全部自制之力，終而被習氣的洪水沖破堤防。習氣絲毫不與一個人讀過多少部經、懂得多少佛法的道理成反比。這些對於一個沒有經過認真努力修行人的而言，是絕難體味的。

然而，可悲的是，對於佛門寄有美好期望的，也恰恰是這一部分人，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學佛的人就應該都是菩薩，都是佛，由於完全不了解修行是怎麼一回事，缺乏基本的「同理」之心，所以，當他們以一種看客的心態，有一天看到「本應是佛」的學佛者，竟然做出了「非佛之行」，於是便黯然神傷了；又有一天，看到了「本應是菩薩」的對方，竟然做出了一件自己也絕做不出的「惡事」之時，信仰的大廈於是便搖搖欲倒，乃至崩塌了。他們會想：「學佛的人」竟然如此，可知「人學的佛」也並不值得信仰。

然而，仔細一觀察，你會發現，他所不能接受對方的「惡事」，如若拿到世俗世界，根本不算什麼不得了的「惡」。只是他預設想像得過於美好了。如同一張髒兮兮劃得滿是黑道道的紙和一張潔白無痕的白紙，前者再畫十個道道也不察覺，而後者只要點一個小黑點就異常顯眼——這白紙都是他自己幻想的。

「五濁惡世」之「五濁之氣」熏遍了整個娑婆世界，也熏透了整個娑婆世界，就像霧霾天的北京，霧霾充斥在所有的空氣中，你想要創造一個絕對無霾乾淨無比的小環境，怎麼可能呢？「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只要生在娑婆世界，人人都是懷揣著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炸彈的恐怖分子，每個人都是無量罪業煩惱所成就的，仔細看看自己內心的「惡」就知道了，自己如此，別人豈能例外呢？大家既彼此彼此，又如何能寄期望於對方絕對的純善呢？若果真能轉「五濁惡世」為「蓮花世界」，果真能建成「人間淨土」，佛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勸我們要往生西方淨土呢？

再者，並非自稱是「學佛者」的學佛人就是名符其實的佛教徒，頂著「學佛」這頂帽子幹什麼的都有：裝點門面的有之，求名求利的有之，混吃混喝的有之，口宣邪法的有之，附佛講邪、拉攏信眾的有之……總之，想必每個領域都是一樣的情形——魚龍混雜。若不巧，恰有人把學佛的信心建立在這樣的人身上，

真是要倒大霉了。

佛教也不是不能給眾生提供庇護，療愈傷痕，讓人清淨，只是需要將心念調整正確，要明了究竟是誰給了我們真正的庇護與力量。學佛人皈依的對象是三寶——佛、法、僧。一個人的信仰絕非建立在某個人、某個圈，乃至某個團體上，佛才是我們永久的心靈依怙，法則是我們修學依準的綱維，僧是為我們引路的嚮導。需特別說明的是，所皈依的僧寶，也是指從佛以來、直至今天的僧團整體，絕非局於某一僧。

三寶不倒，信仰便不倒；人有問題，是人的問題，咎不歸佛。到底信人還是信佛，你自己選。

給人希望

有位常去善導書屋參加活動的蓮友，今天發微信給我說：你們的存在本身，對很多人來說就是一種希望。

這位蓮友之前並沒有建立佛教信仰。多年來始終糾結於工作與生存、努力與掙扎之間。後來常常來書屋，常常參加活動，漸漸地佛法在她心中紮了根，而且漸漸知道了世界上還有一尊愛著她的阿彌陀佛。於是，她開始嘗試用佛教的視角審視過去，整理思緒，規劃未來，終於覺得一切豁然開朗，心中坦然自在。所以，當她今天說這句話時，我確信她是由衷而發的。

《淨土宗宗風》十條中有一條：「給人安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利益。」每次聽到讀到這四句話，我心中都會溫柔地悸動一下，覺得今生若能做這樣一個人，那就真太好了！沒想到，今天果真會被人這麼評價。我還是平生頭一次被人如此評價，既覺得慚愧莫名，甚至是羞赧，又覺得充滿榮耀而心中踏實，同時還覺得總算功不唐捐。

一己的存在，竟能成為對方的希望所在，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多麼神奇的事啊！

人生最痛苦的，不一定是當下所經受的精神或肉體的煎熬或打擊，一個人喪失了生活甚至是生存的希望，才是最痛苦的。正如西方一位哲人說的：「希望的燈一旦熄滅，生活剎那間變成一片黑暗。」只要心中存有希望，當下再苦再痛，也變得可以忍受；若心中沒有希望，即使錦衣玉食，事事順意，也無異於行屍走肉。

希望對人是如此的重要，然而只一件事就足足可證明這世界是痛苦的存在的是：一切生命，走到盡頭，即是一切希望破滅、粉碎得一乾二淨的時候，任何人皆沒有任何僥倖與妥協之路，如同英國文學家哈茲坦特說的：「死亡是最大的禍害，因為它斷絕了希望。」

好在有佛。

「人天長夜，宇宙黢黯，誰啟以光明？」這裡的光明就是指眾生希望的光明，而佛陀正是點燃這盞希望聖火的人，尤其彌陀救度的光明從釋迦佛口中射向眾生的心田，眾生超越死亡的希望之門，便大大地敞開，無數前賢借此跨越輪迴，超越生死，到達永恆的極樂。

人世間還有比「不死」更大的希望嗎？一旦得到此「不死」的希望，成佛的希望，人生的幕布便將徹底地改變，黢黯變成光明，不安變成大安，恐懼變成歡喜。

按照常理，能夠給無望之人希望的人，第一要有愛心，第二還要有能力，比如孩子眼中，父親代表希望；病人眼中，醫生代表希望；學生眼中，老師是希望；迷路的人們，嚮導代表希望；迷惘之人，智者代表希望……父親、醫生、老師、嚮導、智者都代表了愛心和能力。

可是自我認真審視一番，我既無足夠的愛心，也絲毫沒有體力、技能乃至智慧上的能力，如何能給人半點希望呢？

思來想去，若說唯一些許能夠給予對方希望的資本，或許唯有一件事吧——我的心中住著一尊阿彌陀

佛。

如同陽光照在一片污濁的鏡片上，隨著鏡片向四方轉動，陽光也隨之反射而轉射四方。阿彌陀佛充滿希望的光明藉著我這一具醜陋而骯髒不堪的軀體與心靈，將他的光照到了我和與我有緣的一切人的身上，人們由此感受到了佛的光明。對方不僅對佛心存感激，也順便將我——這一片小小的鏡片——也作為感激的對象了。

此刻，佛心慰藉，人心歡喜，人心歡喜，佛心暢達。此時，人與人、人與佛、佛與人之間的關係，微妙不可言說，美好難以名狀。若非親歷，絕難想像。

給人希望的前提

如同施捨給乞丐錢，首先必須手中要有錢。

人要想給人希望，首先自己得到希望。

很難想像：一個輕生的人，找到另一個也不怎麼想在人間混的人，經過第二個人的勸說，找回了生存的意義，不再輕生。

我們要給對方的是：了生死的希望，往生極樂的希望，成佛的希望。

能給對方這三個希望的前提是：我們的心中存有這些希望。

若心中對了生死並沒多大興趣，心思來生做隻貓咪也不錯；心思只求當下心中安寧，便是學佛全部意義；心思人間的事業更重要，來世還要做完成這個事業的人。如此，談何給對方以了生死之希望？

若心中對於往生極樂並不十分嚮往，對能否往生並不十分在意，對自己能夠往生並沒有十足的把握，信心搖搖擺擺，如此，談何讓對方對極樂心生嚮往，並產生決定往生的信心？

若心中對成佛並不好樂，對於往生即能成佛的事實並不關心，對成佛的意義並不了然。如此，談何讓對方發起成佛的心，發起為了成佛必定要往生淨土的心？

從今天起，好好練筆！

最近總有人叫我多寫文章，想想確實也是，編輯部的工作性質，就決定了我這個筆頭不能停或不能停太久。

前陣子，上人那邊囑我為一小書寫序，我鉚足了勁憋了好幾天，總是不得其要，表達不出來，對著白紙，擰著眉毛，乾瞪著眼，能有一個多小時，寫了撕，撕了寫，甚至感覺詞不成句，句難成段了，好像手上的筆成心要和你作對似的，你想說西，它非往東拽，你想說南，它偏往北跑，淨音法師直打趣：「這下可難倒了秀才了！」

因為我很怕耽誤對方的工作進度，最後實在沒辦法，只好請黃打鐵來當救兵，結果他還是雜糅了印光大師的一段文和我過去寫的一文集成一篇——竟然用了我過去寫的一篇文章！這真真有點讓我頭上冒汗了，緣何過去能寫得，現在卻寫不得了？

「技冠全球」的賣油翁曾說：「無他，但手熟爾。」古今手上的技術活是這樣，寫文章，在某種程度上，何嘗不是這樣呢？雖說好文章未必是練出來的，但一般來說，總是越寫手會越熟，也就表達越順暢，也就願意多表達；越不想寫呢，手便越生，越生越寫不好，寫不好也就不願寫，最終或許就完全擱筆。別人擱下也就擱下了，可是我目前好像還不能擱下，眼下馬上又有幾本新書的序要我來完成，總不能每次都找人來幫忙。

所以還是心中暗暗地決定：今後還是盡量多多練筆罷，正好有幾位朋友力勸我多多寫文章，少忙乎熱鬧之事，也算助成我這個決定的增上緣了。

不但我要多練筆，我這幾天還要求編輯部所有人都跟我一塊練筆——所有編輯人員一週一篇文章，週日上交，不限字數、內容、體裁、形式（實在沒得可寫，哪怕寫「這週念佛很爽，哈哈」也行），我要逐篇打分、批改、寫評語……寫得好的，還設獎賞。就像戲班裡唱戲的每天要吊嗓子，武術隊裡每天要練扎馬步一樣，編輯部的人每週練習寫文章，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這屬於基本業務訓練，作為一個編輯，倘沒有基本的筆頭能力，如何使得呢？

寫文章的好處自不消多說了，此地略述幾條：首先，作文章可以藉以理順心中雜亂無章、不成系統的思想，使之條理化、清晰化；其次，以文字記錄內心成熟、成長的思維軌跡，正確的，對別人是一種啟示，錯誤的，對別人也是一個警醒；最後，寫文章可以大大加深思考的深度、廣度、精準度，一件事，只是腦子想想，就會比較膚淺馬虎，真要落於筆端，就不得不反覆揣摩琢磨，甚至細細查證，這樣避免我們什麼都含糊了解，但什麼都不得深入、準確的壞毛病。

其實，一個真實念佛人寫出的東西，不管他懂不懂寫作的技巧，讀過多少書，文字是工是拙……一定是好的。所謂好，即是有益於世道人心，因為念佛人的心，染上了極樂世界的香氣，凡有所視聽言動，都必帶著這個的微妙溫雅德香，意到筆到之處，豈不能利眾？

關於發心的七句話

01

發心，也即心發，心發於自，非發於他。自者，自性，自心，自己，自動，自然；他者，命令、使令、錢財、利益、肯定、認可、人情、面子、讚歎、毀謗……皆是。

02

發心做事，本質乃為自己做事，為自己的良心做事，為自己的覺心做事，為自己的不忍之心、憐憫之心、慈悲之心做事。

03

為自己做，不做心不安，不做心不遂，不做不快樂，不做不幸福；為自己做，我做我心安，我做我心遂，我做我快樂，我做我幸福。

04

既是為自己做，便與別人無干，與別人的觀感無關，與別人的眼色無關，與別人的議論無關，與別人的讚歎、毀謗統統無關。

05

發心，但願眾生得離苦，此心一片赤誠，為達此願，無怨無悔；為達此願，不計辛苦；為達此願，一切是非榮辱皆不顧！

06

倘真發心，做便做了，即使全世界都因此虧欠了我，都非議我，都曲解我，都排斥於我，我心亦絕無半點悔恨怨惱，絕無半點委屈不平，何以於致此？心自我發，還歸我心，發心的剎那，快樂當下便屬於我，安慰當下便屬於我，幸福當下便屬於我，究竟與旁人何干？

07

發心者不可說出這樣的話：「憑什麼都是我做，你們不做？」發心就意味著承擔，意味著付出，意味著犧牲，但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一般人所得不到的。對於發不起心者，永遠不可能嘗到發心的快樂。發心之樂，誰發誰得，未有心開意闊、快樂自得之人卻羨慕心志狹劣、悲苦不堪之人的道理。

講法貴在聚焦

早上深圳佛光居士來編輯部，談到登台講法的問題。

我對他說：我雖然一點都不會講，但對講法有一點自己的想法，供你參考：

1. 講法有時並不在滔滔不絕，外在的表現固然重要，但其實更重要的是其內容。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包裝再美，真正給人長久使用的是包裝裡的貨真價實之物品。

2. 講話貴在能聚焦，所有的語句都能指向同一個圓心，惟其如此，才讓聽者在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能夠達到這樣效果的，必須是這樣的話。分散的語句聚合起來才有力量，如陽光經過放大鏡聚合起來就能燒著東西。否則，言者不顯其「要」，聞者亦不聞其「要」，講者流散無窮，聽者一頭霧水，全成閒言戲論，「浪費別人的時間，無異於謀財害命」。

3. 話又說回來，言為心聲，言要聚焦，心首先要先聚焦。心是散亂的，言談也必散亂。

4. 心如何能聚焦？首先心之大勢要定，其次心要沉潛。大勢定，如弓架穩固，弦箭結實；能沉潛，則如箭配弦上，拉弓向後，隨時可放弓向前。此時說出話當如猛箭般聚焦一處，迅猛有力。

5. 何謂心之大勢？人之理想趨向是也。譬如有人愛財，隨時隨地尋覓財路財源，晝思夜想圍繞於它；有人愛名，尋機伺時顯揚自己的「威名」；有人愛往生，時時可死，步步求生，一呼一吸，不離彌陀。心之大勢定，人之整體精神方統一。作為念佛者，往生大勢一定要定，此勢一定，精神則定，精神定則心定，心定則言語定。

6. 心如何沉潛？有人以為需是閉關若干年，專念佛或專閱藏，以前我也如是認為；現在方覺今是而昨非，對於普通根機來說反而需要多做事，做對法門有益、對眾生有益之事，做事過程中方能沉潛。

如果是一塊金條，投入水中自然沉水，不假他力；若是一塊木頭，欲令其沉水，必須要墜一鐵塊，方拉得下水。人心浮散狂亂，若無事情將其「拿住」，不免散亂者更散亂，狂躁者更狂躁。

我到底在急什麼？

最近不知道怎麼回事，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才一睜眼，又要閉眼了；才吃了早飯，又輪到了午飯，接著又是晚飯；電腦才開機，忙了沒兩下，又要關機了。感覺時間像個無形的車輪，「倏」地從我身上壓了過去；更像個魔幻師，幻化出眼前立體的電影場景，又按下「快進」鍵，直看得我頭也暈眼也花，我想讓它停一停，說「等我一下！等我把這篇文章寫完，等我仔細處理下這篇文稿，等我好好跟這個人談一次話，等我……」但時間一副冷峻無情的面孔，讓我不得不把想說的話又吞進肚去。

以前的一段時間內，看師父天天微信裡發關於時間的文章，當時很不理解：這麼深奧的話題也值得這麼「碎碎念」地橫說豎說嗎？當時還在電話裡帶著一絲揶揄的口氣跟師父打趣道：「要是愛因斯坦活著的話，倒可以考慮跟他討論討論時間這個話題，也該換換題目了，可以寫寫空間嘛……」

沒想到，話說完沒一個月，就輪到我對時間敏感上了。

對當下時間忽然異於常態加快的腳步，心中產生了幾分恐懼，甚至有一些被壓迫感，心中隱隱有一些不平靜。

中午「午睡」完，走在去圖書室的路上，看見一隻不知名的肥肥的灰色大鳥落在樹枝上，那悠閒卻輕快的動作，安詳的背影，與自然渾然一體的靜謐，讓我心生太多羨慕，在這隻鳥的世界裡，時間肯定如同靜靜流淌的水一樣，徐徐而逝，不緩不急，我什麼時候能像這隻鳥一樣去感知時間？

消防員眼前熊熊燃燒的火樓，讓他不得不對時間敏感，時間就是生命，多耽誤一秒，大火中的人就可能燒成灰炭。

醫生眼前，腦梗倒地的病人，讓他不得不對時間敏感，時間就是生命，多耽誤一秒，病人就可能一命嗚呼或落下終身殘障。

地震救援隊人員眼前的廢墟，讓他不得不對時間敏感，時間就是生命，多耽誤一秒，廢墟底下的人就可能永遠不能爬出來。

師父的眼前呢？表面平靜祥和、春花秋月、夏風冬雪的景象，背後卻是每個人「地獄之火，臨臨在足下」的現實。師父曾大聲地斥責一不愛學法的弟子說：「昨晚你呼呼大睡的一個晚上，有多少人像箭射一樣往地獄裡去，你知道嗎？」這樣的現實，怎麼可能讓師父這樣的心對時間不敏感呢？

時間就是生命，努力一點點，抓緊一點點，就可以讓多少人獲得永恆之生命；懈怠一點點，放鬆一點點，就可能有多少人喪失了本應得到的解脫的機會，而遭受永劫的劇苦！

善導大師言：「欲得捨此娑婆生死之身，八苦、五苦、三惡道苦等，聞即信行者，不惜身命，急為說之。」火海無邊，苦難連連，眾生知見濁邪，頑冥難化的現實下，我們能做的，何其有限？給我們的時間，又何其短暫？如何能讓人不急呢？

急，說到底是一種情緒。然而凡夫未斷我執，未證情空，又如何能避免呢？

師父說，如今他的心如同夕陽下趕牛回家的牧童，怡然自得，大概也如同中午那隻大鳥對時間的感受，

我想這應是師父對彌陀更深的投歸與融合，同時也是師父個人的一種「忍力成就」吧！菩薩見眾生被黑白無常強行拉往地獄，一入永無出，受苦無盡，這一切竟日日發生在眼前，而菩薩本來有其解救方法，卻沒有相應的時間將其脫苦因緣展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難以忍受的呢？

等乾

前陣子書屋活動上，隨喜參加體驗了一把畫水彩畫。對於我這種只在小學時代上過兩三節美術課的繪畫盲來說，顯得格外新奇。

經過了解才知道，畫水彩畫有兩種畫法，一種是乾畫法，一種是濕畫法。乾畫法即是用筆點上顏料，直接在水彩紙上畫；濕畫法則是先用筆蘸上水，洇濕紙，然後再用筆蘸上顏料，畫在濕紙上，然後等乾。乾後可以再刷上水，再上一層顏色，這個叫罩色。然後再等乾，再刷上水，再上下一層顏色……經過幾次之後，一幅畫就展現在眼前了。

兩種畫法，我更喜歡濕畫法。因為顏料與紙上的水分會融為一體，而且隨著「等乾」的過程，顏色會漸漸自然暈開，形成一種特別的畫面。這對於從來未畫過畫的人來說，絕對是一個奇妙的過程，因為即使你開始亂塗，塗得很難看，但隨著顏料自然暈開的過程，紙上竟然會呈現出各種奇妙得出人意料的圖案，朦朧迷離而又別緻萬分，五彩斑斕的色塊如同天上的雲，任意展現出各種奇妙的形狀。而且，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變成什麼樣，不由讓人想到萬事的因緣變幻，不也正像此情此景一般不可思議嗎？

當然，全程我是抱著小孩子塗鴉一般的心態，還真沒想過要真畫一幅像樣的畫。而且，感覺整個過程就是不斷地「等乾」，因為等的時間要比畫的時間多得多呢！

等乾的過程，就是讓顏料、水、紙三者相遇、相融的過程，這過程中完全不需要人為的干擾干涉，只需要讓時間自然流逝，靜靜地等待。

我聽見旁邊的人等的過程中，自然地在口中念起「南無阿彌陀佛」。

忽然，這情景不禁讓我想起另外一種「等乾」。

書屋研修班課上，曾有一學員，開始總是不能相信六道輪迴的真實存在，自然的，對於極樂世界信得也就沒有那麼實。但他有一個優點，就是能堅持，一直都來參加上課，大約到第九次課的時候，他有一天忽然打電話給我，說：「師父，我現在相信六道輪迴是真實的了！」我問：「怎麼忽然就信了呢？」他說他也不知道，也並非因為碰到什麼事，或是見什麼人，聽見什麼話，只是生起一種感覺，忽然一下子就在心中對這件事的想法如同汽車檔從一個檔位撥到了另外一個檔位，且一旦撥過去，就再也難撥回了。他說現在讓他再如何地懷疑六道輪迴的存在，也是萬萬不可能的了，即使有一萬種理由也難拉回到以前的想法了。他說對於自己何以當初會那麼幼稚地質疑，現在回頭想想都覺得特別的難以理解。

掛完電話，我倒是有點懵：要知道，我可並沒有不斷地勸他要相信六道輪迴啊，幫助他打消懷疑啊，都沒有。最初探討到這個問題，大家討論完也就完了，後面也很少重複提起，他怎麼忽然就信了呢？而且信得如此堅決徹底，真是出人意料！

現在看來，我覺得大概這就是「等乾」的效果。他的心好比一張水彩紙，研修班的環境如同水，當時我針對他的疑問，所做的明確的解答則如同顏料。雖然這些話可能在當初並沒有讓他當下信服，但如同畫上紙的顏料，起初並不成一幅畫，但是經過幾個月的「等乾」，這些話蘊涵的內容與力量悄悄地、無聲息

地在他心中發生的作用，慢慢暈開疑惑，顯示出信心的圖案。整個過程絲毫不經人為干擾，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效力。

我們的根機，絕大多數都不是六祖大師那種一聞千悟、觸境即覺的人，大部分都是漸熏漸悟者，即是像一張水彩紙一樣需要慢慢地「等乾」。

回想自己當初遇到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之法，不也是從滿腹狐疑，再到半信半疑，最終徹信無疑的嗎？這個過程，雖然也有主動去向外求索，但更多的還是存駐在心中的法的「顏料」自己慢慢暈開啊。

有時看書也是，最初完全看不懂的地方，姑且放下，丟在一邊，經過一段時間後，再來重讀的時候竟不期然就豁然開朗了。畢竟，純一真實佛法的種子比眾生的疑惑煩惱更加強有力啊！

我們在弘傳佛法的時候，也要有「等乾」的耐心與準備。凡所施為，不必馬上看到效果，冰遇陽光，也需要時間融化，眾生的疑慮怎麼可能說消融就消融呢？春天播下的種子，也不是立即就能看到芽苗，更不要說馬上收穫。我們把該做的做了，餘下的就交給阿彌陀佛和時間就好了！

甚至歷史也需要「等乾」。孔子後來被累世帝王稱為「大成至聖先師」，但其在世時可是「累累若喪家之犬」啊！耶穌在世時不僅不被眾人接受，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歷史的紙一旦被畫上了這些斑斕的顏料，只要經過足夠長時間的「等乾」，該光耀的都會變得光耀千古起來。

我在畫第一張畫的時候還不知道要「等乾」，於是在紙還濕的時候就點了幾個點，本來想留下幾顆別緻的雨點，隨著點點的暈開，竟成了一個個醜醜的大蜘蛛。

這讓我想到：我們在該「等乾」的時候，最好不要輕舉妄動，要相信時間，相信阿彌陀佛，因為神奇的永遠是佛和自然，壞事的永遠是「人」。

出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

今天是孟蘭盆節，也是我那年出家的日子，可算是我佛教生命的生日吧，過去的每一年的這一天，我都禁不住感慨：時間過得真快啊，幾乎還沒來得及做什麼事，一年又過去了。

所幸加入這個行列的人越來越多，像是雨後春筍，一茬比一茬人數多，信仰雖然不是「打群架」，但人多總是好事情，起碼說明法門的興旺。

出家人對於財、色、食、睡這四關都不難過，因為多數是過著一種集體生活，且寺院及這一身僧衣能夠為其提供一個天然屏障。而唯獨「名」這一關稍難過，難在這個東西無形無相、細微至極、隱蔽至極。全部心魄被其鎖住有時還完全不自知。別人提醒之時，自己還為其申辯：「沒有一點名氣，怎麼度眾生呢？」

我在這幾年裡常常觀察自己出家後心態上的變化，以及觀察身邊人的變化，常常想起上人的一句話——「出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低低在下」。這句話是出家儀式上剃度者共同說的一句話，有點類似於宣誓的誓詞，那次儀式上很多話都淡忘了，唯獨這句話在我心裡反而越來越清晰。覺得這句話說得真是語重心長，飽含了過來人的慈悲與智慧。

出家很容易心態上不自覺地滑向「高高在上」。傲慢、以自我為中心，是人人本具的煩惱，倘不遇境逢緣還好，一旦有外緣牽動，便悄悄滋長了起來。像我屋子裡的盆栽，每天並看不見其長大，但有時出差數日沒看見，回來忽然一見，發覺長高長茂盛了好多，這種悄悄的生長，都能嚇人一跳。人心態上的變化也是如此悄悄，以至於常常自己毫不察覺。

想想看，一個人頭髮一落，僧衣一披，便不再被稱作「某某居士」了，而是被對方畢恭畢敬地稱呼「某某法師」了，一邊稱呼，一邊還要合十加九十度鞠躬哩；頭髮一落，僧衣一披，身體便不是身體，身體便一下變成了眾人口裡的「法體」——「祝師父法體安康」「願師父保重法體」……；頭髮一落，僧衣一披，所講的話便不是平常的話了，句句都被稱為「開示」、被稱為「法語」了，哪怕是閒聊的話，也可能被熱情的信眾視為醍醐妙味；頭髮一落，僧衣一披，長相也不是普通人的長相了，長相變成了「法相」——「師父，您真是法相莊嚴呵！」長袍在風中那麼一吹，飄逸若仙，惹來多少艷羨仰慕的目光哦；頭髮一落，僧衣一披，很快就來了折價券了，且折價券的來勢可不小，只見信眾供養的時候，雙膝跪地，雙手捧著折價券，高過額頭，口中念念有詞；頭髮一落，僧衣一披……

我以我自己的內心體驗而言，面對這些場景，開始時很不適應，有點愕然驚詫，漸漸便也麻木起來，隨他們去吧，時間再一久，就不自覺地以為天經地義了呢，偶爾有哪個居士不像旁人那麼恭敬，心裡還一陣嘀咕呢。可是我立馬覺得這「嘀咕」來得有點莫名其妙，細細一分析：我其實心態已經「高高在上」了！我竟然開始覺得人家對我的恭敬是天經地義的了……這是最討厭、最看不起的狀況，但偏偏居然就這麼神不知鬼不覺地跑到了自己身上。

我自己是這樣，再看看本門內、本門外的出家者，原來這是個極普遍的事啊！

做居士時輕聲細語、謙卑柔和、從來不發脾氣，出了家僧相一現，終於獲得大聲呵斥「弟子」的資格

了，「弟子們」暗地裡偷偷感慨：法師出家前怎麼沒見有這樣的脾氣呀？以前平起平坐的，現在不免居高臨下；以前一起幹活爭先恐後，現在常常兩個胳膊往胸前一叉，安閒自若地指揮大家；以前學法的熱情高漲、殷重翹勤，現在覺得自己就是法的象徵了，作為一個「法師」，我四處布施佛法還不及呢！

以我的觀察而看，出了家反而更謙卑、更低下，也就是變得「低低在下」的並不多見，能夠不比前高，也不比前低，就算是稀有難得的了！

若是因出家而變得「高高在上」，那就真是被這件衣服給騙了。我們只是「名字比丘」「儀相比丘」而已啊，我們內在真的具足古之所謂「比丘」的真實功德嗎？若不具足，如何又要擺出「堂堂大比丘」的模樣給世人看呢？

話說回來，即使我們真的具足比丘功德，那就更不應該這樣了，我們看看經中大乘比丘的發心——「願為眾生趨走給使，令彼安穩歡娛受樂」「自捨己事，先營他事，營他事時，不擇時節，終不顧慮辛苦憂惱」。對照這些經文，可以約莫感受得到：真正的比丘，那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眾生奴僕、眾生牛馬啊，為了眾生的解脫，不惜一切，乃至身命，全身心奉獻佛、奉獻法、奉獻於眾生。上人所說的「出家人應低低在下」的意思也即是此。

經中說：「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砂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出家人之所以位列尊貴的「三寶」，成為「僧寶」，能稱得上「寶」，就在於視眾生為菩提樹根，為眾生解脫願犧牲一切；眾生恭敬之心不也正是由此處而發的嗎？難道眾生恭敬的只是那薄薄的僧衣本身嗎？非也！眾生恭敬的是僧衣背後為了眾生解脫願作一切犧牲的偉大精神啊！

其實，上人、師父已經在前面做了很好的表率，幾年前，大虛法師來弘願寺拜訪師父，臨走時對大眾說的一句話，讓我現在記憶猶新，他說：「當代出家人裡能像淨宗法師這樣，出家這麼多年，為佛教做了這麼大的努力與貢獻，還能以樸實無華的本色示人，已經非常有了！」

出家人能視眾生「高高在上」，視自己「低低在下」，反過來眾生則一定能視這個出家人「高高在上」，如同大海低到極處，則能引來眾水同歸，終成眾水之王。

阿彌陀佛與我們到底啥關係

一、大慈父

這個稱呼，念佛人最廣用，最常用，最喜用，也有人直接喊「彌陀老爸！」叫的親切得真就如同她家裡的老爸一樣。

《大經》中說「我哀愍汝等諸天人民，甚於父母念子」，釋迦佛如是，阿彌陀佛又何嘗不是如此？

「父親」兩個字代表著力量、責任、靠山、繼業。

力量——「男」字上面一個「田」，底下一個「力」，喻指一個家庭中田中出力的便是男，這個人往往就是父親。小時候父親常把孩子舉起來，背上肩；長大了，孩子遇到了困境，父親動用一切關係，想盡一切辦法幫忙。在每個孩子幼小的心靈中，起初都是覺得自己父親是全天下最有力量的。阿彌陀佛之大願業力堪救法界一切眾生，彌陀荷負一切眾生，為之重擔，堪為法界中最有力量之「男」！

責任——如同父親在一個家庭中有責任賺錢養家，建設好、呵護好一個家庭內的大小大小，這是作為一個父親的本職。「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你不往生，我不成佛，正如同父親對兒子說：「養育你是我的職責。」阿彌陀佛對每一個眾生說：「救度你是我的責任！」

靠山——世間的那句「我爸是李剛」雖常常當作反面教材，但也從側面反映出一個孩子遇到困境，自然會想到有力量與責任的父親，並將其作為靠山。將墮地獄之眾生，自力全不足靠之眾生，更思誰才能做我真正靠山？世出世間思維遍，不靠彌陀更靠誰？

繼業——父親一生辛苦所創之產業或所積之財富，通常會毫無保留地繼承給兒子，兒子所接受的繼承是毫無條件的，因為作為父親一生辛勞目的在此。念佛人也一樣，因為彌陀是我們的大慈父、親慈父，他建設極樂世界原本就是為我準備的，怎麼會跟我們提往生條件呢？眾生等到了極樂世界，才知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無量珍寶，不求自得，而今乃知，真是佛子……」。

佛是我們的大慈父，但這裡的「慈」著實超越了世出世間一切的慈，經中說：「世間所有廣大慈，不及如來一毫分。」

我們不僅是彌陀的兒子，且是獨子（在佛心中每個人都是獨子），不僅是獨子，而且是流浪無量劫的獨子，「若一眾生未得度，我佛終宵有淚痕」，這不就是一個老父親期盼、等待流浪在外的獨子歸家的心情嗎？

二、朋友

《大經》說「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彌陀不但是我們的朋友，而且是不請自來的朋友，佛要主動作我們的朋友，這真讓我們有點受寵若驚啊！

朋友代表著平等，佛說：「阿難，我於眾生，一味平等」（《大悲經》），朋友雙方誰也不比誰高。

朋友代表著親密，人有的心裡話可能不會和父母兄弟講，但一定會跟朋友講。

佛雖然德稱三界之尊，但他本心卻想做眾生的朋友，想做一個講義氣、有情義的朋友：你有什麼迷惑，佛以智慧光為你開解；你有什麼煩惱，佛以清淨光來安慰你；你有什麼災難，佛以其安隱光為你化解……光明就是這個好朋友的語言，他以光明默默幫我們分擔。

朋友這樣的角色，不會像其他角色那樣讓人產生壓力。彌陀不會以師長的語氣呵責我，不會以小孩子的撒嬌嗲聲脅迫我，他和我們保持著不近不遠、不黏膩也不冷漠的距離，他是善友、親友、諍友、忠友，淡淡的，默默的，卻永遠陪伴，永遠不必擔心絕交。

佛說「善友第一親」，朋友常常能夠完成父親、師長難以達到的化導效果。和一個朋友呆在一起久了，自然就會在性格上接近那個人。古德說「親近善友，如在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朋友的引導勸化，多在默默無形之中，不知不覺之中，但所施受的影響卻是從內而外的、徹頭徹尾的。

三、兒子

佛怎麼一下子又成了我們兒子了？！這樣說會不會有人感覺有點大逆不道？但佛就是這麼發願的哦。

《大經》說「如純孝之子，愛敬父母」。彌陀視自己為一切眾生的兒子，視一切眾生為至親父母。彌陀這個至純至孝之子，要「荷負眾生，為之重擔」，要使我們這些父母「一切恐懼，為作大安」。

讀到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常讓人感動唏噓不止，而彌陀的孝親的故事，那真是拿筆蘸光地球上四大海水一樣的墨汁也書寫不完！難怪讓法界諸佛都咨嗟讚歎不已呢！

為了讓我們這樣無力且愚癡的父母離開三界這幢著了火的房子，彌陀五劫思惟，想破腦袋；兆載修行，積聚力量，就是要把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人類永恆「偉大贈禮」奉給我們，讓我們這樣既老且醜的老父老母永永遠遠過上好日子。

四、自己

越說越混亂了，佛怎麼又成為我們自己了？

沒錯。因為眾生確乎就是佛自己，《大經》說：「於諸眾生，視若自己。」《華嚴經》說：「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佛看眾生受苦即同自己受苦，甚至超過自己受苦。佛救眾生完全出乎自然，就如同一個人不小心左手被燙，右手自然去捂一樣。

又，一切眾生本具如來智慧德相，其佛性與佛無異。佛教一切修行無非令眾生本具佛性恢復顯現之。聖道門需藉三學六度「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而淨土門卻藉佛他力往生佛土，一剎那間直入報土，「翻妄念成正覺」「入佛知見，同佛受用」「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彼時就真的和彌陀沒有兩樣了。這也是彌陀「於諸眾生，視若自己」的微密意思之所在吧！

五、結語

彌陀是我們的父親，彌陀又是我們的朋友，彌陀還是我們的兒子，彌陀又是我們自己，你說此時的你有點凌亂了，得好好捋一捋，其實不用捋，因為呀，若細究起來，佛與我們的關係還多著呢！比如「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佛也是我們的母親；又比如「觀音勢至為同學」，那這麼說來彌陀不就是

我們的老師了？再比如彌陀住頂，晝夜六時守護攝取保護我們，又像是我們的忠實奴僕……

彌陀在兆載永劫的修行中，積植德行，也為了和一切眾生都結下解脫之緣，一定在輪迴的世界裡生生世世、生生世世之中與我們有過各種關係，所以，彌陀與我們說是任何一種關係都對。然而生死畢竟如空花泡影，四大假合之身體都是虛妄的，何況種種關係？所以，彌陀和我們的任何一種關係也都不對。

說過來，說回去，總而言之，佛與我們的任何一種關係下莫不是以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作為內在的紐帶與核心的。若無六字名號，一切關係都是空談，都是虛妄；若有六字名號，一切關係都是解脫，都成道用。

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很俗嗎？

前幾天研修班上課時，大家討論到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

有一位學員說道：「本來聽說極樂世界七寶池、八功德水，天樂鳴空、衣食自至，感覺挺自在的，還挺想去的，可是後來聽到說極樂世界大地是用黃金做的，頓時就不想去了。」我問：「為什麼呢？」她答：「唉！黃金多俗啊，我可不想去那麼俗的地方！」

呵呵！

其實碰到這樣的問題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和另外一個人，就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有人問我：「佛教不是戒貪的嗎？怎麼極樂世界還弄得滿地黃金，這不是勾人的貪心嗎？」

我回說：「要不勾你的貪心，你還不去呢！只不過我們一般不稱其為貪心，我把它稱之為願生心。『貪』是一種過分的索取心，而『願生心』的『願』，是很平和的、理性的、正常的、合理的。」

「那這不就跟佛法的空性、般若的原則相違背嗎？」

「不違背，你只知道空，哪裡知道空有不二，真空中能生妙有？佛性中具足萬法，萬法中自然包括一切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阿彌陀佛不是說他在做法藏比丘時，攝取二百一十億國土中之精華，黃金肯定也是一切美好事物中之一。不要說黃金很俗，黃金本身有錯嗎？黃金俗或不俗，勾人貪心什麼的，那只是時代、社會、人心對黃金賦予的成見罷了。」

「那到了極樂世界看見那麼多黃金，豈不是更貪了？」

「不會的，一旦往生，以前所有貪心全變成覺心。佛經中說，曾有位菩薩名叫愛作，他長得十分端正莊嚴，以至於所有婦人見之皆生染著貪戀之心。但這些婦人不僅沒有因為貪戀男色下墮，反而後來或死生天上或發菩提心。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一位愛作菩薩曾經發願：『凡有對我生染心者，我皆令生天上乃至發菩提心成佛。』你想想看：一個普通菩薩都有此殊勝功德轉染為淨，何況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呢？」

「那極樂世界的黃金到底是怎麼樣的？」

「到了極樂世界你才發現，原來佛講的黃金並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黃金。極樂世界的黃金原來就是阿彌陀佛本身，是佛的正覺妙心真實功德自然所化，如善導大師所說：『諸寶林樹，皆從彌陀無漏心中流出；由佛心是無漏故，其樹亦是無漏也。』寶樹如是，其他亦然。你會發現，娑婆世界的黃金，冰冷，堅硬，吞進去還能要人命，而極樂世界的黃金，溫暖，柔軟，帶有奇妙的香味，看起來更加光耀絢爛，還能像八音盒一樣發出聲音，音樂、講法，隨意切換，聞音當下開悟證果；撿起來一塊，還能變成美味的麵包吃下去，吃下去煩惱全無，這黃金還能……簡直無所不能，時時隨人心意。我們說人工智能很奇妙，殊不知，極樂世界的『佛工智能』才厲害呢！」

「那佛為什麼不直接說極樂世界萬物都是佛心所化？豈不更省事？」

「可是佛真要那樣說，你聽得懂嗎？就算你能聽得懂，你又能體會多少正覺妙心的深妙處？即使你也聽得懂，又對佛性有深刻體會，可是你的八十歲老娘可以聽得懂嗎？八千年後法將滅時，人們聽得懂嗎？」

「貌似聽不懂。」

「那就是了。本來極樂世界的真實境界，是無法用娑婆世界任何一種語言來說明的，經中所描述的跟那裡的真實境地比，恐怕連億萬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佛又必須讓娑婆世界絕大多數人能聽得懂，想像得到，進而生起想要去的心，所以不得已，順著凡夫的凡情喜好來相似說之。」

「嗯，你這麼說我就有點懂了。那佛說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就只是為了讓人好理解，生起願生心嗎？」

鄙見應不止於此，佛智弘深，隨發一語，即有無量顯義和秘義。我以凡小之見來略舉幾端吧：

一、黃金是財富的象徵。人間有多少煩惱之事、不平之事，乃至人為的戰爭災難，本質而言，不都是為了爭奪財富？一個世界裡最普遍、最平常之物——大地，在極樂世界居然全是黃金合成，顯示出極樂世界極大富有，人們自然可以「相忘於有餘」，絕不會因為財富分配不均產生紛爭。又像馬克思說的，物質極大豐富，才能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極樂世界佛國淨土，絕不可能還要為了物質去勞作奔營。另外，財富也是福報的象徵，極樂世界往生者，很快即福慧兩足，福人居福地，自然展眼望去，皆是福報盈滿之相。

二、黃金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金屬元素，既不易氧化，也不易燒壞，儲存萬年皆不變。去年長沙出土的海昏侯馬蹄金金光閃閃，和兩千年前新做出來的時候沒什麼兩樣。世上萬物裡，再沒有什麼比金子更能比喻佛性之真實不壞、如如不動，既染污不得，也不能擦得更淨。極樂世界往生者人人具此真心，無怪乎連身體也是紫磨真金呢！

三、黃金貴重無比，比喻佛性珍貴無價，往生極樂者都是淨心菩薩（八地以上），堪為十方眾生仰尊；黃金延展性極好，聽曾楊（金箔畫藝術家）說一克黃金做成極薄的金箔可以鋪滿整個足球場，比喻佛心柔軟無比，往生極樂的人身心柔軟，如天親菩薩言「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黃金可以打成各種器物，比喻佛德起用，應化無方，往生極樂的人——「或現神通而說法，或現相好入無餘。變現莊嚴隨意出，群生見者罪皆除」。

四、黃金本來在金礦中，得到提鍊才能「從無到有」。比喻佛性本來即在凡夫心中，需經修行（含自力與他力）才能顯現，「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而一旦提鍊成金，再不可能入礦。極樂世界的人一旦往生，即成佛身，永遠不會再輪迴迷妄之界。

這麼分析起來，你還覺得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很俗嗎？

極樂世界不能談戀愛，還稱得上「極樂」嗎？

蓮友問：

聽說極樂世界都沒有女人，肯定更不能談戀愛、娶妻、生子了，那極樂世界算什麼「極樂」呢？

答：

也許你比較年輕，你可能也比較執著於男女欲樂，才會如此想，如此問。當然，問的也很正常，說不定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

快樂有兩種，一種快樂，是眾生感受到快樂，而其本質也是快樂的。比如我們真心實意去幫助一個人，幫人的當下是快樂的，未來所招致的果報也是快樂的，這種快樂不帶有一絲毫的染污。另一種快樂，是眾生感受是快樂的，然而其本質卻是痛苦的。所謂本質，是指去其「快樂」的外衣，內在的質體，非以眾生當下的感受為依準，而是以佛陀智慧之眼觀察所得之結論，往往能觀破其虛偽性、表面性、暫時性。舉個例子，比如說吸毒，吸毒者當下確實會得到短暫且強烈的快樂，但其引發的後果卻是無比痛苦的，故其本質並不屬於快樂，有智慧的人一定不會這樣做。

前者之快樂因為順了法性，所以能從樂入樂。後者所以由樂入苦，或從苦入苦，本質是因為其背離了法性。

愛情、男女之欲等等，在聖者眼中，本質與吸毒並無二致。

眾生覺得樂，是因為在其低級生命的狀態下，此事乃與其無始習氣相應，若在高級生命下看，則毫無樂趣可言。正如狗喜歡吃屎，吃得又香又甜，可是在人類看來，直覺得噁心不已。佛菩薩、阿羅漢視眾生享種種欲樂，亦復如是。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眾生只看到表面的快樂，卻想不到為了得到些許之樂，需付出的種種苦惱：貪愛、不安、忿恨、嫉妒、怨惱、焦慮、恐懼、傷心、失落、痛苦、無聊……前者短暫之樂，與後者無際之苦比起來，實是萬分之一都不到。龍樹菩薩青年沉溺於欲色，後險些喪命，始悟「欲為苦本，眾禍之根」。《四十二章經》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兒舐之，則有割舌之患。」又言：「愛慾之人，猶如執燭逆風而行，必有燒手之患。」

人類對於男女感情、欲樂的執著，可以說是人類對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認知之中最大的顛倒見：本來極苦，卻認為極樂；本來最無聊，卻認為最有意義；本來給人不安，卻認為最能給人安全感……這裡面充滿了迷惘、想像、粉飾、非理智，古今中外，千千萬萬男男女女，浩浩蕩蕩，前仆後繼，如群蛾撲火般衝進其中，不能自拔，誠然眾生業力不可思議。

其實，一切眾生輪迴之原動力即在於此。《楞嚴經》言：「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圓覺經》言：「一切眾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曇鸞大師說「四倒長拘」，正是眾生

顛倒知見，永遠拘束其難出三界，輪迴不息。即使道理知見上明知其罪與害，真到了事上，其無始習氣也不易抵控。

極樂世界既是「極樂」，絕不可能存此「有漏」之樂、「染污」之樂、「無常」之樂、「輪迴」之樂……極樂世界是「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是「永離胞胎苦，蓮花開化生」，是「清淨之身，無為之體」，如此，方稱得上極樂之「極」。

極樂世界，天天過年

過年了，每逢佳節倍思親。念佛人的親人們自然不在這個娑婆世界，而是在十萬億國土外的極樂世界。

細想想，極樂世界的人天天過年啊！當然，我說的過年，可不是大人眼中的過年，大人們說不定都有點「過年恐懼症」呢；而是特指小孩子心中的年——歡天喜地，熱鬧非凡，自由歡暢，喜氣洋洋……

口說無憑，我們細細分析一下好了（因為最近正讀善導大師的《般舟讚》，可能下面會引用裡面很多文句）：

我們娑婆世界，中國人的過年，首先是休息。

在農村，只有冬天到了農閒時節，農民們總算可以休息了，學生也放假了，上班的也迎來了年假。我小時候在農村，一年四季都得幫家人幹農活，有時臘月二十七還在菜窖裡打理爛葉的白菜，初五後就得照料大棚，或者發西瓜芽，灌西瓜袋……唯獨過年幾天，最是輕鬆，什麼活都沒有了，早上甚至可以睡個懶覺，直到太陽曬屁股才起。光這一條，對於我這樣打小就不愛幹農活的人來說，就值得一百分的高興啦！

無始劫的輪迴，無窮的造作，像是一場永遠也幹不完的農活，風吹日曬，永不停工，幹不好還要挨鞭子抽呢，抽得你皮開肉綻。祖師說「無窮之劫枉疲勞」，而極樂世界正是結束這生死疲勞的好地方。阿彌陀佛到了念佛人臨終一刻，宣布道：「某某人，你的活不用幹了，你可以永久休息啦！」

為什麼是「西方」極樂世界呢？「西方」也就是「息方」啊，極樂世界可是個真正休息的好地方，一切塵勞垢習自然不起，永恆做個自在閒人。所以祖師說「極樂安身實是精」，這休息可不是休假，休完就完，而是永遠休息，天天休息，真正的安息。你可能問了：「天天休息會不會無聊？」不會，休息的是妄心，永動的是真心。妄心一滅，真心便起，大悲熏心，常游法界，勇猛精進，永無厭倦。

過年當然不只是休息，還有團圓。

一年之終，外地求學的、打工的、出差的，無論相隔千山萬水，拼了命也要回家過年的。甚至不管在外面混得到底怎麼樣，也肯定要回家的，不是有句話：「有錢沒錢，回家過年！」一家人總算聚在一起，團團圓圓，吃一頓美餐，聊聊家常，小孩子叫著要壓歲錢，大人們嗑著瓜子，男的談事業，女的聊衣服……其樂融融，好不和樂。

極樂世界呢？剛才說的是一個人的一年之終，而人的一生之終呢？若不念佛，古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祖云：「念念相纏入惡道，分身六道不相知。」若能念佛，祖師云：「父子相見非常喜，菩薩聲聞亦復然。」又云：「父子相迎入大會，即問六道苦辛事。」

在極樂世界，不只是父子（彌陀父，眾生子）、兄弟（觀音勢至兄，眾生弟）團圓，而且我們生生世世的眷屬都可以在這裡團圓，永遠不再分離。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即使是最親的親人，也難免由於特別的因緣會心生間隙。而團聚在極樂世界的人，心心相通，絕無一絲芥蒂，就如同祖師說的：「佛與聖眾身金色，光光相照心相知。」

娑婆的過年，千門萬戶都能休息，得團圓，自然會生出很多歡喜，生出很多熱鬧，逛廟會、貼春聯、

放鞭炮自不必說，如今春晚雖然收視率沒以前那麼高了，但還是有很多人會看，因為屏幕裡節目多多，音樂、舞蹈、魔術、相聲、小品……充分滿足人們在新年氣氛下的一切視聽需求。

極樂世界的熱鬧可不比尋常，我們看看《般舟讚》裡的句子吧：

地上虛空人遍滿，神通轉變自然知。

或作華樓寶雲蓋，化鳥連聲奏法音。

法音旋轉如雲合，彼國人天聞即悟。

往生極樂的菩薩們充斥塞滿了地上與虛空，各自展示種種的神通變化，有變化出樓閣雲彩，有變化出鳥兒作各種美妙的音樂。凡是聽到這些音樂的，不僅身心愉悅，而且當下都開悟證果。

又言：

化天童子無窮數，悉是念佛往生人。

或登寶座樓中戲，不饑不渴湛然常。

看看，往生的人在極樂世界玩得真是不亦樂乎！而且，不管大家玩得多high，都不會累，不會渴，不會餓，真個快樂無窮極！

我們再欣賞一下極樂世界的「春晚」吧？

舞蹈：

鳥作音聲菩薩舞，童子歡喜作神通。

為我娑婆得生者，種種供養令歡喜。

鳥兒發出奇妙的音樂作為配樂，菩薩聞之翩然起舞，極樂童子們以各自神通作各種神變。這樣的歌舞表演，可是舊的往生者專門為了供養我等娑婆新往生的人，為了讓我們歡喜而做的哦！

音樂：

從世帝王至六天，音樂相勝億萬重。

佛國寶林枝相觸，六天音樂不如一。

世間最美的音樂莫過於古代宮廷音樂，而欲界第一層天的音樂比世間宮廷音樂美妙百千萬倍，欲界第二層天比第一層天的音樂又要美妙百千萬倍，第三層天比第二層天……如是一重一重比較下來，似乎欲界第六層天的音樂美妙達到了極致，可是跟極樂世界寶樹枝葉相觸所發出的音樂相比，竟然連其美妙程度的億萬分之一都不到。

魔術：

寶樹飛華泛德水，童子提取已為船。

乘船直入蓮華會，化佛菩薩與衣被。

極樂世界的寶樹上，飄落下來一朵花，花朵浮游在八功德水的水面上。極樂世界的菩薩伸手提取來這朵花，運用神通，讓花朵瞬間變成了一葉小船，人則乘在船上，悠遊前行，從極樂世界的水路，直接駛入彌陀講法的法會現場。這時有菩薩看見了船上的人，登時變化出美妙的衣服披在了這個人身上。這場面，是不是神奇得不得了？

以上略表幾種，真正的極樂春晚節目那可多了去了，而且天天上演！

另外，娑婆的過年，免不了走親訪友，親戚朋友一年沒怎麼見了，過年了，總要見上一見，帶上點心、水果、酒，說說話，吃頓飯。

而極樂世界可是天天「走親訪友」呢！《阿彌陀經》裡說：「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

極樂世界的菩薩常常在早上，用身上的衣服盛著美妙的花朵，一抬腳就分身到了十萬億個國土，探望供養諸佛親戚，一頓飯的工夫，就又返回到極樂世界，不用自己開車，不用擠火車，不用趕飛機，何其方便瀟灑？

祖師有云：

同學相隨游法界，法界即是如來國。

——佛國恆沙會，分身聽法修供養。

娑婆世界，過年的時候還要祭奠先人，佳節思親，人之常情嘛。極樂世界的菩薩們會不會一旦往生了，就把舊親故友忘記了呢？不會的。祖師說：

或語或笑身心樂，即憶閻浮同行入。

各發誓願遙加備，專住莫退盡須來。

極樂世界的菩薩們越是在語笑歡喜、自在快樂之際，越是想到：往生之前的舊親故友們還在娑婆受苦哇！於是各個當下發願要遙相加備護佑他們，冥冥中引導他們走上專修念佛之路，最終也能往生西方，出苦，團聚。

還有不少細節能說明極樂世界天天過年。比如過年要穿新衣服，而極樂世界的衣服每天都是新的，各種花色，各種樣式，任你挑，任你選，想到什麼樣的衣服，當下便自然在身，不用裁縫製作，也不會髒，更不用洗。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裡，可是有專門為了眾生穿衣而發的願呢：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欲得衣服，隨念即至，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縫、搗染、

浣濯者，不取正覺。

哎！佛真是慈悲至極，連洗衣服這樣的小事也為我們考慮周全了。

過年有很多好吃的，這恐怕是小孩子們最喜歡過年的理由之一了。佛在《無量壽經》中說，極樂世界的眾生，「若欲食時，七寶鉢器自然在前：金、銀、琉璃、磲磬、瑪瑙、珊瑚、琥珀、明月、真珠，如是諸鉢，隨意而至。百味飲食，自然盈滿」。一頓飯中竟然有百種不同口味飲食，應其心願，隨念而來；且盛飯的盆鉢都這麼講究，都是七寶合成，吃完還不用洗。娑婆世界的吃貨們，一定要過去嘗嘗哦！

又比如過年前人們要洗澡，而極樂世界的菩薩可以天天去八功德水裡游泳洗浴。池子裡的水要熱則熱，要涼則涼，要多高就多高，要多低就多低：

或入寶池灌身頂，或在乾地寶沙中。

抃水微波出妙響，聲中純說慈悲法。

德水清澄千萬里，寶沙映徹如不深。

過年要發折價券、領折價券，而極樂世界的功德法財太豐富、太充盈了，以至於大地都是黃金鋪成，樓閣皆是七寶所作，隨便折一片樹葉拿到娑婆世界，都夠一個人發一輩子折價券啦！

.....

娑婆的過年，代表歡喜，代表希望，代表新的開始，因為能休息，得團圓，能萬象更新。只可惜一年三百多天的日子裡，才有這麼幾天接近於此，年一過完，或繼續奔命勞頓，或親人再度分別。而極樂世界是歡喜的世界、希望的世界、全新的世界，眾生能夠在這裡休止輪迴，得大自在；最重要的是，每天都充滿歡喜、希望、自在，湛然常新，而又永恆不變。所以說極樂世界天天過年，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的無所屬，亦非不屬

前幾天組織大家對《往生論註》生僻的詞語進行註解，其中一段文說：「菩薩見此，興大悲願：『願我國土，地平如掌，宮殿樓閣，鏡納十方，的無所屬，亦非不屬，寶樹寶欄，互為映飾。』」這是曇鸞大師解釋天親菩薩《往生論》中的「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一句所闡發的。

這句「的無所屬，亦非不屬」，當時是劃成了需要註釋的詞條。我看佛好師別的詞條都填好了，唯獨這句始終空在那裡，遲遲沒有動靜，心想大概這八個字難倒她了。於是我向她大概說了下我自己的理解，給她作參考。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法藏菩薩看到十方世界國土優粗不等，有的世界崇山峻嶺，枯木亂草叢生，或大水瀰漫，望不到邊；於是興起大慈悲心，發願說：「願我將來成就的國土，大地平坦如手掌。宮殿樓觀，皆如鏡子含納影像一樣包含十方的佛國世界；如此，極樂世界和十方世界不是真的合為一個世界，卻又不是分離的，即非一非異的關係。」若說十方屬於極樂，可明明不是一個世界；若說十方不屬於極樂，卻又一體不離。人雖在極樂，處於宮殿樓閣間，卻對於十方世界欲見則見，欲至則至，所以叫「的無所屬，亦非不屬」。「的」（di）也就是真實、實在的意思。

然而，這畢竟是我的一己之見、臆測之言，沒有什麼證據。回來後，我心有不安，於是問了下師父。

師父的理解果然和我不一樣，師父說：這是形容極樂世界的大地的歸屬情況的語句。極樂世界的大地不像我們娑婆世界的大地——這裡屬於中國，那裡屬於美國；這塊屬於我家，那塊屬於你家，因此人間有很多紛爭，甚至為爭國土發動戰爭。極樂世界的大地沒有哪一寸是歸屬於哪一位，所以叫「的無所屬」；然而卻是屬於所有生到那裡的菩薩的，這叫「亦非不屬」。

我想了下，也覺得甚為有理。

第二天，我翻開一本日本淨土宗的書——《解讀往生論註》，這本書對這句話正好有註解，於是叫日語老師佛生居士翻譯給我聽，沒想到他們的註解和我的理解幾乎是一樣的。

我又找來了當代某法師講解的《往生論註講義》，看看他是怎麼解釋的。哈！居然又是一番解釋：他認為，因為極樂世界的宮殿樓觀有廣狹相容的功能特點，往生者想看其他世界的景象的時候，他方世界的景象便自然影現在前，不想看的時候又回到原來的狀態，並不是在固定的某個地方才有某種景象，所以叫作「的無所屬，亦非不屬」。

這樣的理解似乎也有一些道理。

一句話，三種解釋。我相信，如果再找的話，還會找到更多的解釋。

也許這也正是經典的魅力所在吧：一字之中無盡意，一句中含無量義，讓人反覆咀嚼，獲得各種不同的味道；多角度揣摩賞玩，能看到不同的風光。

今天晚上，一個人獨自在寬闊寂靜的鑒真大道上靜靜念佛，突然這八個字又浮現在心中，忽然感到，

其實這句話豈止這淺顯的意思呢？這句話幾乎是對一切世界的最經典解讀啊！

的無所屬——這個世間的確沒有什麼屬於我的。有什麼是我的呢？心愛的物品會丟、會壞，親愛的人總會離我而去，人和物最終都不屬於我。其實連自己的身體也不屬於我——一氣不來，這四肢百骸和我究竟有什麼關係？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念頭是屬於我的嗎？也不屬於，生而又滅，滅而又生，虛偽無常。物質念念在成住壞空之中；思想的生住異滅，剎那不止……虛妄的世界裡，沒有什麼屬於我，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畢竟空。

亦非不屬——山河大地，森羅萬象，是誰所造？是「我」呀——「一念之間，悉包法界」（《華嚴經》）。是我創造的，當然是屬於我的了。即便是看似和我毫不相關之人事物，也是屬於我的，因為他們因我而有，因我而生。六祖大師言「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蘇東坡言「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屬而不屬，不屬而屬，看似矛盾，卻又是統一的。我們與萬物的關係，其實本來如是。

因緣一時呈現，便屬於我；因緣究竟無自性，故終不屬於我。在明明不屬於我之因緣世界裡做當下屬於我之事，正是知當下屬於我之世界究竟不可得、畢竟空，因而能「滅度一切眾生而實無一眾生而得滅度」，能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能有功而弗居，有毀而不傷，灑脫自在而不廢菩提，不廢菩提而灑脫自在！

菩薩何以能修忍辱？

今晨遇一事，梗介於胸，結郁翻騰，且惱且瞋，如烈火燃胸。正急恨間，偶思一法，正可解決之，不意當下清涼，塊壘頓消，前之憤懣、惱恨，竟如風掃霜，蕩然無存。

因思菩薩何以能修忍辱？

人之瞋心，大抵於意願受阻又無慧力克服時乃發，故曰瞋發於貪，又起於癡，因貪發力，由癡而阻，瞋火郁燃，勃然興焉。

菩薩貪火既息，智慧聖明，神智洞達，一切阻礙，慧力能除，故常人覺難忍之事，難忍之時，於菩薩只如童子之戲，嬉玩以待，又如獅子搏鹿，克之甚易，面既無瞋，內心恬然，絕非常人臆想之菩薩乃需咬牙忍之耐之。

經云「五度如盲，般若如眼」，信然！

菩薩應在滿足眾生願中修行

李元松說：「菩薩應在滿足眾生願中修行。」

余雖不敏，卻深以為然。

我常常感到，當我幫助對方滿足一個心願時——不管此願是出世的，是世俗的，是大、是小，甚至是對、是錯……我個人所感到的喜樂，竟然比對方滿足願望的喜樂還要強烈很多很多倍。這是一種很神奇的感受。

當然，回憶往事，我自己能信入佛法、乃至淨土，也是承蒙許多總是能滿足我願的師長、善友的善巧攝受。曾經也許只是我一個小小的願望，甚至我還尚未說出口，他們即洞察並主動提出，我這樣芝麻般的人物，竟然能夠得到他們的重視，並在百忙之中千方百計地滿足我時，我覺得自己是如此幸福，對方是如此的可以信任。

猶記得我21歲那年，捧著一本書找到碰巧在老家縣城裡養病的一位法師，說：「法師，我想籌錢印這本書，利益更多的人！」法師慈悲地說：「你這麼小的年齡，能發這樣純真善良的心，著實難能可貴，我無論如何也要幫你完成這個願望！」雖然此事後來未果，但法師的激勵與成全之心，讓我永遠銘記在心；猶記得20歲那年，放假回老家，我拿了在廣西讀書時買的「好茶」，供養縣城一位法師，法師接過來高舉過頭頂，口中說道：「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施故，後必得安樂。」後來我才知道，這茶實在是很差很差的茶，法師只是為滿足我童子奉泥向佛一般的心，二話沒說就接受了。猶記得25歲那年，在南寧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上人、師父，臨別在機場送別時，就在他們馬上走向安檢口的時候，師父忽然轉身雙手捧佛珠到胸前，說：「這個，送給你！」這串念珠，還真就是我心中想要卻不敢開口的東西……

我並不知道菩薩的心是怎麼樣的，但那時候卻自認為分明真切地觸見到了。

一般人也有千方百計滿足其他人願望的時候，但可惜這些都是有條件的，甚至帶有目的的，也許對方是自己深愛的人，也許對方是對自己有用的人，也許這樣做方便自己達到某種目的，也許只是礙於自身很重的面子，當面對曾經深愛的人心生厭倦了，當可利用的人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當……總之，凡夫的心，過了一個時節，換了一種因緣，曾經熱熱的滿願心，汲汲的滿願行，也就完全不復存在了。

菩薩的滿足眾生願，卻是不帶絲毫個人目的的，也不講求任何一種條件，不被任何一種時地因緣所局限，他們只是單純地滿足眾生的願，像一個孝順的兒子，哪怕是病衰的母親、癡呆的父親提出了一個很不盡情理的願望，孝子也一定二話不說地竭力去完成父母的心願。

要說菩薩的目的，可能也有，就是「給人歡喜，給人利益」。「眾生歡喜佛歡喜」，眾生歡喜方能引導其將來可以得到更廣更大更深的喜樂。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何以有「恆順眾生」之願？因為「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眾生即是佛性，恆順眾生，也即是恆順佛性。自然地，滿足眾生願，也就是滿足自性中佛性本體。無怪乎當我們滿足了眾生願的那一剎那，內心會生起無限的祥和與歡喜、滿足與自在。因為在那一刻，正是佛性之光突破重重凡

夫垢障，射向濕冷陰暗的迷妄世界的時候。

又想我極樂世界，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思神通得神通，思智慧得智慧……真個無願不滿，萬事如願！誠如天親菩薩言：「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所以，極樂世界是個絕對滿願的世界，因為我們一旦往生，就住到了佛的心裡，佛心本就是要滿眾生願的啊！

佛滿眾生願，我們也滿佛願，佛願是什麼？稱他的名，生他的淨土！

佛滿眾生願，兩願相合，如涵蓋相稱，世出世間一切美好的追求，美好的願望，到此即畢，再無餘事矣。

（有人說：很多時候，滿了對方願望，即害了對方，該怎麼辦？其實這也正是我們需要成佛的理由。凡夫沒有足夠的功德與智慧，需要量力而行，因為常常滿了對方願，自己就要崩潰，同時也無法保證滿足對方願，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唯有佛才具足圓滿的智慧能力，在滿眾生一切願的同時，又能讓眾生趨向於解脫。但話說回來，眾所應知：你當下所發起的一顆純然無染、想要滿足對方心願的心，是永遠沒有錯的。）

凡夫如何破食色我執？

蓮友問：

請問我該如何破我執，如何看破食色呢？為此相當苦惱，總有在一次次輪迴裡萬劫不復之感覺，卻無能為力。

答：

1. 食色二執，源自貪慾，三界之欲界、非欲界，率多依之而分，此二執實根深到無窮之地。人類的一切行為莫不與之直接或間接相關。

2. 說食，佛經云：三界皆不離食，非只人類如是，非只常見食物為食，六根所觸、精神營養、思念思想、意識禪定……本質皆可稱為食。不同生命形態所食之內容與形式各有不同，於是乃有段食、觸食、思食、識食之說。

3. 說色，經云：「一切眾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古云：「六道輪迴淫為本，三界往返愛為基。」此之習氣，人若沒有努力對治、克制的經驗，或許並不知其習氣之根所植之深，果能自我內照省覺，會發現：掘得一尺，還有一丈；掘得一丈，還有百丈；百丈之下還有萬丈、億丈……洶湧浩瀚，暗流不息，片刻不停。凡夫所以並不覺其猛烈，乃是因為終日與其打成一片，以敵為友故。

4. 可以決定地說：對於時是末法、處是娑婆的我們，無論如何修行，永遠都不可能於今世徹底斷除食色我執。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於娑婆世界存在一天，內在貪瞋癡慢疑之煩惱，外在財色名食睡之五欲，總會伴隨我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秒。所以我們被佛稱為「具縛凡夫」，身上被煩惱的繩子困得結結實實，毫無動彈鬆綁之力。

5. 佛教一切修行，大分兩類，一聖道門，二淨土門。

在聖道法門，丈夫自有沖天志，難行需行，難忍需忍，雖面對「千尺愛河浪，萬重苦海波」，亦需拿出破釜沉舟、「力拔山兮氣蓋世」之架勢，心中樹立愚公移山般之必勝信心，想像終有一日能伏之破之，一世不成，還有下世；下世不成，還有下下世……

而在淨土法門，則「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善導大師語）。此即是淨土宗著名的「機深信」，若翻成白話就是兩個字：認慫！面對無始劫以來的煩惱，我徹底投降。歷史上，龍樹菩薩曾佯裝斥之為「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是乃怯弱下劣之言」。但龍樹菩薩同時又慈悲無有限際地給我等「慫人」一條光明大路——「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你們大可不必與煩惱作對了，只需以「信佛因緣，稱念佛號」這一簡單的方法，就能快速成佛！

面對煩惱，雖然我是投降了，可是我有我的救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我們下了「信」的請帖請來的救兵。等到了極樂世界，一切煩惱將翻成正覺，一切習氣將成為萬德，往昔所有食色我執，將成夢

幻泡影、水月空花。往生前姑且讓著煩惱，套用一句古話，問云：「煩惱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答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過了今世，你且看他。」

這就是「不斷煩惱證涅槃」，這就是無修而修、不破而破。淨土法門的深奧高妙之處，即在於此。

6.兩種法門決定了我們對待現世煩惱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聖道門踏平煩惱，淨土門繞過煩惱；聖道門與煩惱對立，淨土門與煩惱和解。所謂和解，即是與之和睦相處，他有任他有，我自稱佛名；他來任他來，我自稱佛名；他去任他去，我自稱佛名；不理睬、不刺激、不挑戰、不相鬥、不過分壓制。其實，當如是用心之時，反而會大大減輕煩惱；刻意與煩惱為敵，往往你強他更強，有時雖有短暫壓制，得以片刻心清神寧，剛剛得意沒兩天，一朝習氣反彈爆發，將見以前更勝百倍千倍。

7.果能長期持念佛名，雖沒有特別著意對治此習氣，卻見習氣日淡，佛念日淳，一切不期然而然，此是念佛「觸光柔軟」的結果，是佛清淨光、智慧光、無礙光日日潛移默化間殺「菌」、催「熟」的結果，此種根身器界的轉變，完全非「人為」，乃「佛為」也，一旦轉化，將比個人壓制、克制、對治的方法更平穩、更自然、更持久。

8.善導大師曾以一個經典的比喻來說明一個念佛人應有的心境：一個人踏在窄窄的白道上，左邊是水河，右邊是火河，水火洶湧不息，交互著或漫或燒白道，而念佛人眼睛唯仰望著對面白道終點的阿彌陀佛，不顧腳下的水火。水代表貪心，火代表瞋心，白道即是「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念佛人踏在六字名號的白道上，以願生心為導首，心中唯期彌陀來迎，極樂必往，至於往生前的貪瞋煩惱，雖然深廣無涯，但畢竟無礙我往生，自可以「不顧」之心態待之。

9.然而，「不顧」並非肆意放任習氣，若肆意放任，又是「顧」了；非放任，非非放任，方是「不顧」之意，應知。

講梵語的黃曉明為什麼更像玄奘大師？

前陣子，大家一起去看電影《大唐玄奘》，回來之後第二天上完早課（學習《淨土宗聖教集》精要法語八十八條），大家討論起前一天看的電影，一群人在圖書室七嘴八舌，各抒己見，不免多有相互不能認同之處。然而說到其中有一個細節，經第一個人說出來，所有人竟一致認可，假如沒人提起，各自還以為只是各自個己的感受呢！

是什麼呢？

就是片子前半部分在描繪大師歷盡辛苦西行的過程的時候，大家覺得黃曉明演的玄奘大師沒有多少大師氣，甚至連普通出家人的氣質也沒有，甚至可以說很俗氣。可是到了後來，等到了大師終於抵達那爛陀大學後，忽然一改漢語為梵語的黃曉明，立馬不覺俗氣了，豈止是不俗，簡直瞬間升格了幾級，甚至真有點玄奘大師的影子了。

演員沒有變，導演、編劇肯定也沒有變，只是變了一下主角的口音，竟然這麼大的反差。這可真是一個神奇的情況，哈！

大家正在探討是何原因時，我沉思了片刻，緩緩地對大家說：

這個其實也並不奇怪。

幾年前，我到一個寺院，寺院有位法師，舉止甚有威儀，長相更是莊嚴無比，真真的高僧風範，從見第一面即心中未免生起極大的景仰崇敬之心。

由於當時需要在那個寺院住上一段時間。每天早晚殿，我都望著「高僧」出神，心想要是哪天能和這位「高僧」說上幾句話就好了，請教請教佛法，定蒙教益。

有一天，認識我的另一個法師忽然喊我：「走，帶你去看一位法師，這位法師對中醫特別有興趣，聽說你也學中醫，想和你聊聊。」

於是我便隨他而去。等到了那位法師的寮房，一推門我便驚呆了：啊！這不就是我多日來萬分景仰的「高僧」嗎？「高僧」很客氣，端茶倒水，讓座招呼，我也自然是屏住呼吸，緊張莫名。

然而，可是，但是……待這位「高僧」一開口，我的心著實被狠「虐」了一把。

原來「高僧」如今只追蹤中醫，佛法並不了解多少，也無心去了解。他熱情地打開電腦給我看，看他收集的所有中醫視頻，王正龍的，倪海廈的……都是一些民間中醫大家的講座。時不時問我一些中醫問題，我隨口應承著，他猛地拍大腿：「哎呀！你中醫學這麼好，居然出家了，真是太可惜了！」——阿彌陀佛！一句話聽得我真是心中拔涼拔涼的。時不時我想和他討論與佛教相關的話題，他乾脆接也不接茬，一直聊著他癡迷熱愛的中醫。

原來「高僧」只愛中醫，不愛佛法。

好的威儀，也不過是因為他經常在戒場做引禮師，懂得怎麼行住坐臥而已。

待出門後，我摀住胸口，大口吸氣，心中的「高僧」竟就這樣被粉碎無遺。

打這次以後，再在早晚殿上看見他時，覺得整個人真是黯然失色，以前的光環完全沒有了，不過是一個穿著僧衣的俗漢罷了，始信自己的眼睛也會騙自己。

類似的事情還有不少，這一例算是比較典型的一個。

常常都是如此，一個人在外頭怎麼看都好，就是別聽他開口。

「言為心聲」，內心的狀況通過語言是最能夠顯示完全。電影裡前面黃曉明說的是中國話，中國人對中國話太了解了，很多細微的東西都能辨別，俗與不俗，是不是表演出來的語調，是否做作，是否自然，一切乍聽即知。修行人的動作表情等等都容易模仿，但說話聲音背後的道氣是模仿不出來的。而後面的梵語呢？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大家都聽不懂，也就聽不出聲音背後的微細之心意了。正如不會書法的人看所有書法作品都覺得好，但真正的行家一看，明明寫的同一字體、同一風格，但是一眼望過去，高低優劣，立判無疑。

再者，說梵語，還透露出一定的神秘感。神秘感是世界上非常神奇的東西，它讓人在頭腦中展開一系列的要多豐富有多豐富的聯想。台灣某邪師寫的書真是邪得離譜，然而信眾卻特別多，他很善於以神秘來經營自己的聲譽，但在網上找不到任何一張他的照片，也聽不到他的錄音，越是這樣，越是能夠引起人們的好奇。

有句話說「見面不如聞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見面後相互說了話，神秘感被打破，內心實際狀況展現在對方面前，一下子產生了很大的落差感。

所以啊，你們要見陌生人，要盡量少說話或不說話哦，否則一說話就露餡啦！

不過見過的人裡，也有一些特例。看上去很平常，很普通，甚至很不起眼，待一開口，聽其言辭，玩味其語，方覺真是高人，句句如金似玉，比如像我們的慧淨上人，就屬此類。

這樣的人不多，自古就有所謂「庸者眾，仁者稀」之說，遇到了，可是要好好珍惜。

阿彌陀佛開給娑婆眾生的「療妒湯」

想要買一輛車，奈何手頭錢不夠，恰好此時隔壁鄰居買了一輛車，且恰好正是自己要買的牌子，於是心中便隱隱地不舒服。倘若不是自己想買，只是平時的狀況下，鄰居買了車，很可能心中沒有什麼感覺；抑或是，而鄰居不是買了同款車，而是買了新房子，而在你這，房子並非迫切想要得到之物，於是心中便沒有任何感覺。

那種隱隱的、酸溜溜的不爽的感覺，叫作嫉妒，這是人性的弱點與醜陋。

嫉妒的來源只有一個，就是貪執。自己所貪執的東西沒有得到，而旁邊人卻得到了，而旁人的「得到」，就像一面雪亮的鏡子，登時照見了自己手中的「空乏」。也在有意無意的比較之中，照見了自己的卑弱，無力，失落，這是素所自認為強大有力的「我」，所絕對不能接受的。於是，酸楚，憤懣，掙扎，失落……乃至仇恨，各種情緒，一時俱至，那滋味就如同火上煎迫一般。

貪執重的人，嫉妒心也強。當然，因為每個人貪執的點各有不同，故而引發嫉妒心的狀況也大相逕庭，對於感情執著的人，往往因感情問題妒心頻發，錢財的自他或得或失或許並不至於令其心生擾亂。經歷同一件事，有些人滿心嫉妒，有些人卻絲毫無感。

人們所貪執的東西很廣，故而能夠引發嫉妒的人事也很廣，可以是鉛筆、玩具，也可以是旁人的一句讚美、一個眼神，還可以是一張曼妙精緻的臉，或是一件漂亮昂貴的衣服，當然，更可以是多數人熱衷的事業、財富，或者是某種關係、某些感情。總之，但凡是觸發到你所貪執的那個點的，都可以點燃嫉妒的引信。

何以「同行是冤家」？因為同行者背景相當，做的事一樣，貪求的領域方向也一致，最容易相互引發嫉恨；何以同門中容易引發嫉妒？因為同門最初學習的東西都一樣，所追求的目標也高度一致，資歷年齡等等都相仿，這種情況下，對方的「得到」，真真會把那個可憐的「我」當體擊垮，甚至粉碎無遺。當初龐涓不就是把孫臏的腿砍下來而後快嗎？嫉妒往往發生於層次境界差不多的人群中，當然也有例外，提婆達多便蜀犬吠日般地嫉妒佛的威德，這顯露的是他的傲慢與貪執利養心念之強烈，強烈到完全失去理智。

嫉妒心起的當下，往往在潛意識中把自己的「不能得到」，怪罪於對方的「得到」，以為就是對方的得到，讓我失去了什麼。其實大部分情況是：各乘各的福報，人家的「得到」並不與你絲毫相干。然而此時你胸中早憋足了火，心胸開闊些的，尋機釋放而了，心胸狹窄者，終而鬱火成毒，如同心靈長了一個腫瘤，久久難釋，乃至賭志尋機報復。相傳梁武帝夫人性善嫉妒，甚至為報復對方極盡殘忍之能事，死後竟託生為一條蟒蛇。

諸般嫉妒中，由感情引發的嫉妒尤其深、尤其難解，良由情植根於欲，而全體欲界眾生，無慾不來，加之感情的無常變幻，時時隱藏著種種之不確定性，一點風吹草動都可以讓深陷感情中的人在妒火中燒，情的本質即是非理智的存在，所以，幾乎有感情，便有嫉妒，要想沒嫉妒，除非沒感情。《紅樓夢》裡寶玉發現眼中幾乎所有女性都像得病一樣因嫉妒痛苦不堪，便問唱言萬病皆治的賣膏藥的王道士，如何治得

女人的「嫉妒」？於是王道士開以「療妒湯」——梨、陳皮、冰糖，三樣東西煮起來酸酸甜甜的，今天治不好，明天繼續喝，今年治不好，明年繼續喝，「人橫豎是要死的，等死了，還妒什麼？」曹雪芹借道士的口，真是把人類嫉妒的永不可免的本質說得透透的，寫得入木三分！

佛教裡對治嫉妒的是隨喜，面對對方的得到或成功，由衷地內心歡喜，其實並不在乎口中是否呼出「隨喜功德」四個字，只在於在看到對方得到，是否真的心生歡喜。這其實本是一個發了菩提心的菩薩行者自然的心理反應，既發了菩提心，便是真正想要一切有緣都離苦得樂，現在對方得到「樂」了，對方得樂，自己願心得遂，自然歡喜，哪有自己反不高興的道理？只是發菩提心本身不那麼簡單，確切地說，是太難了，往往在見境生嫉的當下，便撕破了所謂的菩提心的虛偽面具，才發現底下全都是自私與貪婪。

有句話叫「無慾則剛」，對於一個無慾無求的人來說，沒有任何人的任何「得到」，可以刺激得到他。人家得到的我不稀罕，我所失去的我也不在乎，這樣便心平，心平則有力量，如同鋼鐵一般，無物能役。

念佛人真心希求的惟有一件事——往生極樂，除此，娑婆世界盡大地之人之物，盡讓與一切有緣，爭搶由他，貪比由他，我自「南無阿彌陀佛」，乃至如「黑白不辨之童子，是非不分之愚人」。此時的一個「活死人」，還妒什麼妒？這倒是一個普通人都能做到的療妒的好辦法，雖然沒有發菩提心，但畢竟「潛通佛智，暗合道妙」。

徹底放棄娑婆，篤志願生西方，這才是阿彌陀佛開給娑婆眾生的「療妒湯」吧？

成佛的鞭炮

有一年輕的蓮友，來寺一月後，一切頗覺相應，每日歡喜莫名，本來九月份要去讀研，忽心中起念欲捨棄學業，來寺做義工，加入我們編輯部，為法門效力。

然時久則疑慮叢生，遍問故交與親人，支援者少，阻撓者多，思來想去，心中躊躇，難做決斷。

有一天，忽問我：「我才接觸法門一個月，就貿然決定捨棄學業來寺工作，是不是太過草率與著急？」

我回說：「鞭炮你見過吧？」

「嗯，見過。」

「從點燃鞭炮的引信，到爆炸，要多長時間？」

「最多幾秒鐘。」

「是什麼讓這件事能在幾秒鐘內發生？」

「呃……不知道。」

「之所以有這幾秒間的事情，是因為鞭炮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了等這幾秒鐘啊！鞭炮炸開的那一瞬間，會不會說：我都在角落裡呆了一年了，幾秒內讓我爆炸，是不是太著急、太草率了？」

「呵呵，不會。」

「你也是一樣，表面看只接觸法門一個月，但其實背後的因緣早已具足，積聚在心中的無量福報，如同鞭炮裡的火藥，就等待這一個月的引燃、激活、激發。其實一個月還算長的，很多人一個月都不用，只要幾天，甚至……」

「嗯。師父您說的竟然讓我有了一種使命感……哦，不對，人們生來就應該是為了遇到佛法……」

「是的！」

以時間來衡量因緣展現之變化，何其可笑！何其荒唐！時間是人類心念波動的產物，時間具有巨大的彈性，人之念頭若轉，恆沙劫數還成剎那之間；念頭堅執不移，一瞬之間也成無量大劫！

又，何止於眾生現世諸多現象背後因緣複雜難測，眾生念佛解脫的心，不也是一個鞭炮？早在十劫前，阿彌陀佛已經做好，安插進所有眾生的心中，隨時等待點火的那一剎那。看似從念佛到往生，從往生到成佛的速度這麼的快，那是因為阿彌陀佛花了兆載永劫的時間，早已將成佛的鞭炮做好，置在我們無始劫中的「我」中啊！

六字名號的鞭炮一開炸，凡夫的「我」當下就徹底的灰飛煙滅了……

渡盡劫波兄弟在，蓮池一笑泯恩仇

古人有段名言：「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盡則輕；以權相交，權盡則棄；以情相交，情盡則傷。唯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

然而鄙見，以心相交，雖較前之「以利、勢、權、情」相交者長遠，卻仍屬有限度的長遠，因為心雖能淡泊，但畢竟為無常所縛；況即使相交的兩顆心誠可一生不失，卻終難免一死，身死心遷，前程各別，也就再難有相交之事。

人與人唯有「以法相交」方得長遠。佛法的紐帶遠比世間一切都要結實、要牢固，它甚至能將人與人關係維持、引向未來，身雖雙雙脫謝，心卻可借由佛法，繼續相交、乃至相融。

回首不長人生，小學、初中、高中、大學，都曾十分親密甚至一起長大的朋友，而如今皆各奔前程，即使偶有相遇，也大多如魯迅幾十年後又見少年閨土一般——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無話可談，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像一條河，起初分叉成為兩條河的時候，河水間相距並沒有多遠，可是隨著河水日夜不停地流啊流啊，當時間足夠久的時候，再看，起初交匯一起的河水，如今相距幾百上千公里都有可能。

有一年，我陪師父從合肥到北京，在高鐵上臨下車還有半個小時的時候，一個鄰座的中年婦女和我聊了幾句，臨走加了QQ（那時還沒有微信），匆匆道別後，其後便杳無音訊。大概過了一年，竟然在QQ上收到她的留言（怕忘了她的名字，我把她備註為「去北京的路上認識的」），她說高鐵一別後，她經常看我空間文章，又搜集很多本門的佛書看，慢慢信佛，現在在家每日念佛，聽說北京辦養老院培訓班，她很想參加，投身念佛養老事業，問我的意見如何云云。

當時我很驚訝，感歎因緣之不可思議，可能她當時只是看我們穿著僧衣感到好奇，可能她也完全想不到會因此信佛、念佛、投身佛教事業。雖只是萍水相逢，卻改變了一個人輪迴還是成佛的未來。這是什麼力量？佛法。人只有靠佛法為紐帶，才可以藉微弱的緣而建立如此牢固且長久的關係。

倘沒有佛法，今生再緊密、濃密、親密的關係都隱藏著破裂或斷裂的可能性，破裂多由心之無常，斷裂是因為生命之無常。

以法相交的人，即使是陌生人，即使今生關係並不十分好，即使因為凡夫習氣有點小小交惡，卻因為同念一尊佛的緣故，仍是「遠通法界皆兄弟」，因為將來同是阿彌陀佛的「正覺華化生」——「渡盡劫波兄弟在，蓮池一笑泯恩仇。」就像千江萬河從九州八方流將過來，有的清，有的濁，有的遲，有的疾，有的直，有的曲……最後皆流入大海，從此咸同一味，再不分你我彼此。

回憶高考那件事兒

又到一年高考時。由於高考涉及新一代年輕人的前程，年輕人的前程，往往也是一個家庭的未來，一個家族的希望，甚至某種程度上關涉國家的前途，故而總是能引起社會廣泛追蹤。

自從2004年參加完高考，我幾乎不怎麼追蹤它了。因為感覺與我關係不大——逝去的我和我的高考似乎已然成了別人的事。一切都像是滴在黃紙上的一滴水，默默地揮發變乾，留下的水痕也越來越淡。

然而唯有一件事，多年來總是縈於腦際，想起來心頭就很溫暖。

高考那年，我的身體極差，長期失眠，精力不濟，頭疼，尤其不能用腦。但凡聽課或答卷子，只要超過半小時，腦袋裡好像被掏空一般，支撐不下去。在高考日日逼近的日子裡，在學校你爭我趕的氛圍中，這樣的身體狀況讓我嘗到了從未經驗過的痛苦。

那時，我被准假每天下午去診所看病，我則利用這個機會去城裡各種書店看書。就是在此時，我偶然間讀到佛教的書，不由眼明心開，塵勞頓脫，雖然身體是苦的，心裡卻輕鬆了下來，不會用「未來」折磨自己，真是應了那句話：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常常抱著禪宗語錄偷偷在課堂上桌斗裡面邊讀邊思維，偶爾相應處，真的是「大喜充遍身」，暢快無極。

雖然從那時起我便放下了一切世間功利的追求，心中沒有太大的壓力。然而隨著高考日益臨近，總還是希望能考得順利些，這樣總不至於傷父母心太甚，故而心中還是有些焦灼不安的。

診所換了一家又一家，全縣城的診所幾乎都認識我了，但幾乎都沒什麼改觀。有一次，我找到一家離學校不遠的診所，醫生是一個年輕的小兒麻痺症患者，走路一瘸一拐，行走非常不便，因她從小有感受病痛之苦，遂立志以醫濟人。她看我是學生，所以只收很少的錢。她也知道我即將參加高考，所以看上去比我還著急——針灸、拔罐、吃藥……換了好幾個方案，總是不濟事。每次見面，她都很關切地詢問我前一天治療後有無好轉，當我說「沒有變化」的時候，她都眉頭緊鎖，顯得特別焦急、苦悶，在一旁幫忙的她父母也面露心痛焦急的表情。

很快，再有四五天就高考了。有一天，她忽然對我說：「咱們換個思路吧，現在指望讓身體幾天內痊癒是不大可能的了，我選了兩種中成藥打點滴試試吧，這些藥對短期內供給身體所需能量，很有好處。」於是「參麥飲」這三個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裡（另外一種藥名想不起來了），那是我第一次打點滴，到現在也是唯一的一次。

本來我是沒抱有太大希望的。然而沒想到，打了點滴後，第二天便覺頭腦清爽，思維活躍，精力充足。

考場上，憑著這幾瓶點滴，我竟然每一科都答完了卷子。要知道，之前模擬考試時能答完一張卷子的五分之一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高考期間，醫生的母親還每日煮鹹鴨蛋和鹹菜送給我吃，那鹹菜真的好好吃，從來沒吃過那麼好吃的鹹菜！

考完後很快成績下來了，我上了本科線，第一時間便騎著自行車到診所報喜，一家人聽了喜訊喜笑顏

開，看起來比我還高興。

臨去上大學，我去診所辭行，我們在診所前面合了影。將離開診所時，她父親讓我等一下，過了一會兒，他手裡拿了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進了診所，非常認真鄭重地放到我手裡說：「送給你！祝你學業有成，前途無量！」接到本子的一剎那，我心中真的非常感動。

後來上大學期間，每次放假我都會去診所看望他們，只是最近幾年才聯繫少了。後來聽說女孩兒嫁了一個當兵的發小，身體健康，對她極好；再後來聽說又生了孩子，現在不知道孩子有幾歲了。真是吉人自有天相。

這真是很有愛心的一家人，想到她們，心裡就暖暖的。因為他們的出現，在我人生的轉折處順利地走向了讀書求學乃至專修念佛之路，以至於到今天。不然，今天我也許在家老實種地，也許在縣城做小生意，娶妻生子，過著完全另外一種生活。

當時的他們只是看到一個病苦中無法順利參加高考的孩子心中的無助與痛苦，心生惻隱憐憫，故而便盡渾身解數想要幫助，這樣的心是這般的乾淨與真摯，以至於到今天這十二年間，時光遷流，當我回憶往事，很多已見斑駁、模糊，唯有此事此人在心中反而越來越深，越來越清晰，常常策勵我要以同樣乾淨、真摯的心對待幫助別人。

在我短短的生命中蒙受了太多太多的眾生恩德，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回憶起那麼多數不清的親切的面容，有的還在世，有的已不在世，想來如果不是盡形壽稱名、往生淨土，還入娑婆，實在不足以報眾生恩德於萬億分之一。

特蕾莎修女說過一句話：「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會消失，但愛會留下來。」誰敢說不是如此呢？

與越南法師通話小記

今天上午接到一個來自越南的微信語音，是一個名為潤達的越南法師打給我的。

之前是因為他在淨宗法師facebook英文網頁上留言，於是一直在後台與佛悅溝通。後來佛悅把我的微信給他，他這才聯繫我的。據說越南人本是不怎麼用微信的，純是為了打這個電話，他臨時現裝了一個微信軟件。

法師今年40歲，出家20多年了，在胡志明市的一個寺院。說著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光為了弄清楚「潤達」這兩個字足足用了兩分鐘，但憑我過去與一些越南朋友交流的經驗（過去我們學校好多越南人），他算是說得很不錯的了。

他雖中文發音不準，很卻頗有語言的天分，全憑自學通曉了中文、日文、英文（貌似韓國淨傳法師也是如此），已經翻譯上人、師父的好幾部書為越文了。

他是偶然一次讀到慧淨法師的書，深深被上人「平易近人」的講法風格所吸引，更被彌陀無條件的救度所感動，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在網上找很多有關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的書來讀。自打慢慢信受這個法門後，他非常希望越南也有更多的人了解彌陀的救度。越南學淨土宗的人也很多，但基本都是自力思想的。前段時間，越南慧光翻譯中心出版的書他都有參與。他說他還經常翻一些短句發在網上，很多弟子看後都非常歡喜。

他邀請我有機會可以到越南看看——「我們可以坐下來聊聊天，喝喝茶，到處轉轉……」聽了這話，我還真有點心動，因這與我是最相宜的。如果他不是這麼說，而是說：「您來了可以給我們寺院僧俗大眾作下開示」，那我真是打死也不敢去了。

在他的磕磕絆絆的話裡，透露著滿滿的真誠、質樸，還有三分天真可愛，熱情卻又內斂。

他問我有什麼可以「告訴」他的（我想他是想說「指教」但一時想不到這個詞吧）。我說，我不懂翻譯，不知該如何「告訴」你，不過我可以請弘願寺發行部寄大陸出的全套中文法寶過去。他頓了一頓：「真的嗎？」我說：「當然！」「那——太——好——了！」他說這四個字時拉了老長，且每個字音都不准，像香港人講普通話一樣，還把「太」這個字使勁加重音。聽起來頗有點滑稽，我使勁忍住不笑出來，真覺得他好可愛啊！

他很關切地問我上人的身體好不好，淨宗師父的身體好不好，他非常希望上人師父能到越南看看。

臨掛電話，他非常莊重正式地結語道：「祝您身體健康，在彌陀慈光下快樂地過每一天！」呀！多麼樸實透朗的話啊！讓人聽了心中暖暖的。

通過這26分鐘的電話，我得了一些感受和啟發。

1. 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四海皆兄弟。

今天對這句話忽然有了極真切直接的感受，我們語言文字不同，文化背景有異，但說起同念的一尊佛，同修的一個法門，怎麼覺得比很多同一國人（甚至同一家人）還要親呢？

2. 法義是核心。

能夠無遠弗屆地直達眾生心靈的，唯是佛法本身。起初潤達法師並不了解我們教團大小，信眾多少，佛教事業有哪些，他只關心法，只是單純地被純粹的法義吸引而已，即使在國內，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多少人最初僅僅被法折服，才慢慢走入此門。

這麼多現象不禁讓我們思考，佛教不管開展何種事業，是不是皆應圍繞「法」而展開，以法為核心，以為法基準？

3. 法師反覆說到好幾次：慧淨法師的講法非常「平易近人」，淨宗法師的開示非常「平易近人」「誰都能懂」。我想是因為他的中文詞彙沒那麼豐富，所以姑且用這四字成語表達而已，這裡面肯定還有「平實、平淡、平和」的意涵在其中，同氣相求，我想潤達法師也一定是一個平易近人之人。

當整個世界都在彰顯個性，人們爭相追求玄奇炫目之物的時代，「平易近人」反而成為了稀有罕缺之物，平常之人反而最不平常，平常之法反而最不平常，只是具此眼光，覷破反道求玄之荒謬者，太少太少。

4. 潤達法師出家時才二十出頭，想必其學歷也不會特別高，但憑其努力居然能自學通曉三國語言，並且達到自由翻譯的水平。學一門語言，學些皮毛容易，學到通達，大不容易。除了他自身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之外，這背後肯定也免不了其慈悲堅固的發心，想要利益廣大眾生的恆心，相較之下，我感覺自己真是太安逸了，連英語這個學了那麼多年的語言，到了國外仍是根本張不開口，真慚愧啊。

其實不獨語言，我們學習其他東西，做其他事，是否也具有這樣的發心與恆心呢？

宗道法師對話八歲小朋友

我想知道人為什麼會老

因為世界上有個詞兒叫「無常」。
無常的威力可大啦！
它可以將日月捻成粉末，
將塵土聚成星球。
讓一個國家興，
也讓一個國家滅。
讓人哭了又笑，
笑了又哭。
任何東西，
一遇到無常就要變，就會變，就能變。
當然，
讓小孩兒輕瞬變成白髮老人，
也就完全不在話下啦！

我想知道人從哪裡來

我要說人從媽媽肚子裡來，
你肯定又要問啦：
「那媽媽又從哪裡來？」
那問題就問不完，
也回答不完了。
其實呢，人是從煩惱裡來的。
這個詞對現在的你肯定還很陌生，不過很快你就會嘗到它的滋味了呢！
——煩惱是人類永恆的家。

我想知道人死後要去哪裡

這個問題問得好極了！
知道人從哪裡來不重要。
知道人要去哪裡才重要。

人死後大體有兩條路可去。
大部分人呢，
從現在這個煩惱的「家」，
搬遷到另外一個煩惱的「家」。
有的新家還能聽見笑聲，
有的聽不到。
甚至有的新家裡24小時傳出來的是哀叫聲，哭嚎聲！
極小部分人，
在念佛聲中離世的，
就去了一個叫西方極樂世界的地方。

我想知道天上真的有仙女嗎

有，漂亮極了！
她們的身上都放著七彩的光，
飄放著美妙的體香，
聲音甜美動人，
面龐端莊姣好。
地球上最美的美女站在她們面前，就像猿猴站在人群裡一般。
不過，天上的仙女，要是跟極樂世界的菩薩相比，那就差得太遠啦！
天上的最美的仙女站在極樂世界菩薩面前，同樣像猴子一樣醜陋呢！

我想知道未來會怎樣成長

啊——
這個問題問得我好心生羨慕。
我在八歲的時候，沒有人能給我解答這個問題。
未來像你畫畫前擺在小桌子上的空白紙張，想畫什麼就畫什麼，多好啊！
但也可能畫著畫著，就變成了不是最初想畫的樣子了。
不要緊，雖然在人生的畫板上，會有歡笑，有痛哭，有高興，有委屈，會流汗，會流淚。
我來教你一個秘訣，保證你準能一生平安度過——每天朝著太陽落山的方向念三聲「南（拿）無（摩）阿彌陀佛！」
如果20年後的今天你還在堅持這個習慣，我保證你能夠成為你想成的任何一個人。

我想知道人生為什麼這樣神奇

是啊，人生就是很神奇。

昨天還步履蹣跚學走路，今天就拄著柺杖秋風裡行。

「煩惱」的肚子裡竟然生出了世界上這麼多可憐的娃！

死後有人能去極樂世界，有人只能留守在煩惱的家。

天上有仙女，極樂有菩薩。

未來的成長，只需要每日三聲「南無阿彌陀佛」，就能一生平安、平順、幸福！

希望「神奇」這個詞兒永遠留在你的小腦袋瓜，直到你老了的時候，還想賽過天上的仙女，去做極樂世界的美菩薩！

僧眼看「紅樓」

前陣子佛厚來，我陪他一起去大觀園看。我說：「劉姥姥進大觀園，今天咱們要去的就是這兒。」佛厚聽了打趣道：「『張姥爺』今天也要進去瞧瞧！」

這園子純是為拍《紅樓夢》而建的，想來不得不說那個年代的人心眼實誠，現在人拍電影、電視劇，無論如何也不會專門為之建個園子了吧？估計想都不會這麼想了。

園子建得真心不錯，誠為清幽、靜謐的一處好所在，用佛厚的話來說就是「美得很！」寶玉的怡紅院、黛玉的瀟湘館、妙玉的櫳翠庵……竟真如同書中描述的一般，怡紅院的海棠樹，瀟湘館的竹子，櫳翠庵的臘梅，都一一按照書中所說長得茂盛，此情此景，似乎人要是喊一嗓子，《紅樓夢》中的人物準能從房中款款走了出來一樣。

最後我們走到一個《紅樓夢》研究資料館，裡面全是《紅樓夢》的各種版本，還有後世對它的研究著作：《紅樓夢與中醫》《紅樓夢與詩詞》《紅樓夢與烹飪》《紅樓夢與服飾》《紅樓夢與方言》……還有專門研究書中某一個人物的，有專門的紅學期刊，有國外的各種翻譯本《紅樓夢》，這些書中有的一本書竟比整部《紅樓夢》厚幾倍，洋洋可觀，足足擺了一間屋子，幾乎是一個小型圖書館了。

這真讓我開了眼界了！一本書竟引出後人這麼多研究性著作，這真是一部神奇的著作，似乎什麼人都能從中找到與其相應的興趣點。像魯迅說的「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中國大概還沒有哪部小說能像這般：在作者活著的時候便被人瘋狂傳抄，衍生出十幾種版本後，長印不衰，不論是社會上層讀書人，還是民間老百姓，無不愛讀、喜讀，喜談、愛談，真真是一本超級無敵暢銷書和超級無敵長銷書。而且，經過短短三百年時間，雖然時代劇烈更迭，社會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戰爭又和平、和平又戰爭，讀者群始終不減反增，從專業的文學大師到民間百姓，對這本書都能耳熟能詳，甚至竟發展成為專門的一個熱門學問——「紅學」，又被畫成畫本，拍成電影、電視劇……

雖然人們常說「四大名著」，但論其思想的高度、深度、影響力等等，《紅樓夢》是其他三部書遠不可比肩的，這部書即使拿到亙古以來的國際文學歷史的舞台上，也毫不遜色的。

《紅樓夢》我初中時讀過一遍，當時沒看太懂，總覺得都是些極其無聊瑣碎的生活小事拼湊而成，也不覺其高明之處究竟在哪，近幾年學佛後，有時會隨手翻一下，越發覺得裡面的東西可是不簡單，越玩味越有味道，越琢磨越覺智慧增長，甚至其中的精深奧義恐怕只有站在佛肩膀上才看得真切。

不得不感慨，作者曹雪芹異乎常人的文學天才。整部書中如此眾多的人物，如此眾多的事件，錯綜複雜，然而在作者的筆下，顯得舉重若輕、悠遊任運、有條不紊。他同時又具備百科全書般的廣博知識，舉凡涉及到那個時代一切有關衣食住行、中醫、詩詞等生活方方面面，都描述得不僅細緻入微，而且確鑿深刻，誠然世事洞明，皆成學問。而作者對人物的刻畫，更是手握神筆，運斤成風，各個人物都那麼栩栩如生、鮮活生動，即使是很不起眼的角色，都給人極深的印象。幾乎人人都從紙上站立起來，與讀者對話，

讓每個讀者幾乎都能從自己身邊找到黛玉、鳳姐、寶釵……甚至從自己身上也能找到這些人的影子。

讀《紅樓夢》你會有一種感覺，就是曹雪芹像是在飛機上俯視著大地，這跟一般人在平地上看人看事完全不同，不僅與現實保持著距離，且一個東西的前後左右都盡收眼底，它把讀者也同樣帶到那樣一個高度，翻過劉心武續寫の後四十回，讀起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當然與之不一樣的是，一般人從高處俯視下來便看不清細節，作者卻能細如毛芥之處也清晰可辨。

而真正為這部著作極大地拓開了其含攝容量的、提升了整部書的品格的，還得說是一般小說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度，作者具有遠遠超越那個時代的深邃思想，作者對世界的認識、對人性的認識，在小說的字裡行間裡皆顯露無疑。

對於普通人而言，作者要表達的思想本是深不可測的，甚至是難以捉摸的，但曹雪芹的高超就在於他用一個如椽大筆引著讀者興味盎然地通過人物故事情節來觸碰到這些思想，由於這些思想的深度與高度遠超一般人可及，故而讓後人產生研之不懈卻總難見其底的感覺。

固然有許多研究者，賦予這本書這樣那樣的主題，比如過去課本裡說的寶黛的愛情悲劇，無情地控訴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云云；也有說在寶玉、黛玉身上反映了超越那個時代的民主、平等、進步思想；也有說這是一本影射當時清朝皇權的書……不一而足。但我總覺得這麼說太浮淺了，如果僅此而已，那我實在不知道《紅樓夢》究竟偉大在哪裡。

我個人從《紅樓夢》裡所讀到的只是四個字——「苦、空、無常」，這與佛教對世界的認知完全一致。無怪乎過去有一老僧桌上始終放一本《紅樓夢》，有居士不免看不慣而口出譏諷之語，老僧說：「你們懂什麼？老僧憑此書入道！」美學家蔣勳則直接說：「《紅樓夢》其實是一部佛經，一部讓人們看清人生真相的佛經。」

書裡固然也直接說到了佛教內容，寶玉悟禪機，惜春出家，甚至裡面的人物念佛的亦不在少數，這反映了清朝中期淨土宗深入民間的一個側影，又比如書裡面的劉姥姥，是不折不扣的具有真實信仰的老實念佛人，與我們在《感應錄》《往生記》裡看到的崔婆等等毫無兩樣，可確定其往生無疑。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作者想表達「苦、空、無常」才是整本書集中表達的核心靈魂。

當然，也可以說作者並沒有想要表達什麼，他只是把一個客觀世界用文字刻畫給世人看，而世界本質就是苦、空、無常的。作者所虛構的世界成了一個世上從來沒有、但卻一萬分真實的世界，像一個娑婆世界的標本一樣，可以供人擺弄、擺玩、細品。像寶石如果是畫在紙上的，便無法看到側面、背面。但如果是真實客觀的，各個面都熠熠發光，《紅樓夢》就是如此，你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去欣賞它、解讀它。作者以文學史上少有的大膽照「實」寫人，而非照「文」寫人，「實」也就是現實，不是臆想化的寫人，比如現實中沒有絕對的好人與絕對的壞人，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因緣下都會發生變化，整部《紅樓夢》讀下來，就能讀出這樣的味道。無怪乎魯迅說：「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의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作者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以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書裡直接寫「苦、空、無常」的道理的在在處處有很多，如《好了歌》（上人講法便經常引用《好了歌》）、《葬花吟》，以及作者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了很多，有興趣可直接找來品讀品讀，此處略而不談。

要把這世界的「苦、空、無常」講清楚、說出來，並不容易。

首先而言，真理畢竟具有一體性，比如講苦、空、無常，你就無法離開因緣。無常依何而運行？依因

緣。因緣無自性、不可控，故苦；因緣一轉，無常立現，舊有一切皆幻滅，故空。

而《紅樓夢》的緣起意或說因緣觀太明顯了，警幻仙子說：「自古窮通有定，離合豈無因緣。」從上來的絳珠仙子發願以淚回報灌溉之恩之神瑛侍者，這屬於前世因緣，到下一世兩人一見面，寶玉大呼：「這個妹妹我見過。」於是便展開了後面種種纏綿之因緣，此是全書因緣最大主線，其餘皆繫掛其上。

而書中存心善者，結局多半不會太差，如下人小紅、平兒等；存心刻薄、惡者多下場不好——如鳳姐之「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夏金桂欲下毒害死香菱，卻自己誤喝毒而死。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因緣果報，昭然若揭。

整部書看似瑣碎的生活圖景，每一幕與每一幕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內在因果關係，「此起彼滅，此滅故彼滅」，這就是讓讀者覺得比真實還真實的地方。現實是雜亂無序、紛然雜陳的，濁眼著實難明，而順著作者高明的筆觸，便可窺見到生活下面更本質的東西。

整個賈府經歷由興盛到衰落乃至衰敗的過程，從賈府還處於最鼎盛的時候已經借秦可卿給王熙鳳託夢見到端倪——「三春過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而賈府裡的個人也顯露著由盛轉衰的氣數，最典型的莫過於鳳姐，秦可卿去世時她為之料理喪事，當其時是何等八面玲瓏、虎虎生風？一切盡在其手中掌控，而到了後面，鳳姐越來越顯得控制不了眼前的人事，無力之感、無奈之態漸漸顯露無遺，最後甚至跪倒在劉姥姥——這個沒有絲毫地位、只供府裡人一樂的鄉下粗婆子面前，只求能幫她找到巧姐。

整個賈府如同海上的泰坦尼克號一般，出發時所有人在裡面歡樂異常、應有盡有、受用無窮，但卻沒有人想到滅頂之災其實就在前方不遠處，設一觸礁，偌大的船隻便會下沉入水。

最後「忽喇喇大廈傾倒了」，才知道宿來一切受用所依靠的外緣是這麼的危脆不堅、難以持久，勢力將盡之時，所有人四散而去，何等淒慘？

可是每個人不都是這樣嗎？人的快樂幸福都依存於種種的條件，這些依附的因緣不管看似如何堅固，都在無常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古往今來的人所經驗的共同痛苦大抵如是。當福力尚能住持之時，一切都很美好，當福報用盡時，無常張開大口，一口吞進肚裡，骨頭都不會吐出來一根。

「大觀園」更如同一個美好而迷人的肥皂泡，少男少女們昔日一切歡樂伴著無常風吹，終於泡滅而散。尤其對於賈寶玉個人，金釧因他而死；司琪、芳官被趕了出去；迎春、探春嫁人了；寶釵搬出了大觀園；晴雯被逼至死；史湘雲下落不明……寶玉是多麼但願常聚不願散啊，然而無常將他身邊摯愛的人一個接著一個地無情帶走，這些人幾乎是寶玉身上的一部分，這無異於在一層層拔他身上的皮，然後肉，然後血脈，乃至骨髓——因為他魂之所繫的黛玉也離他而去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這無常之風逼著的何止是黛玉、寶玉？它逼迫著的不是每一個娑婆世界的你、我、他嗎？

寶玉之苦，萬箭攢心實不足以形容，但它畢竟是女媧補天之石，一等一品靈秀智慧。無常過後，「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是寶玉目睹親歷了人去家敗後，徹骨徹髓地了悟苦、空、無常之理後，當時心中的切實感受。此時世間心死，出世間心生，他要求得「不空、不苦、真常」之所在，他出家了。

王國維說：《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我想這話也對也不對：說對，是因為人生確實是一場悲劇，無論皇帝還是乞丐，只要來到這「苦、空、無常」的世界，注定這是一場悲劇；說不對，因為作者並沒有將這世界故意描摹出悲劇的樣子，因為他描摹的是一種現實。現實如是，他便不增不減地恢復其原樣。只不過普通人未必有曹雪芹這樣的手眼，或者有人有其手，但不具其眼；有人有其眼不具備其手。

由於「苦、空、無常」乃世界本質之理念足夠深、足夠高、足夠廣，故而讓後之各類人等來到「紅樓

巨海」，或在水中衝浪、暢遊、潛水、尋寶、探險，或在海邊吹海風、在沙灘日光浴……各得其所，各取
其需。

孤悲之路，幸有佛陪

去年秋天，我母親背部劇烈疼痛，去醫院檢查，才知道是骨質疏鬆導致胸骨骨折。

醫院醫生建議做骨水泥手術，這雖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手術。但畢竟母親一生沒做過任何手術，看得出她心裡還是比較緊張。

經過幾天的各種化驗、各種準備工作，總算挨到了手術那一天。

那天早上，我和我哥、佛光三個人，將身上只蓋了一張藍色的手術被單的母親，從病床上搬到了手術專用推車上，當推著車走過長長的病房走廊時，我一邊聽著車輪發出的吱吱的聲音，一邊止不住在口中念佛，希望手術能順利平安。

當推到上樓的電梯口時，醫生突然向我們示意：「電梯上去就直接進手術室了，家屬不能跟著進電梯。」

約等了大概一分鐘，電梯門開了，醫生正準備要推車進電梯的時候，緊閉著眼的母親忽然意識到，兩個兒子不能陪著往裡走了，於是猛一揚起頭，扭過來看著我和我哥，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輕聲說：「跟個人進來吧……」

眼神中是驚恐，是不安，是渴求……

此時的我，心如刀絞，有一種衝動：想要不顧一切地硬擠進電梯，甚至希望能陪母親做完全程手術。

但身體終究沒有動，任由眼前電梯門「光當」一聲合上，我能做的，似乎只有念佛。

心中開始止不住地想像著：母親如何上了大樓頂層的手術室，如何被醫生注射麻醉針，如何開始施行手術，疼還是不疼呢？（因為是局部麻醉，人還是清醒的）母親心中怕，還是不怕？醫生會不會略微安慰幾句呢？當然，手術之前，醫生找到我和我哥，列舉了幾種手術失敗的後果，也不斷地閃現在腦際，心中像有一根抻得緊緊的繩子。

等了好漫長的三個小時，口中念佛念得簡直疾如雨點。

聽到喇叭裡叫母親的名字，是通知家屬來，我們快步走進去，知道手術一切順利，看母親的狀態也還不錯，心中懸著的石頭總算落地了。

雖然事後回憶起來，這麼小的手術似乎大可不必反應如此過度，但不知為什麼，母親輕輕地說出想要我們陪她進電梯的那一幕，無論如何也不能從我的記憶中抹去。常常地，心中只要稍稍安靜下來，這一幕就會在心中浮現出來。同時心中湧出各種複雜的、說不清楚的滋味。我想我這一生也不會忘了這一幕、這句話。

這一次只是小手術而已，如果不是小手術，而是那種成功率沒有那麼高的大手術呢？

這一次只是一個手術而已，如果不是手術，進入的也不是電梯、手術室，而是死亡的大門呢？

回憶起自己的經歷，確實，人在面對恐懼和不可測知的未來時，是多麼希望有人能陪伴啊！哪怕只是一個人陪，哪怕這個人都不用說一句話，哪怕對方也並沒有足夠的力量，都會覺得心裡有所慰藉。還記得我第一次在廣西醫科大做胃鏡，一根長長硬硬的管子伸進嘴巴、喉嚨、食管，直至胃腔，當它在胃裡面轉

來轉去的時候，整個身體強烈排斥這個異物，止不住地乾嘔，但什麼也吐不出，痛苦至極，想到這就是地獄類似刑罰的影子吧。這時我同學緊緊握住我的手，一下子就覺得有個人離我不遠，立時安心好多。

毫無疑問的，死亡是一切人最最恐懼的，也是最最不可測知的，但不幸的是，同時死亡也是任何人都躲避不了的，更加不幸的是，死亡竟然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陪伴的。

任你是權傾一世的君王，還是叱吒風雲的人物，沒有一個人不是「獨生獨死，獨去獨來」，如同《普賢行願品》裡的一段話：「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像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

現實如此殘酷且冷冰，想像一下，當你孤獨茫然地走向一個自己完全不知道會怎樣的境地時，內心是怎樣一種感受呢？不禁想到慧淨法師常常引用的一句古德的話：「鬼卒帶走之路，流淚獨行，閻王呵責之庭，屈膝孤悲。」

人類在死亡面前，如此弱小、無奈，如此地尊嚴掃地！

幸虧有了阿彌陀佛。

我常常在夜裡感到深自慶幸，因為我念佛，臨終便有一尊佛要來接我，引我，帶我去極樂世界；因為我念佛，在我本該最痛苦、最恐懼、最無奈、最迷茫的時刻，由於阿彌陀佛的到來，反而成了我一生之中最歡喜、最滿足、最幸福的一刻。

真是「一切恐懼，為作大安」！

此時忽然覺得阿彌陀佛發下的臨終接引願，對我來說，意義好重大，「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十方佛裡，唯有阿彌陀佛被稱為「接引佛」。眾生死苦來逼，驚慌失措，不知將向何處，阿彌陀佛故發願來接；眾生即使知道自己想去哪裡，但在顛倒迷亂之際，並不知如何去，阿彌陀佛故發願來引。

阿彌陀佛因地為法藏比丘的時候即知道，眾生最苦，莫過於被死亡吞噬的時刻，所以特別發此「臨終接引願」。十方佛裡也只有阿彌陀佛是站立的佛，因為他知道：眾生生活在一個無常的世界，隨時都可以被死亡襲擊，所以他要如同在弦上的箭一樣，但凡有念佛人生命結束，他必如箭射一樣前去接引。

有了阿彌陀佛，我終於不懼怕死亡，終於能夠安然接受死亡；有了阿彌陀佛，當像我母親一樣的所有有緣的人大限來時，我都可以安然釋懷了。

隔壁打印店老闆娘皈依記

書屋的隔壁是一個打印店，有一對夫婦在經營。我們也常去那兒打講義、打卡片、做紙質銘牌等等。男主人較沉默不語，總是低著頭幹活；女主人則挺有熱情，總是樂呵呵的，我每次只要一去店裡光顧，就能聽她嘰裡呱啦地說上好一會兒，操著挺重的河南口音。

老闆娘的思維比較跳脫，感覺她說話的內在邏輯不是一條線，而是沒什麼規律的點、線、槓，點是忽大忽小的，線是有虛有實的，槓則是會冷不丁地隨時來那麼一下。總之，每個與之聊天的人都說：「老闆娘的語言邏輯好神奇。」

不過，老闆娘又是一個很喜劇性格的人，每次聽她說話都想笑，一件稀鬆平常的事，經過她的嘴，「點、線、槓」地表達一通，就變得可有意思了。尤其她語句間不絕如縷地「哈哈呵呵」的笑聲，特別像小時候看革命戰爭電影中女主角的笑聲，電影裡的笑聲一下子來到現實中，聽著還挺玄幻的。

開始我去老闆娘的店，或她來書屋碰到我，總是開口閉口地稱我「大師」。後來，經過我反覆糾正後，她總算把「大師」改成「師父」了。

和大多數人一樣，她關心的是我會不會算命，能不能結婚，吃不吃肉，喝不喝酒，書屋收不收費等等，有時候我會耐心給她回答，有時候則只是隨口應和著。從她驚異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我所表述的佛教和她原來想像的佛教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打印店就在書屋隔壁，中間其實只隔著一層薄薄的隔離牆，並不是水泥牆，所以隔音效果很不好。剛搬來的時候，我還比較擔心，怕搞活動時會打擾到他們，為了搞好關係，有時書屋有好吃的，我還請她過來吃。

後來我才發現，這個擔心是多餘的。

有一次我去打印店，老闆娘跟我說：「哎，今天這個人講得比上次那個人好。」「哦？！」我很驚訝，「難道我們的每次講座你都聽了？」「當然啊！」「你覺得怎麼樣？」「還不錯啊，雖然有些聽不太懂。」

原來她並不反感來自我們的「噪音」！

我這也才意識到，在我們所有的講座聽眾裡，老闆娘無疑是聽得最全的一個呢。因為每次辦講座時她都在隔壁，又不隔音，所以場場都不落，想不聽也不行啊。難得的是她不僅不排斥，還或多或少聽進了些——我開始對她刮目相看了。

以後每次去打印店，常常會聽見老闆娘對我們講的東西評頭論足，有時還拿聽到的一句半句問我裡面的意思。我一面聽，一面覺得好笑，也順勢教她念佛，後來佛新還送她念佛機、播經機，她自己念不念不知道，但每天晚上都有七點淨修，她不聽也得聽吧。

老闆娘不只是「隔牆聽講」，到後來，凡是比較有意思的活動她都來參加，比如畫水彩畫啦，畫葫蘆啦，聽無言唱歌啦。開始的時候她還經常引起大家的反感，因為她要做生意，時不時會有人打電話找她，所以她的手機常常在做講座的時候響起，聲音又高又尖，又是世俗流行歌，特別刺耳。

再後來，一到放長假，她便從書屋借點書回家讀，雖然所借書以世俗的書居多。不過，有一次，她讓我推薦點適合她這種沒什麼佛法基礎的人讀的佛教書，這又讓我刮目相看了。因為書屋雖然書很多，但我發現實際借書的人並不多，她算為數不多的一個借書比較多的了。

前幾天，在《往生論註》的課上，我讓佛新把印光大師的「非是混濫無簡擇，憐彼是佛尚未成」的偈子寫在白板上，跟大家說這是本週作業之一，回去抄五遍，於是大家噦噦噦噦地拿筆抄。我猛一抬眼，看見老闆娘不知啥時候溜了進來，站在最後邊，踮起腳，左手拿個小本，右手拿著筆，也在那兒抄寫，那副認真的表情，真差點讓拿著話筒的我笑噴了。我心裡想：「她連這首偈子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還能抄這麼認真，真太好笑了。」

昨天下午，是佛新主講的《觀無量壽經》讀經會。課間休息時，老闆娘突然找到我說：「師父，我也要加入你們了！」

我說：「好哇，那給你起個法名吧？」

老闆娘：「好，算命的說了，我的名字得是二音。」

我：「佛陽？」

老闆娘：「不行，我家裡有人叫『陽』了。」

我：「佛袁？」

老闆娘：「不行，我五行缺水，土克水。取個帶金的吧，金生水。」

我：「那佛鑫吧，三個金。」

老闆娘：「不行，我爸名字裡有這個字。」

我：「……」

之後我連著列了十幾個名字，都被老闆娘一一給否了。自打我給人起法名以來，還從來沒這麼費勁過呢。

旁邊的居士都說：「老闆娘，你這也太難為師父啦！」

我繼續努力：「佛寧呢？」

「……」

老闆娘使勁想了半天，總算沒有什麼否定的理由了，「好吧，那就佛寧了！」她這下滿意了。

為防止她後悔，我忙不迭地給老闆娘寫了一個皈依證。

寫完後，我問她，怎麼今天想起要皈依呢？

她說上午的時候，大家在書屋念佛，她丈夫在複習醫學考試的書。後來她要播放手機裡的流行歌，她丈夫讓她關了。她就問：「怎麼人家念佛聲音那麼大，你都不受影響，我放個歌你就不行？」她丈夫說：「聽著念佛聲，看書還更認真呢，聽流行歌就不行。」她當時就火了，立馬什麼也不顧地開了手機。她丈夫二話不說，拿起書就走了。她追上去大聲說：「我下午就入他們佛門去！」他丈夫說「你入吧入吧」，然後就揚長而去。

其實，她說「入他們佛門」，就像世人吵架時常說「你要再怎麼怎麼樣，我就出家去！」但沒想到她丈夫才不吃這一套，所以下午她就真的來「入佛門」了。

我說：「你這是賭氣皈依啊！」她又是革命女主角般地一笑，說：「其實也不是啦。我觀察你們好久了，覺得你們這幫人還真是不錯。比如那天看到佛謙拿自己家的針線來縫書屋的桌布，縫得可認真可仔細

了；還有佛忠老師，每次大家畫葫蘆時，其實畫得挺一般的，但她把那些葫蘆拿回家後，一個一個地幫著重新調整圖案，最後燙得那麼漂亮，而且還分文不取。哎呀，這樣的事情看得多了，真是有點那什麼……」

我想，她大概是想說「感動」吧，沒想到，老闆娘粗獷簡單的外表下竟然也有一顆細膩入微的心呢，這讓我第三次刮目對她相看了。

老闆娘接著說：「我今天既然加入你們了，我也要有所表示表示。以後書屋所有的複印打印，我都給算便宜，給大家省一毛是一毛，省一分是一分……」說完，又是革命女主角的招牌一笑。

佛寧的皈依，讓我想到「熏染」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

從開始只關心「大師」會不會算命，到後來主動要求來皈依，完全是潛移默化之中，就像服裝店開在了香料店隔壁，一天兩天，不顯出什麼，可是時日一多，衣服不可能不變香啊。孔子說：「里仁為美。」告訴人們要居住在有仁德的人所住的附近，這樣遇境逢緣，才會將阿賴耶識中的善種子、佛種子給激發出來啊！

後記：

小精靈幫我打字整理這篇文時，對我說，她對老闆娘可感激了。因為有一次我吩咐她去打印店打講義，我讓她雙面打印（這樣能省紙），結果她給忘記了，全部打印了單面。我正要問她是怎麼回事時，老闆娘在旁邊急忙說：「是我聽錯了，不是這個小姑娘的錯。」小精靈說，她當時覺得好感動。我想，大概是書屋每天晚上七點淨修時都會念《念佛人每日誦念思惟》，老闆娘天天在隔壁聽，聽著聽著，就學到了其中的一句「分怨共過盛德事」了吧？

表知我心相憶念 各留半座與來人

——佛果母親往生記

佛果居士是新近才加入編輯部的，今年60歲了。作為編輯部的「典座」，她掌管編輯部十幾口人的日常飲食。佛果做的飯很好吃——典型的北方風格，她本人也是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寬厚、直爽。佛果很善良、很發心，每天樂呵呵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她這邊「食輪」轉得好，編輯部上下的「法輪」也便轉得「呼呼」的。

年前有一天早課，我領著大家一塊兒學習《般舟讚》，就是邊讀誦邊做解釋說明。「寶樹寶林行遍滿，一一林樹盡莊嚴，根根相對莖相望，枝枝相準條相順……」，讀過「寶樹莊嚴」這段後，我開始解說極樂寶樹的莊嚴美好，忽見對面一向平靜的佛果神采奕奕，顯得異常興奮，就像孫悟空聽菩提老祖講道，興奮得直跳一般。

我問其故，她說：「師父，您剛講的這些我都見過，和您說的一模一樣！」她這話才一出口，大家立馬驚訝萬分，興趣盎然，七嘴八舌地便問開了——原來這是佛果親歷的一個感應，和她的母親往生有關。

過年時，正好她妹妹佛度也在，我便專門找時間請她們仔細地敘述了一次，終於對整件事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佛果的母親名叫張麗敏，1926年出生，黑龍江哈爾濱人。她說母親的家庭差不多可以算是世代奉佛，因為在她小時候，母親親口告訴她，在很早的時候，有一年哈爾濱發大水，家中一切什物都被大水沖走，甚而窗框也沒留下（可見得水勢之猛、水量之大），然而，神奇的是，家中唯一一尊青銅佛像端坐在窗台上，巋然不動。這件事給佛果母親的印象特別深，所以她從年輕時便信佛、供佛。文革時「破四舊」，家家不敢擺佛供香，她便偷偷在一個角落裡貼一張小黃紙，紙上寫著「供奉佛之位」。平時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張母都會放點在黃紙片下面，以示供養，意甚虔敬。但她始終不知除了供佛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修行。

張母一生沒什麼文化，只是解放後參加掃盲班勉強認識幾個字，婚後養育了六個子女（佛果行三），起初在一服裝廠上班，後來因為需要照顧更多孩子、料理更多家務，便辭去了工作，專職做家庭主婦。

張母為人極其善良、樸實，對內勤儉持家，對外則大度本分。一生守一信條：寧可自己吃虧，永遠不讓對方吃虧。所以，左右鄰里、當地同鄉皆讚揚其人品，歡喜與其相處。

張母晚年時偶爾聽學佛的人說念佛好，於是便自規功課日念二千聲佛號，然而她並不知有極樂世界，念佛也大概只是求身體好、家人好什麼的，這樣一念就是十年。

八十二歲那年（2008年），老太太忽然特別想皈依，因為她很害怕如果不能取得佛弟子的身份，前面十年的佛就都白念了。佛果的弟弟於是請來一個信佛的同事，在他的帶領下，老太太終於如願參加了皈依，法名果敏，這下終於心安了。

佛果和妹妹兩家早年便陸續遷居到秦皇島。2012年7月，老太太到兩姊妹家小住期間，竟突發大面積

腦梗，雖然搶救過來了，但自此左半身便不能動彈，而且不能很清晰地發聲說話，只能臥床休養。

這次大病後老人便不再念佛，非但自己不念，連「佛」這樣的字眼也不願聽到。因為她想到自己奉佛、念佛一輩子，終了還弄了個半身不遂，覺得佛沒有保佑她，她怨恨佛、懷疑佛，她覺得佛太不夠意思了。當地有信佛的蓮友介紹念佛的老居士佛壽來醫院給她講佛法，她眼睛一閉、頭一扭，看也不看人家一眼。等居士走後，她氣得幾天不理人——我還沒死，子女竟然就找人勸我死！真太不孝順了！

佛果和其餘幾個姐妹在此時才了解了佛法，了解了念佛的好處。每天晚上陪老人時，若見老人心情不錯，便念一會兒佛給老人聽；若見其心情不佳，也便噤口不談念佛。

一年後的一天，老人忽然突發昏迷，當時佛果正在床邊，忽見窗外一排排白色的像傘一樣的東西由遠及近而來（我後來告訴佛果說那個在古代叫華蓋），還能聽見各種絃樂聲音等，一派熱鬧的景象。佛果驚覺不妙，於是趕緊趴在老人耳邊說：「媽啊，不管您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但誰來接您您都不要跟他們走，您只跟阿彌陀佛走……」如此反覆說了幾遍。

本來，家人們都想這次老人大概未必能挺得過去了，但是，老人竟然再次奇蹟般地甦醒了過來，而且奇怪的是，老人一醒來就顯得特別高興，一直咯咯地笑，甚至手舞足蹈地笑，看起來心花怒放的樣子，真讓旁人看得莫名其妙。老人此番經歷了什麼誰也不得而知，但經過這次一死一生老人竟然開始接受念佛了，聽到佛聲也不再有任何反感的表現了，而且大家在旁念佛，她也會和著大家的拍子，邊手捻佛珠邊在心中默念，姐妹們看到母親這般，也都歡喜異常。

人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但老人的幾個子女侍奉久病的母親孝順至極。佛果更是為了專心照顧母親將工作辭去，整整三年，不憚勞苦，不避穢漬，耐心體貼，細心周到。兒女們想各種各樣的辦法讓老人開心，想各種各樣的辦法陪老人念佛。由於老人不能說話，佛果常常要猜老人每頓想吃什麼，老人每次都吃得很香。老人在病床上三年，除了幾次昏迷外和有一段時間生了褥瘡外，幾乎看不出有什麼病苦，也看不出有什麼病容——皮膚又嫩又亮，見到的人都說活像一張瓷娃娃的臉。

更為神奇的是，臨近往生那一段時間，老人似乎還顯露出了種種「神通」——比如幾個姐妹圍著老人說：「媽，你猜您小兒媳要生男孩兒還是女孩兒？」說完把「男孩」「女孩」都寫在紙上讓老人家選。本來也只是陪老人做個遊戲，樂和樂和，老人隨手指了「女孩」，後來兒媳果然真的生了個女孩。起初大家並沒有在意，以為只是湊巧，但後來類似這樣「出言即中」的事愈來愈多，大家終於不得不服老太太真是有種「未卜先知」的本領。除了「預知」，老人似乎還能「治病」。有一次，老人的二女兒手背上長了彈珠大小的包塊，一日她湊到老人床前，開玩笑地說：「老媽，您看我手上長了個大包，您給治治唄！」老人瞟了一眼，伸手點了幾下包塊。誰也沒想到，第二天二女兒手上的包塊竟不翼而飛，這讓全家人都訝異萬分。

那段時間，幾姐妹每晚陪老人念佛的時間越來越長，老人念得也很開心。大家的節奏都跟著老人手捻佛珠的頻率——捻得快，念得便快；捻得慢，便念得慢。老人好像家庭念佛樂團的指揮，只不過不是用指揮棒，而是用一串佛珠。

2015年9月的一天，老人忽然口鼻大出血，全家人以為這次肯定是不行了，秦皇島的蓮友們也都前來助念，但老人還是從昏迷中醒過來了，醒來還熱情親切地和佛壽老居士打招呼，與兩年前的態度截然不同。

不過，老人從此後便不吃不喝。

大概二十天後，大女兒正在床邊陪護，老人忽然用右手做了一個奇怪的手勢——大拇指和食指叉開，

其餘手指收攏，擺出一個「八」的手勢，先是放在口前，然後緩緩下移到胸前。全家人便開始絞盡腦汁地猜想：「這是什麼意思呢？」十月十八往生？二十八？……事後證明，四女兒猜中了——「八」在口前，代表這是佛親口告訴她；移到胸前，是說八天後將接引她到西方。

果然，八天後，老人身體情況急轉直下。大家都來為老人助念，正念佛時，大女兒忽見屋頂上一朵大大的粉紅色蓮花旋轉著，老人穿著和在病床上一樣的紫色衣服，盤坐在蓮花上，而蓮花底下，老人還在病床上正常呼吸著。（這是否可作為人是有三魂七魄的證據呢？又是否可以作為念佛人是在不經四大分離的明了心位往生的證明呢？）

第二天中午12點44分，老人在念佛聲中，安穩、平靜、安詳地落下了最後一口氣，家人和蓮友們繼續助念。這時另一個蓮友又見到和老人的大女兒前一天所見的一樣場景——老人盤坐在空中旋轉的粉紅色蓮花上，穿的衣服也一樣是紫色，表情特別歡喜。

12個小時後，家人為其穿衣服，全身柔軟，連生前僵硬的左腿、不能回彎的左胳膊此時也活動如常，皮膚則如同嬰兒的皮膚一般光嫩鮮滑。

幾天後，家人聽到有不信佛的人質疑老人往生的事。在火化回來的路上，佛果的四妹佛度在車上便在心中祈禱：「母親啊，若您真的已經往生淨土，請再示現一次讓我們知道吧！」妹妹的話音剛落，佛果即刻睜倦得不行，用她的話說，眼睛用力睜也睜不開，半夢半醒之間，眼前出現一道黃光，從上徹下；然後光帶中央有像紗簾一樣的東西左右分開來，好像舞台幕布被打開，舞台顯露出來；黃色光帶分開，此時眼前出現一片藍色的東西，晶瑩剔透，發出柔和的光，看起來是那麼的柔軟適意；還有橫著的像樹枝一樣的細長之物，上有金鈴，發出的音樂美妙之極。佛果說在「紗簾」打開的那一剎那，她的心也好像被什麼東西打開一般，心內一片敞亮，無比舒服，幸福快樂的感覺充斥於身上每一個毛孔。她說那「紗簾」不知道是什麼做的，似水一般輕柔，又似珍珠一般剔透；不僅可以左右動，還可以上下動、斜著動……感覺心意中想讓它怎麼動，它便怎麼動。

這樣的景像在眼前持續了有一分多鐘，佛果緊閉著雙眼，自己對自己不斷地說：「可不要關了，可不要關了……」她說因為那感覺實在是太舒服了，生怕一下子就沒有了。

這就是我講到極樂世界的寶樹時，佛果忽然神采奕奕起來的原因。因為她之前讀經聞法不多，並不知道極樂世界的樹是如何的，我所講的讓她聯想到：之前看到的原來就是極樂世界寶樹的一個極小的局部，很可能只是樹幹和一點樹枝，娑婆世界的樹幹橫在眼前估計什麼也感受不到，可是極樂世界的寶樹卻不是這樣，它是全息的，局部也是全體，「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哪怕一微塵中也都有不可思議的美妙之境。

佛果的母親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全家人，她真的往生淨土了。

佛果母親往生後十天左右，可能是佛果長期來照顧母親繃緊的弦忽然鬆下來，她的身體一時突現了狀況，全身疲軟無力，頭暈得根本站不起來。因為東北素有死人「殃打」之說，即去世的人殃氣可能會影響到嚙氣時周圍的某一個人。佛果心起一念：是不是被母親殃氣打著了？隨即，轉念一想：不可能啊，我母親都是極樂世界人了，怎麼會還有「殃氣」呢？

這一天的晚上睡覺時，佛果在半夢半醒之間，在屋子的西南角忽然現出一個人，這人穿著黃色的古人的衣服，是一副年輕的出家人的模樣，莊嚴至極，眉清目秀，身材苗條，光著腳，手裡拿著一把拂塵（佛果不知道叫拂塵，還一直把它叫蒼蠅甩），雖然此人在長相上從來沒見過，但佛果一見之下就確認這就是她的母親，此人用拂塵在空中甩了兩下，佛果立馬心領神會：「你的病與我無關，你只是火大！」這個過

程似乎根本不用任何語言交流，內容直接撲面而來，「說完」人便隱沒不現了。

佛果一睜眼，試著坐了起來，然後試著站起來，發現竟然已經能正常在地上走路了，頭暈也不見了，只是還有些咳嗽。第二天買了點「黃連上清片」，幾天後就徹底好了。

還有更不可思議的事。

老人往生後的第三天，還在北京上學的佛滿，晚上忽做一夢，她夢見在一片天空，天空藍得讓人直想哭，正陶醉間，忽然空中有人對她講話：「謝謝，我往生了，謝謝你母親！」佛滿跟我說，她生平從來沒聽到過這麼好聽的聲音，這聲音很輕柔，很慈祥，又很有力，很是震撼，很讓人安心，但一聽上去即知道是一個老人的聲音。

醒來後，她立即打電話給她母親佛緣，問是不是最近有老人往生？她母親在電話那一頭也驚到了，說：「正是！」而此前佛滿都不認識老人，也從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往生這回事的。

經過這件事，佛滿對佛教便深信不疑了，彼時她正處於人生的低谷，信仰的火燭被這天空中神奇的聲音一下子點燃了。不久後，佛滿便來到了寺院做志工，現在負責淨宗法師和編輯部的微信公眾號，每天都過得很開心、很充實。

佛果母親往生後的感應還有很多很多，以上只是選幾件明顯的事例罷了。

種種的感應，讓佛果強烈地感覺到：她的母親並沒有因為離開這個娑婆世界而永遠遠離了她，相反，她感到母親時時都和她在一起，始終在用種種的巧妙方式來幫助她，護佑她，甚至幫助她身邊的人。我經常和佛果開玩笑說：「你能來到編輯部做飯，說不定也是你母親安排的呢！」

讀古今往生傳記等，類似這樣的先人往生後以種種方便巧攝故人走上學佛念佛之路的，實不可勝數。

細讀《般舟讚》，善導大師用了不少筆墨描寫往生者到西方極樂世界後的心理活動，比如：

寶鳥連聲奏天樂，一切見者起悲心。

我今到此佛願力，同緣同行何時來？

又比如：

或語或笑身心樂，即憶閻浮同行入。

各發誓願遙加備，專住莫退盡須來。

一到即受清虛樂，清虛即是涅槃因。

表知我心相憶念，各留半座與來人。

極樂世界的菩薩在極樂世界越是享受彌陀給予的無為法樂，越是心中湧出大悲：「我今已到極樂，曾經一起在娑婆的我的親人們呢？我的朋友們呢？我的冤家們呢？他們何時才能也來西方同享極樂啊？」於是各個發起誓願，要以神通智慧幫助他們，或在西方，或入娑婆，遙相加備，巧令娑婆故人們未入念佛而入念佛，已念佛者令其心堅，已心堅者令永不退。為了表達我心至極的憶念，我在極樂世界獨屬於我個人的蓮花座上，留下半座，永遠給我的「娑婆同行入」留著。（這不免讓我想到自己大學時，名人講座常常爆滿，一座難求，我便請同學好友拿書早早地幫我佔個座，一旦佔上了，心裡便安了。當然了，極樂世界是不需要占座的，也不需要已往生者真的坐半邊，留半邊，因為每個念佛人都有自己專屬的蓮花座。但就是這樣無比入微、傳神、細膩、深刻的心理讓我感受到極樂菩薩對娑婆有緣的慈悲牽掛。）

這些文文句句讀來真讓人感動得想掉眼淚。雖然我今天還在風霜飄零的娑婆，還在為俗世苦苦惱惱，但想到極樂世界親愛的他（她）已經給我留下了「半座」，等著我隨時去，心中不免溫暖如春，安穩幸福之極！

此時此刻，佛果媽媽也在極樂世界準備好半座給我了吧？

等我往生了，我也會為此時讀這篇文章的你，留下半座！

一則「一聲稱念罪皆除」的典型案例

昨天從弘願寺回北京，因為要轉去涇縣高鐵站坐車，客堂安排了宗永法師送我們一行。宗永法師年紀不大，看起來很清爽，質樸，陽光，車也開得格外平穩，竟絲毫感受不到忽然加速或突然減速（小精靈說一路睡得都特別安穩）。

我坐在副駕，便和這位年輕的法師聊了起來。

我：法師哪裡人？

他：內蒙古包頭的。

我：出家幾年了？

他：今年月巖寺剃度的。

我：哦，那受戒了嗎？

他：還沒有，因為寺院那段時間開車缺人手，所以沒去。

我：你今年多大？

他：25歲。

我：哦，這麼年輕，「90後」啊！

他：對對對。

我：原來做什麼的呢？

他：在老家做裝修吊頂，做了七八年。

我：哦，那很早就出來工作咯？

他：是的。

我：你什麼時候信佛的呢？

他：15歲。

我：哇！這麼早！家裡有人信佛嗎？

他：我兩個姐姐信佛。

我：哦，你信佛有什麼特殊因緣嗎？

他：小時候身體不好。

我：什麼病呢？

他：羊癲瘋。

我：哦，癲癇啊，這個病可不好治，發作起來是怎麼樣的呢？

他：每天凌晨會固定一個時間犯，發作時口吐白沫，喉嚨痰聲作響，人事不知，這樣持續十幾分鐘。

我：每天都發作？

他：是的，兩年多每天如此。

我：那好痛苦啊，作過什麼治療？

他：去過各大醫院，中醫西醫都治過。我母親還給我打聽了一個偏方，就是把活鴿子殺死，剖出心臟來吃掉……現在想想都後怕……

我：真是「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孫思邈語）！後來怎麼好的呢？

他：念佛。

我：念了多久？

他：一聲。

我：啊？！（瞪大了眼睛，往坐在車後的一行人掃視了一眼）

他：對，就一聲！那是我姐讓我念佛，我那時小孩子嘛，就隨口唸了一聲，當天晚上便沒有發作。

我：這也太神奇了吧！之後沒繼續念？

他：沒有，念完這一聲，就再沒念了。自打那天後，直至今天，沒有再犯過病。

我：真是不可思議！我也聽說過好多念佛病癒的，但像你這樣這麼嚴重的病只唸了一聲就好得這麼徹底的，還是第一次聽說！那你後來再開始念佛了，是什麼時候？

他：多年以後了，後來開始慢慢建立了佛教的信仰。

我：那怎麼又想到出家了呢？

他：宗橫法師到我們那邊弘法，第一眼見到他，我就想出家。本來想那次就跟著法師走了的，家裡人極力反對，最後沒走成。

我：後來，還是執意要出家？

他：對，家裡人拗不過，隔了半年，我就來弘願寺做淨人了。

我：現在出家感覺怎麼樣？

他：非常好，每天都很開心。回頭想想，家裡面真是亂哄哄一片，寺院很清靜。

我：讚！

……

不知不覺，就到了高鐵站，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弘願寺離涇縣高鐵站原來這麼近，在車上的時候我心中就暗暗地想，我得把這段對話記錄下來。

以前讀到「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有時腦子裡會飄過一絲懷疑，覺得裡面的「一聲」是善導大師的略帶誇張修辭的用語吧？常人消業也好，除罪也好，增福也好，開慧也好，總得聲聲相次、積累功行，直至量變產生質變，才可肉眼見到切實的功效吧？但宗永法師的這個案例全然否認了我過去的想法。想想也是，就像黑屋子裡，窗簾一拉開，陽光照進來的當下，不就是黑暗遁形的當下嗎？哪裡需要陽光一縷一縷地積累，從量變到質變，最後才把黑暗趕跑呢？

然而實際經驗中，我說的情況是比較多見的，像宗永法師這種的倒是比較少的，我想這或許跟諸多因素有關，拿念佛好病來論，是否病的原因就是單純由冤業所致、外靈干擾所起，還是病者本身也有四大不調的問題，是否還有心性的、心理的問題等等，如若原因錯綜複雜，可能需要的時間確實會比較多；若是原因簡單單一，念佛單刀直入，則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鑰匙一扭鎖便開，決定不待扭第二下。

當然，這樣「一聲稱念，痼疾消失」奇蹟的發生，或許與宗永法師單純質樸、乾淨爽朗的人格特質有關呢！

一代念佛奇僧姚廣孝

聽說景山公園裡的壽皇殿開放了。

於是昨天（2018年11月25日）下午，我和佛新、佛力三個人便乘興而往。景山從書屋出發很近，約莫七八分鐘就到了。

壽皇殿是清朝歷代皇帝祭祖的地方，之前一直被北京市少年宮佔用，近期才騰退修復好的，歷史上還是頭一次對外開放。

壽皇殿相當於過去宗族裡的祭祖堂，皇帝家也像一般祭祖堂裡面一樣，故去的歷代皇帝、皇后、皇妃的畫像都存在大殿兩邊的巨大無比的櫃子裡，果真是「家天下」啊！皇帝家原來在本質上與一般人家差不多，只不過屋子變成了宮殿，畫像更大、更工，祭品更豐富，拜祭的人更多而已。

兩旁的配殿有展示圖片和模型，其中一個廳裡有展示今日北京中軸線的模型。中軸線南端從永定門起，經正陽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天安門、端門、午門、故宮三大殿、神武門、景山中央的萬壽亭、壽皇殿，直到鼓樓，協同兩側的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中南海、北海、太廟、社稷壇（今天的中山公園）……整然有序而又氣魄萬千，整個北京城便是以這中軸線為準，兩邊對稱，依次排開布局，給人一種嚴整感、穩定感、踏實感，如同一個人以脊椎為中軸，其他臟器、骨骼、肌肉、筋脈莫不以此脊柱為基準生長，如此人體不僅壯美，而且滿是充滿自如的活力。

梁思成先生曾以極大的熱情讚美北京中軸線，他說：「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前後起伏、左右對稱的體形或空間分配都是以這中軸線為依據的；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伸、一貫到底的規模。」

走出展廳，我心生一疑：史上究竟是何方神聖，具有如此天才般的創造力，規劃布局了北京城啊？

佛新是我們書屋的歷史通，別看他清華物理系的，但素來喜愛文史，古今歷史人物典故，無不嫻熟於心。

於是我便問他：「北京城是誰造的啊？」

佛新不假思索地答道：「姚廣孝！」

我記憶中姚好像是一個出家人，問說：「他是不是一個出家人啊？」

佛新答：「對啊，一開始叫道衍，後來皇帝朱棣登基後讓他恢復原姓，所以叫姚廣孝。雖然複姓，但沒有還俗，還保持出家身份。」

我隱約有點印象，好像這個姚廣孝與淨土宗有什麼因緣，便又問：「他是不是跟淨土法門有什麼聯繫啊？」

佛新回：「對，他寫過《諸上善人詠》，把從古至今念佛的菩薩、大德們，都用詩偈的形式讚頌了一番，龍樹、天親、曇鸞、道綽、善導、少康都在裡邊呢！」

「哇！」我頓時來了興趣，「回頭我要找來看看！」

《諸上善人詠》我以前還粗略地看過呢，只是不知道作者道衍和尚便是姚廣孝，更想不到會跟北京城的規劃布局扯上什麼聯繫了。

回到編輯部後，我在百度上開始搜尋「姚廣孝」，找來了《諸上善人詠》，看了一遍，還從知網下載了好幾篇研究姚的學術文章。吃完晚飯，整個晚上都在「研究」這個「姚廣孝」，發現這個和尚還真不簡單，可算是個曠世奇人。

姚廣孝奇在哪裡呢？

一、早幼出家，不循常途

姚廣孝出生在元末（公元1335年），蘇州人，祖上世代行醫，家中奉佛，14歲時，被家人送到妙智庵出家，法名道衍。

按說一個人出了家，便應專心研習三藏內典吧？畢竟佛法廣大如海，絕對足夠一個出家人皓首窮經地鑽研的了，但這個絕頂聰明的「道衍」看起來似乎並不安分，他雲遊四方，廣交名士，博綜廣學，和當時各領域的學界精英都有很好的關係。他還拜當時非常有名的一個道士席應真為師，「得其陰陽術數之學」，他還愛寫詩，還喜鑽研兵法……當然，這些學問也都沒有白學，在後來的事功之中悉數派上了用場，這是後話。

二、中年發軔，輔佐燕王

道衍的前半生，雖然好學不倦，博綜廣涉，貫練群籍，但從履歷上看，和普通人並無太大的不一樣。然而這期間，中國卻經歷了非常大的變革，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元朝滅亡，明朝建立，朱元璋定都應天，建國功成，社會由亂而治。

道衍41歲那一年，他因通曉儒學而被召至京師，然而呆了不長時間，後又「賜還吳門」，又過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直到47歲那年，他終於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也是他開了掛的人生的起點。

當時朱元璋廣邀天下高僧，隨侍諸王，為已故馬皇后誦經祈福，道衍此時遇到了燕王朱棣，隨即北上北平。

三、以一隅之地，奪取天下，歷史絕無僅有

很快成為了朱棣身邊的謀士的道衍，常常與朱密談，鼓動朱奪取天下。按說從形勢上看是沒有一點可能性的，甚至我想朱棣本人大概都沒有這個想法，這樣的情況下，硬是發動了改寫明朝整個歷史的「靖難之役」，雖然經過有點波折，經歷了四年爭戰，然而最後竟然真就以區區燕地一方土地，打敗了全國的兵馬，最終獲勝，趕走了朱的侄子建文帝，朱棣登基為皇，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道衍和尚如同諸葛亮一般，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導演了整個過程，讓當世以及後世之人，直至今天仍然驚愕不已。

四、遷都北京，永樂大典，震古爍今

朱棣登基後，賜道衍複姓姚，名廣孝，令其擔任當時的「全國佛教協會會長」（僧錄司），並做太子的老師（太子少師），歷史所謂的「黑衣宰相」（古代出家人衣服為「緇黑」色），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他白天官服上朝，晚上則僧衣還寺，每天往返於慶壽寺（今天長安街西單北京電報大樓）和皇宮之間。不僅如此，姚此時做了兩件事，足以讓其名流百世。

第一是負責遷都北京，他一手規劃了北京城布局，前面說的「中軸線」就是此時的傑作。整個北京城嚴格地按照星宿的布局，按照北斗七星、二十八星宿的格局，每一處建築都與天上整個的星體運行是相應的。這是世界城市規劃史、建築史上的奇蹟。美國權威建築學家貝肯曾經說：「在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個體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

第二是負責編撰《永樂大典》。開始《永樂大典》的總的編纂人是解縉，結果編書失敗，朱棣很不滿意。此時已經70歲高齡的姚廣孝被朱棣委任為大典總編纂，彙集了全國2000多名頂級學者，積數年之功，終於成就，共計110095冊，3.7億字，彙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效率之高，數量之巨，質量之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儲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等所有的文獻。即使拿到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巔峰級的作品（《不列顛百科全書》稱其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這樣一部震古爍今的巨作，造福無量後人的文化遺產，出自一個和尚之手，我想這是佛教的光榮。

這兩件事顯示了姚廣孝如大海般廣博的學問以及超一流的組織才能。

解縉編書何以失敗？其他人為何編不出？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姚廣孝是通達內典的法師，佛教給了他通透的眼光，所站的高度更與尋常人不同，所謂「高屋建瓴」，能「無為」，方能「無所不為」。姚不僅通達佛典，且對「群經之首」的《周易》有著精深造詣，《易》乃三界最高真理，提綱自可挈領。有了佛與易兩種根本學問，其他學問都只是枝末之學罷了，但得本，何愁末？

五、打下江山，安穩得善終

古今輔佐君王打下江山的，極少能得善終。權力最能扭曲人性，為防寶座不穩，殺掉功臣，幾乎是歷史常態。故而「朝預衰寵，夕惶斧鉞」之事，歷朝歷代皆反覆發生，而且往往這些功臣們「名高位重，潛處無由」，想躲掉災難都很難。

然而姚廣孝卻從48歲輔佐朱棣，直至84歲往生，兩人皆互相信任無間，中間沒有出現任何罅隙。常人之間，都很難得有交情穩固到四五十年不變的，何況伴君如伴虎。朱對於姚的信任，可以從他把自己的兒子、孫子都交由姚來教導看得出。所以，姚廣孝是名副其實的「三代帝師」，這是極不容易的。朱也算個酷暴之君，並不是性格平和之人，這需要姚廣孝要有極深的涵養以及要絕諸一切的企圖心、利益心，方得始終吧。

六、涉世固深，然志性高潔，佛心如初

姚廣孝作為一個出家人，鼓動朱棣謀反，奪取天下，且這個過程不可避免殺伐無數，這似乎與其身份格格不入，我一開始了解到這些，心裡也有點牴觸，然而細細品味姚後來的作為，覺得姚是從始至終都有著極深、極堅定的佛教信仰的。

朱棣登基後，詔復其姓，本意便是希望道衍就此脫掉袈裟，蓄髮還俗，上朝為官，共議政事，當然，也不忘與這位和尚恩人同享榮華。朱為其建造異常豪華的府宅，賜絕色美女兩名，黃金更加不計其數。然而，姚除了同意複姓以外，其餘一概拒絕。每日身著當朝一品大員的朝服上朝，朝退後立即回到慶壽寺，卸下官服，著起僧衣，過著素樸的生活，研習佛典。史上記載說：「清修自如而淡薄，禪誦比舊益加」「蓄一大雞，每雞一號，即起朗然誦經」。

姚也是一個深具仁德之人。皇帝賜他黃金，他到蘇湖賑災時，把黃金全部分給當地的災民；晚年病重之時，姚不能上朝，朱數次去探視，並問有什麼要求，姚說：僧人溥恰關在牢裡很久了，希望能夠赦免他。溥恰是建文帝時的僧中首領，當年，建文帝出走南京，有人造謠說建文帝藏在溥恰處，於是溥恰被冤枉下獄十幾年。一個人，臨命終時想的還是別人的愁苦憂惱，完全沒有為自己求得什麼，這不是深具仁德的心嗎？

當初朱棣入南京城時，姚預知朱會在城中大行殺伐，便請求放過一人，這人便是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當然，最後方還是被「誅十族」，然而姚的請求卻是真摯的、動人的，讓人今天想到方的慘死的同時仍然感覺到一絲絲溫暖。

姚晚年還做了兩件事，可鑒其佛心如初。

一是主持鑄造了「永樂大鐘」，也許是為了超度多年征戰死去的兵將，永樂大鐘直至今日，還靜靜地懸掛在北京西城大鐘寺內。每年的新年，政府還組織撞鐘108聲，為天下祈福。大鐘高6.75米，重46.5噸，上面鑄有230184字，無一字遺漏，工藝精美，外觀恢弘。鐘面上有很多佛經，有《金剛經》《法華經》，當然也有最重要的《阿彌陀經》。

大鐘一撞之下，聲傳90里，餘音三分多鐘方竭。今天的科學家仍然不無感慨地說：永樂大鐘是世界鑄造史的奇蹟，即便是科技發達的今天，也難以再現。18世紀，俄國沙皇下令鑄一口超過這個大鐘的皇鐘，結果以失敗告終。

這是姚廣孝創造的又一個世界第一。

第二件事，則是著述《道餘錄》，這是姚臨終前半年所著，是為佛教辯護而批駁以程朱為代表的「闢佛論」。當時朱熹的理學思想影響甚廣甚大，從官方到民間皆然，一班無知儒生各逞妄言，對佛教發動攻擊，甚至是侮辱踐踏，不知要斷送多少人的法身慧命。一位84歲的老者，風燭之年，只爭朝夕，寧捨身命，護佛而戰，其精神真令人感佩不已。

而且，姚可是冒著被天下儒生，以及受儒影響至深的百姓唾罵的風險，他早預料到這一點，在序中寫道：「士君子，有過余覽是錄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果不其然，此書一出，姚便盡遭朋友、親友的厭棄，理由是「詆毀先儒，為君子所鄙」。

蓮池大師對這部書評價甚高，言：「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為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王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為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闕澤語，非少師不能闡也。」

七、根機猛利，卻偏讚淨土

要論姚的才氣、學問、智慧，似乎是無可質疑的，佛門中也一定屬於上根利智者。然而，這個曠世奇才卻一意歸心於淨土法門——一個絲毫不顯個人奇能異功，看起來簡直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法門。

如何可知呢？姚廣孝存世的六部著作中，有兩部是關於淨土宗的，分別是他46歲、47歲作的《諸上善人詠》和《淨土簡要錄》。

前者是一部把往生讚偈和往生傳結合在一起的集子，上到文殊、普賢、龍樹、天親等等大菩薩，中到曇鸞、智者、道綽、善導、法照、少康、白居易、柳宗元等等，下到釋雄俊、黃打鐵、張善和、姚婆等等，共計122位，皆各撰讚偈，讚偈後配以簡要之傳記。譬如對於曇鸞大師，他讚云：「棄卻仙書受觀經，長生何似學無生，齊聲念佛看遷化，白日空中奏樂迎。」對於善導，他讚云：「念佛長安化盛行，一聲出口一光明，寫經畫壁難思議，無盡資糧助往生。」（最後一句顯示其淨土理念受聖道思想影響，沒辦法，畢竟宋以後，多少高人與善導大師著作皆無緣。）熱情洋溢地讚歎這些「諸上善人」念佛往生之德，願意與其為伍，相聚極樂。這樣的編排，極顯上到聖位菩薩，下到逆惡眾生，淨土法門皆能萬機不漏，平等救度。

《淨土簡要錄》類似於道綽大師的《安樂集》，是一部淨土法語集。不過，全書以祖師著作引述為主，《淨土十疑論》《彌陀通讚》《萬善同歸集》《寶王論》《樂邦文類》都是常引述書目。值得注意的是，他從智升法師的《集諸經禮懺儀》中大量引用善導大師《往生禮讚》文，可見其慧眼獨具。書裡面還間雜有許多並不太常見的淨土著作，可知他在淨土法門的研習上的確下過一番功夫。

一開始，我以為姚廣孝也許中年前棲心淨土，到後來，隨著時來運轉，慢慢發跡，乃至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帝師的時候，早已心高氣傲，捨棄了念佛了吧？

然而，後來我仔細探尋，發現我想錯了，他在70多歲的時候——一面忙著遷都北京，一面忙著編修《永樂大典》，在此之暇，竟然還寫過一篇《西齋和尚傳》，即是為淨土高僧楚石梵琦大師作傳。在跋文處他這樣寫道：「余怪近時宗門中人，多逞空想，視念佛為小道而不言及，況修之者哉，悲夫！」可見得他此時仍然一意歸心淨土，對於禪宗行人看不起淨土法門、視念佛為小道的現象，非常看不慣，為他們感到悲哀！

到了晚年最後的一段時光，有一次在為自己某幅自畫像題字的時候，他寫道：「幼讀東魯書，長習西方教。抹過兩重關，何者為悟道？不厭山林空寂，不忻鐘鼎尊榮。隨緣而住，任運而行。猶孤蟾之印滄海，若片雲之浮太清。了無他說，即此，便是人問我，更何如手裡樂珠一百八？」大道無象，無甚可言說，然有人向其問道，有什麼比得上手上念佛的珠子108顆呢？若配合素日其對淨土的嚮往專修來理解，則此一句凸顯念佛法門勝過餘門之意顯然。直如滿益大師那句「不談玄，不說妙，數珠一串真風調」。

永樂十六年（1418年），八十四歲高齡的姚廣孝於北京慶壽寺往生淨土，在朱棣親自為姚寫的墓塔碑文上，對姚的臨終情況記載甚詳：姚提前知道自己的往生之期，告訴弟子們他的歸期，其後端坐不語，直至往生，前來憑弔的人多得到了摩肩擦踵的程度，不管是官員還是街巷百姓都傷悲不已。開始，還怕憑弔時間太長身體會腐，結果姚的身體端坐七日，沒有絲毫變化，栩栩如生，荼毗後，心、牙、舌不壞，呈五色舍利。永樂大帝悲慟不已，輟朝兩日。（原文：語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趺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二日，命有司為治喪，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甸士庶，遠邇傾赴，肩摩踵接，填郭溢衢，雖武夫悍卒間巷婦女，莫不讚歎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於西山礪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風飄灑，法雲旋繞，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堅如金石，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者深矣！）

三十三米高的姚廣孝靈塔，至今尚存（在今房山潭柘寺附近）。

要知道，一個人臨終是最作不得偽的時候，事功易見，發心難知。然而一個人一生之心地、行業，往

往細察其臨終之狀則可以鑒知。

以上七點，不可謂不奇。姚廣孝在世俗界名聲很大，直至今天，很多影視劇裡都還有他的身影，然而在佛教界裡似乎名聲並不大，甚至名聲並不好，因為他顯得太屬異類了，太不循常途了。他出了家，卻研習易道兵法，他攬掇朱棣謀反，他晚年護教辟儒……然而他也同時輔佐君王定國安邦，修典造鐘，護教作書。最屬難得的是，一生始終保持著出家人的風範，持戒謹嚴，仁厚愛人。朱棣稱他：「德備始終，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澤被生民。」大文人李贄對姚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於今。士安於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

然而，娑婆豈有純善純惡？或有從始至終而善，從始至終皆惡者？同樣一事不同人尚有不同之發心，即便是同一人，不同時期都可以有不同發心啊！甚至，同一人，同一時期，心念轉動間都可以善惡交雜難辨，可是，這不正是凡夫本然嗎？

或許，姚廣孝正是深深自省到了這一切，體認到自己實乃一凡夫，方得一面念佛，一面謹守佛教徒本色，一面在風雲詭譎的因緣變幻中，做出了一番曠世罕有的奇勳異業。

人正是有了彌陀淨土可以棲心，才可真正地以出世的心做入世之事啊！（倘無淨土安心，口口說「出世心做入世事」，恐是空談。）既不廢出世，又能將入世之事做到極致，瀟灑灑灑，自在安然，克始克終，保生長全，姚廣孝作了一個極好的表率。菩薩捫心無愧便罷，功過任憑後人說去。

紫柏真可大師曾為姚題過一首詩：「染衣而官，蠅點冰顏。以道反常，慈波奚寬。知公罪公，星有定盤。咦！接得無初傳正脈，從來明暗不相參。」

明朝淨土高僧蓮池大師對於姚廣孝非常肯定，在《竹窗隨筆》中這樣寫道：

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圖澄示現神通。

然圖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真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為也？

或謂少師佐命，殺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讚歎佛乘而具正知見，殺業非所論也。雖然，少師曾於靖難中，啟奏方孝孺賢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準矣！吾是以取之。

近代虛雲大師則對姚更加讚歎不已，甚至推其為大權菩薩示現，不可測之高人，為了更廣大眾生的利益，不惜損傷自己的德業名聲，讚云：

大士垂跡，化非一端。

三十二應，順逆觀音。

大師如是，敢測尊顏。

損己濟世，人神同歡。

論是論非，論短論長，本就是世俗之見，智慧短淺之我也不知該從何論起。其他雖不知，但於我而言，一個念佛人，當徜徉在壯美的北京城時，當在國家圖書館看到讓人驚歎的原本《永樂大典》時，當仰望起兩三層樓高的「永樂大鐘」時……想到創造了這麼多世界第一的，竟然是咱們自家的念佛和尚，內心還是由衷地感到自豪……

